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著・楊珊珊譯

科幻出版社出版

第二副軀體



科幻出版社出版

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著
楊珊珊譯

科幻出版社出版

H. K. $ 9.00

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著
楊珊珊譯

科幻出版社出版

第二副軀體

編譯者：楊珊珊
出版者：
發行者：科幻出版社
九龍新山道三四八號
承印者：力行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保興工業大廈8樓A座

定價：港幣玖元正

譯者序

「第二副軀體」是引人入勝、令人尋思的科學幻想小說。在二十一世紀，安太太——溫娣因難產而瀕臨死亡邊緣。同一個晚上，鮑太太珍妮因頭部碰傷而奄奄一息。克利夫蘭總醫院中的兩樁意外事件，因爲時、地、人的巧配，使腦部研究工作組執行了第一次人類頭部與軀體結合的外科手術——溫娣的頭部和珍妮的軀體。

手術成功了。但是，新的組合人應該同到安馬克還是鮑傑克的家呢？人類是由頭部主宰軀體，還是軀體控制頭部？在法律上、道德上、感情上，她是溫娣，還是珍妮？或是科學裝配出來的陌生人？她對自己的認同又是如何？

現代醫學的進步，早已涉及了哲學的領域。人的智慧會使歷史上許多的神祕昭然若揭。可以推理，人的智慧將繼續把我們今日的幻想推展成明日的事實。或許下一個世紀的人類，換頭和換軀體眞能像本世紀換心、換腎一樣的眞實。

因此，這本小說可以說是未雨綢繆的探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換上第二副軀體以後，人類如何求得心靈的歸屬？

相信讀者會喜歡這樣一個刻劃人性的故事。

最後感謝玲姐爲本書校稿。

譯者謹識

目錄

卷頭語：「……她是二十一世紀的象徵」

雷白昂醫生，精神病科的主任，在他辦公室的門外，站住脚、聆聽。現在是零下氣溫十二月的夜晚十二點過幾分，顯然明晨必會飄雪。在這一個時刻，克利夫蘭總醫院的精神科是寧靜的，只有看護婦皮絲可衣裙的窸窣聲和她橡皮鞋跟踐過廳堂時的跫音。

除了他自己和這位看護婦，眼見所及的只有一位管理員。雷白昂猜測，這所醫院大約要到五、六點，才會開始人來人往。這會兒不會有人來打擾他的。

打開辦公室的門，他走到自動煮咖啡的地方。嬌小的布朗小姐在下班以前，週到的煮上了咖啡。倒滿了咖啡，他陷進他的臥椅中，拾起擺在他面前厚厚的一疊卷宗。布朗小姐把他桌上整理得乾乾淨淨，只留下這個卷宗和放信函的盒子。

四十八歲，老處女嘍，只有一百五十公分高，布朗小姐仍然熱衷於精神科的工作。雷白昂想，機器永遠取代不了像她這樣的秘書。報告、檔案、錄音帶是她的生命，她可眞是有效率得很，

而且嘴巴閉得死緊。但是，在她那身樸素的海軍藍襯衫下，却跳躍着一顆羅曼蒂克的心。

現在，她別在卷宗上的字條，捕住了他的視線：

雷大夫：

我重新整理了安德生的卷宗，按事件的輕重而不以時間的先後為排列順序，以便你做最後的審核。同時，我沒有把安先生和他太太的報告分列，因它們都與這件事情有關。

又及：我認為這份資料像一本小說，你覺得呢？我幾乎覺得它可以鉛印成——「兩副軀體的女人」或「不是她的軀體，是我的！」

看得笑出了聲，他把雙脚擱上桌子，向後靠，手握着卷宗。他仍然覺得擔任人腦研究小組的精神科顧問，是一件累死人的事；他告訴自己，每一位精神科醫生偶爾都需要變換一下生活。有時候，日復一日和心理及情緒的病態接觸，會使人陷入低潮，而在不知不覺間把你燒成灰燼。廣義的說，它是一項挑戰。雷白昂了解，他的學說不只是影響他自己這一代人，也將惠及代代相衍的子孫輩。

在他獻身這份職業二十多年中，他什麼樣的人都見過了——酗酒、服興奮劑、企圖自殺、殺

人凶手……患胃潰瘍的商場老板、害怕性生活的少女、不能克服悲哀的寡婦、無法處理更年期的婦女……在他心裏，老早就在他辦公室的大門上懸掛了一塊牌子：「這門檻上川流不息着全世界最困擾的人類。」

無論病人有怎樣的問題，都使他興趣盎然。尤以安馬克和溫娣為甚。他在安家遷往佛羅里達約六個禮拜之前認識他們。不知為什麼，他覺得和他們一見如故——也許因為在這相當短的時間內，他們已數度與生命交戰。肉體的再生是言之成理的，他認為，唯有如此，人才可以克服形體的消亡，而精神常存。

有了溫娣的先例，這個目標愈趨昭然若揭——雖然還要一兩個世紀，才能湊攏那些失去的連鎖……

雷白昂強迫自己回到眼前的事業上來，他打開卷宗。他記得第一份報告上附有手寫的字條：

請恕我採用第三人稱。這樣我才能符合你的要求表達出我的反應、思想、感覺。這好比叫自我站在一邊，客觀的看着我。此外，我是一個拙劣的作者。

安馬克

馬克以「他」代替「我」，常使雷白昂感到有趣。不過，他必須承認，這個男孩具有寫作的才氣。他得記住要鼓勵他。第三人稱的敍述法不是個壞主意。或許他明天應該把這個主意推薦給白考克先生；可能會幫助這個可憐的傢伙，像老板看他一樣的評估自己。他深信有些人在筆下比較放得開自己，所以有時候他叫病人寫下一切他想到、感覺到、做過的事情。

但是，安氏報告的意義，不只是精神病科的工具；它關係到人體移植計畫的前途。

他深深的懷疑馬克和溫娣從來就不需要精神病科的協助，以後也不必——即使在這一則消息透露給世人之後。他佩服他們在令人瘋狂的環境下能保持清醒。

在沒有波浪的常態下，安溫娣可眞是最刺激的女人——或者，那能不能算是女人呢？令人着迷的還不只是溫娣自身，而是溫娣的象徵。更可以說，她是二十一世紀的象徵。

他開卷細讀……

第一部　待產室

第一章 「……兩隻脚先出來」

安馬克獨個兒坐在待產室的走道上，被造物主和史太太出賣了。

儘管以前上過關於生小孩的各種課程，却沒有一項知識教導過他，心理上必須準備在五月的夜裏坐在那裏受苦。「生命中沒有一件事情，」史太太曾經告訴這些準父親：「可以比擬共同孕育孩子降臨的喜悅。」

爲了迎接喜悅，他全心盼望、充滿信心的指導溫娣呼吸、注意她的放鬆、做運動、保持愉快。有時候，他幾乎覺得懷孕的是他。

他看一下手錶，下午七點二十四分。進產房已經整整二十三分了。同甘苦、共患難！他在溫娣最需要他的時候，却棄她不顧。

她本不顧他離開的。人家推動她的活動床時，她攀住他的手。「我恐怕需要你的手帕，」她在最後那一刻說。

他從襯衫口袋裏拿出乾淨的手帕，交給她。「一切事都會順順當當的，親愛的。」

「我知道。」她曾企圖微笑，她褐色的眼睛潮濕了。「我愛你，馬克。」

一同生活的歲月統統擬聚成了一刻。「我也愛你，溫娣，」他瘖啞的說，他的手指與她緊緊相握。「撐下去喔，娃娃。」

他再度看錶，七點二十六分。那不是他的錯，他知道，但是自海地的突然離去使他感到有罪。還有第二次。若萍出世的時候，他正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是溫娣堅持他去的。「說還要再過兩個禮拜才會生產，」她說：「你只不過去一個晚上。」這些前因使他同意加入這一次的待產課程。

他可以聽見史太太的喉音：「在這樣的時刻，諸君，丈夫的主動參與可以表現出他眞正關心他所愛的女人。」

去它的！他當然關心。有了上一世紀的醫學研究，你會相信他們有法子叫胎兒不會兩隻脚先出來。

神經病的史太太！

一個小女孩跑到育嬰室的窗口，她的小胖腿是典型的洋娃娃型。她約莫是若萍的年紀，但是沒像羅賓那麼可愛，他看着她爬上階梯，把鼻子緊壓在玻璃上。「看貝貝！看貝貝！」她興奮的喊。他不由自主的笑一下。小孩子總是能觸動他的感情。所以他成了教師，而不去繼承他父親的

保險業務。

不知道今天早上若萍有沒有把小浣熊帶到爺爺奶奶家去。沒有它，她是睡不着的。可能她現在正在大哭，小可憐。「我要熊熊……我要熊熊。」等一下他離開醫院，就馬上開車回家給她拿小浣熊。不，那已經太晚了。爺爺奶奶有後門的鑰匙；可能現在他們已經拿到小浣熊了。他感到輕鬆些了。

七點二十八分，一位金髮的護士打開走廊的門。他期待的抬起頭來，而她視若無睹地走向沙發上一對緊靠在一起的老夫妻。她彎下腰用輕快的聲音說了一句話。那男人抱住妻子，吻她。「嘛，做奶奶了！」他大聲喊，房裏的每一個人都聽見了。

爲了殺時間，他從牆邊的報夾裏拿起一本一月份的「體育書刊」。有一篇滑雪的文章使他感興趣，但是他的思想無法集中。

他閉上眼睛，白天的種種歷歷如繪的開始在他心中重現。

上午九點十分，他正要爲大一的英文班舉行測驗。教室裏的擴音器，使教室內突然鴉雀無聲。「安老師。請來辦公室，安老師。快一點！」

九點二十分，他在回家的途中，像賽車一樣的飛馳。考試順延了，學生高興得不得了，尤其是巴喬治，丟下臨時抱佛脚的課本。「安寶寶……來得眞巧。現在不必考試了，」他一路唱着走

出教室。

轉進交通流量較小的沙龍路，他能稍微鎭靜一點了。他的車可以自動操作，但是自動操作只限於在有磁場部份的高速公路路段。這一路去醫院必須由他自己駕駛。他駛進富蘭克林街的時候，教堂的鐘塔正播放着布拉姆斯的搖籃曲。那甜美的聲音流進敞開的車窗，他也跟着和聲了。哈太太今天早上一定已經得到了她的嬰兒；多少年來，鐘聲記錄着未來教徒的出生。

這就是他和溫娣所眷戀的沙格林瀑布區。在擧世一日千里的進步中，在美國精神日趨式微中，它仍維持着舊式的傳統美德。沙格林瀑布區仍然在復活節尋找鷄蛋……蒔花慶典……紀念日遊行，每年在林肯誕辰紀念日，由一位意氣軒昂的六年級學生朗誦蓋茨堡的演講詞。

他駛下北主街，又上哥羅佛山，很難得見到一對夫妻，看見他的汽車就向他揮手。他和溫娣、若萍住在山頂算下來左手邊第四棟房子。一九四九年建造的白色平房、綠色的窗板，離大馬路至少三十五公尺。冬天，這麼長的車道上鏟雪是件苦差事。今年的春天降臨得晚，前院的蘋果樹仍在盛放着粉紅色的花朶。蘋果花老使他想起溫娣和若萍。

添了一個新來的嬰兒要照顧，不曉得今年還會不會有時間和精力來做園藝。可能只種幾株蕃茄吧。也許種些玉米。他們兩個都愛看玉米抽穗。

進得門來，他看見溫娣在做着史太太教的骨盤運動。他牢記着動作的方向；收緊腹部和臀部

的肌肉放鬆腹部和臀部的肌肉，運氣向下推。溫娣的手和膝蓋貼地匍匐着，看起來像一個祈禱的少女。

「一切事都順利，」他蹲下去親她的時候，她愉快的說。「還好。收縮一點也不難。你幫我做的那些個體操一定有效的。」她咧開嘴笑一下，拍着他的胸脯。

十點十五分，陣痛的週期只有兩分鐘了。溫娣繼續深呼吸運動，他打電話到貝大夫的辦公室。「現在可以來醫院了，」助理醫生說。「貝醫生會在那裏等你們的。不要忘了帶她的箱子。」

陣痛可不是主日學校的郊遊；他聽得見她在咬牙。但他們也不頂害怕。在赴醫院的途中，她突然感到爲自己難過了：「那邊的人全都使我噁心，冷漠無情的不關心這個世界的痛苦。像我……哦哦哦哦！」

任她怨尤，他自顧自的打着圈子找停車的地方。醫院停車場客滿了——這個早上有許多嬰兒來報到吧——他必須等候有人挪出車位來。他終於和她在產房重逢，她已經完全忘了史太太的訓誨。

他仍然看見她扭曲着、氣喘着——像電影在重映。「對不起，馬克，」她道歉，淚流滿面。「我恐怕必須要用些藥物。」護士給她一針，但也無啥效果。

「我們重新照規矩來吧，親愛的，」他撫慰著對她說。並鼓勵她，堅持要她隨他一起呼吸、

緩和子宮收縮的痛苦。陣痛開始了，他們一起呼吸——她放鬆——他按摩——她忍住——他鼓舞她。一小時、一小時又一小時。

在陣痛之間——如果有歇息的片刻——他就用冰毛巾爲她揩臉，把小冰角放進她嘴裏。下午五點，一位護士進來探視她。溫娣開了五指了，她報告。

幾分鐘後，護士伴着貝大夫又回轉來了。「這個胎兒是臀位，」婦科醫生嚴肅的說。「我們必須把她送去X光部門拍臀部照片。」

他一道去，呼吸、按摩、鼓勵全都做了。貝大夫預測七點半會生產。護士宣佈溫娣子宮全開的時候是將近七點鐘。然後她匆匆忙忙的離開了。一分鐘後，貝大夫出現了。「胎兒的兩隻脚會先出來，」他內測了以後宣佈。「要立刻剖腹生產。……」

「你們現在有女兒還是兒子？」他左耳傳來一位同伴的聲音。這聲音屬於一個臃腫的中年女人，就坐在他隔壁。他不回答，但也沒使她氣餒。然後她繼續說：「我女兒前兩胎都無所謂，但這一胎一定要一個兒子。果然給她盼着了。還是個大胖小子呢。四公斤重。你該看看他已經會抬頭了，才兩天的孩子耶。那小模樣眞像他爹，特別是那雙張開的耳朶。」

馬克希望探訪時間快快過去。爲了禮貌，他說：「我很高興她如願以償。我太太和我倒不在乎是男是女。」然後他站起來。「我要去喝水，」他告退。

他排在一個穿着骯髒灰色運動衫和油膩褐色褲子的男人後面，等喝飲水機的水。那人的頭頂頭髮稀少，而且需要刮鬍子了。大約比馬克老了十五歲，渾身酒味和蒜臭。那人彎下身飲水的時候，馬克聽到咕嚕咕嚕的聲音。像狗在喝水。

「小鬼！」他用襯衫袖子抹乾下巴上的水滴時，對着馬克說。「他們全是些小畜牲！」他耐心的等馬克喝完水，陪他一起歸座，在他旁邊坐下。那位胖外婆已經走到育嬰室窗邊了。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條半溶的巧克力糖，吸吮了一會兒之後，很注意的觀察着馬克，然後問道：「這是你的頭一胎嗎？」

「不，是第二個。我們的小女孩二十二個月了。」

「你運氣好，兩個孩子隔得遠。過去十年我們每年一個孩子。」他又咬了一口糖。「來一片嗎？」他問。

「不，謝了，」馬克說。「你是說這是你們的第十個？」

「不——第九。我們掉了一個，感謝上帝，在第五和第六個之間。我太太流產了。生活費用每天上漲，如果我們生了老大就停了該有多好。」

馬克面露訝異。「我知道這不關我的事——但如果你這麼想，爲什麼還要這麼多孩子呢？」

「全是這個小婦人的錯。太懶，不避孕，怎麼說來着，她是個花什麼。」

「花痴，」馬克說。

「對，正是。最先是她從我身上搜出兩張圖片。很快的她就青出於藍比我還內行了。打我們結婚起，她胖了十五公斤，反而更使她愛賣弄風情。她從不拒絕我。」

「喝酒固然使人有性慾，但也奪去了一部份的能力，」馬克說。

「啊？」那人一臉的迷惘。然後樂開了。「哦，我懂了。老兄，有一次我們在一家新潮餐廳的酒吧間，乘衣帽間的女侍去上洗手間的時候，我們就在那裏製造了湯米。爲什麼我們的孩子都發生在莫明其妙的地方——衣帽間、車庫、鄰居的地下室。」他呻吟。

馬克開始大笑。然後他想起自己的麻煩，馬上止住笑。「我希望你太太一切順利。沒有任何事。」

這個矮個子的男人悲哀的搖頭。「永遠不會有事的，老友。那就是我們的問題。」

馬克看錶。七點四十五分。剖腹手術現在應該結束了吧，他想。

安馬克　6．1．99

第二章　「請不要讓她死」

每次走道的門打開，馬克就滿懷希望的抬頭。護士和醫生進進出出，但是永遠是別人的消息。他知道，婦產科是整天沒得歇息的。不過，今天晚上似乎特別忙。他聽到一位醫生跟另一位醫生說：「見鬼！這裏眞是吵死人了，比爾！如果嬰兒輪流來該多好——用子宮切除術?」

「天，對呀!」比爾回答。「我現在有六個，全等着立刻生產。」他們又匆匆的散了。

也不能站着不動啊，馬克去窗邊看醫院的停車坪。他模糊的意識到人的移動，人來人往。他看到一個拄着拐杖的老人，他的妻子握着他的手臂。

一輛旅行車開來；一位老人走出來，幫助一位少婦上車。後座一位灰髮的女人靠過去吻她。護士出現了，遞給少婦一個藍色的包包，大概是個嬰兒。他懷疑這個女人的先生到那裏去了——如果她有先生的話。護士推上車門。車子駛離了視野。

一位中年婦女伴一個約十六歲的男孩走來。他們緩緩走向停車的地方。女人哭了；男孩的手

臂抱住她的肩膀，想安慰她。他們上了一輛藍色的汽車，開走了。她爲什麼哭？他自問。

「安先生。」馬克意識到貝大夫和他一起站在窗口。轉身看他，他想從醫生的臉上看出端倪。

「你有一個健康的男嬰。」貝大夫說話是不浪費時間的。

馬克暫時按下做父親的驕傲心情，開門見山的問。「我太太呢？」

「你太太在加護病房，」貝大夫平靜的說：「喬大夫——我的助手，你認識的——陪着她。」

「有麻煩嗎，大夫？」

貝大夫拿出一盒薄荷，給他一粒。他不疾不徐的說：「我們必須給她輸血。她很衰弱……失血太多。但沒什麼反常的事。」

貝大夫叫他寬心並在他背上拍一拍。

「她過幾小時精神就應該會恢復，馬克。當然，四月裏患的感冒也使她不舒服。」

貝大夫咬碎薄荷，瞥一眼壁上的時鐘。

「她沒有任何危險吧，大夫？」馬克力持平靜的問。

「我們沒有處理不了的事。」

貝大夫走了，身後衣袂飄動。馬克不甘心讓這身白衣消失，便亦步亦趨的跟在醫生後面走。

「有事你都會通知我的，是不是？」他摒住呼吸說。

「當然，孩子。我半小時之內一定回來。」

這位產科醫生開門的時候，稍微躊躇了一下，然後回過頭，「如果是我太太，馬克，我想我會做一次簡短的禱告——往好處想。」門關上了。

馬克心神恍惚的回到座位上，閉起雙眼。「求神幫助溫娣，」他喃喃的說。

「你沒事吧，孩子？」他剛要走開時，坐到他旁邊一位和善的太太問道。看來她像是要打開話匣子。在待產室裡彼此都不是陌生人，他想，但他現在眞不想說話，即使是對一個有同情心的聆聽者。

「我沒事，謝謝你，」他說，聲音中透着些許決斷力。這女人轉身去問另一邊的人。「妳剛才是在跟妳的小孫子揮手嗎？」很快的，兩個女人就很熟稔的攀談起來了。

馬克回過神來想眼前的難關。剖腹生產在這年頭不是多了不得的手術，他告訴自己。至少，像貝大夫這樣的名醫，算不了一回事。葛梅德的太太，三個孩子都是那樣生的，每次產後兩個禮拜，就出來割草坪了。不過，他得承認，安妮人高馬大、健壯如牛。和溫娣迥然不同。

他取出皮夾子，翻到透明塑膠層，找到一張照片，是一個大學生摟着一個漂亮的女孩。這是一九九三年他認識溫娣一個月以後在俄亥俄大學裏照的。溫娣美艷嬌媚，有靈活的大眼睛，頭頂上的鬈髮使她顯得較高挑！他的眼神投注在照片上，心思却神遊到他們的初次相逢。她正彎下腰

去撿一本王子復仇記，他剛巧衝出教室門，要去敲鐘。相撞！道歉還沒完畢呢，就已經請到了她參加當晚的舞會。

感情的事完全是在一天之內發生的。男孩認識女孩——男孩失去女孩——男孩得到女孩。失去的部份是他想得到她的時候，一次很短的中斷，他們站在照片中那棟房子後院一棵大松樹下。他使出全部口才使她重回懷抱。

那年秋天新的道德在校園中盛行，使他屈服了。男女關係不流行了。愛情與婚姻抬頭。校刊上曾刊出過這樣的標題：「處女主義又復古了。」該文指出，男人仍然喜歡娶處女爲妻，而女人無論是否有職業，都想結婚。二者之間的關係是很明顯的。

不管有沒有新道德，他料想對溫娣都是沒有差別的。她是羅曼蒂克而多愁善感的；她以他聯想到舊式的情人。但她的腦子又很能思考、很有條理。

這段戀情未曾有王子復仇記的結局，感謝上帝。他們都偏愛莎士比亞的馬克白、羅蜜歐與茱莉葉、維尼斯的商人、仲夏夜之夢和李爾王。從此以後，他們說話常夾帶着戲詞。那是獨屬於他們兩人之間的笑談。他個兒很高，足可吸引許多高個子的美女。但，對他而言，溫娣才是女人。

他瞥眼看鐘。現在可沒時間想什麼女人了。八點一分。再過十分鐘，他就可以得到最新的報告了。擴音器的聲音吸引他的興趣。「安先生。安馬克先生。請到育嬰室東側來，安先生。」他

很快的站起來，穿過兩道門，來到育嬰室的一側，這裏是專爲初爲人父母者劃出的地方。二十二個月以前，他和溫娣隔着玻璃張望，一同攜手站立着。他猶記得，她穿着粉紅色的長袍，模樣是多麼的美麗和瘦削，不像懷孕時挺成個大氣球的樣子。滑稽，他反而記不清楚那時候若萍是什麼樣子的。

「我是安馬克，」他向坐在桌子後面的紅髮護士說。「你剛才播音找我。」

「哦，對的，安先生，」她說。「你要不要現在看一下你的兒子?米老鼠圖案的這邊牆上，右邊第一排第二個小寶寶。」

馬克很快的找到了。名牌上寫着「安氏之子」。他的手指播弄着燭包似的藍色毯子中的小人：「等一下我要在醫院的紀錄上寫下你的名字，安威羅——威是紀念你的祖父安威廉，羅是紀念你的外公羅伯。」

小安威羅把拳頭握得緊緊的，皺起那張紅通通的面孔，哭得好難看。雖然育嬰室是隔音的，但馬克知道初生的嬰兒是怎麼哭的。

「別緊張，小老頭，」他跟他做個鬼臉笑一下。「這個世界並不那麼壞。」這個嬰兒是他的兒子——他和溫娣的——他們的愛情與生命的延續。他已經打贏了創造繼起生命的一仗。他的兒子也將親臨未知的將來，而活過他的青年、中年、二十一世紀。二十二世紀降臨時，他也有份。

上帝和科學可能使他呼吸到外太空的氣息，或更重要的，揭發充塞在人類心底的內部空間。突然，馬克感到內心充滿了對這個襁褓中小軀體的熱度。

他對若萍從沒有這種情懷——至少不是那麼直截了當的。那是在幫着餵飯和換尿布以後的事。他常常想，男人就是不會像女人那樣從一開始就陪著嬰兒玩，照顧他無微不至。可能這和參與生產過程多少有些關係；這一次，他覺得像一個母親。

「你不以你的兒子為榮嗎?」紅頭髮的護士也過來陪他站在窗邊。

「當然，」他說。「但他可把他母親折騰慘了。」

「她會淡忘的，」護士說。「做媽媽的都是這樣。再過兩年你們又會再來這裏。」

馬克笑笑，走開了。穿過雙層門的時候，他差一點撞上一位迎面而來的醫生。「我相信你是安馬克，」醫生說着伸出了手。「我是喬大夫，是醫生的助手。」

馬克和醫生找了兩張比較不擠的椅子，並肩坐下。幾乎是立刻，房間裏其他的一切——喋喋不休的女人、亂跑的孩子、玻璃後面的嬰兒——似乎都遙遠得像別人臥室裏的事了。

「溫娣好嗎?」他不能按捺住他的急切。

「安太太恐怕非常虛弱，」喬大夫憂戚的說。「貝大夫不願離開她，所以叫我來這裏向你報告。她輸了血以後並沒有很大的起色。」

「輸血?」馬克粗嘎的說。「不是已經輸過一次血了嗎?」

「她又出了一次血，比第一次的嚴重。幸好血庫裏一直有足夠的存血。」

「她會活吧?」他問完這個問題，才發現答案將維繫着他全部的希望和夢想。

沒有直接的回答。「我們正盡一切最大的努力，」大夫說。「希望能止住流血現象。」

馬克注視著對方的眼睛。「那我們是有希望囉?」

「永遠有希望，安先生。即使其他的都令人灰心時，也還是有希望的。」

稍停片刻，馬克問：「我現在可以看溫娣嗎?」

「不行，安先生，」喬大夫溫和的說。「此刻不宜。她正在手術間——那裏儀器太多——你會妨碍到救治工作。更何況，安太太還沒有清醒。」

馬克遲鈍的頷首。再沒有可說的了。

喬大夫完成任務，準備走了。「有消息我們就告訴你。記住——永遠要保持希望。」

大夫走了，馬克茫然的瞪着地板，心裏在流淚。她死了怎麼辦?沒有了她，他和若萍和嬰兒怎麼辦?她不會死的。有好的產科醫療，女人絕不會因為生產而死的。剖腹生產是很平常的過程。書報上不都是這麼說的。但是，如果她真的死了，怎麼辦?她不會死的。羣醫會拖住她不放。輸血就補充了失血。而且他們有新方法止血。明天他和溫娣會說好險，感謝上帝使醫生妙手回春

。但是如果明天不行了怎麽辦?她沒有死亡的理由。她有兩個需要母親的孩子。和一個沒有她就活不下去的丈夫。但如果她永遠不淸醒呢?

一位穿粉紅色制服的護士拍一下他的肩膀。「你是安先生嗎?」她問。他點頭，眼睛亮了。「早上掛號的時候太急了，尊夫人忘了圈出她的宗教。是天主教吧?歐神父正要過來。」

「她是基督教新教徒。」

護士塡好資料走了。馬克希望當初能帶了他的迷你電視來，或是任何能使他停止胡思亂想的東西。他幾乎感激中間那排椅子突然爆出的聲音。一個大約十二歲的男孩關掉了電視耳機，把聲量放得好大，好像是存心要趕走他身邊的胖女人，可能是他的奶奶。在胖女人過去阻止這種行爲前，整個屋裏的人都聽了幾秒「二十世紀……沙岳那醫生，他的太太和他們的三個兒子是最先接受種疫苗的人。兩年後被宣佈安全、有效，於是小兒痲痺症——這種曾經奪走千萬兒童和少年，又曾經拖垮一位能幹總統的疾病——成爲過去的事情了。這就是一九五三年的回溯。」

小兒痲痺症正在開始，馬克想。在他自己的這一生，他們已經發現了癌症的治療，不再衰老、完美的器官移植 。天殺的，爲什麼他們對生產束手無策?在過去的五千年裏並沒有重大的改善。

女人只能相信，受了適當的訓練，會使她們少受一些苦。不能盼望痛苦會消失。

夫妻一同體會生產的苦樂，是訓練的主旨——男人在這種時刻應該陪伴着妻子。但是，除非男人可以鑽進女人的肚子裏，替她受苦，要分擔簡直是開玩笑。

好像產科醫生都想扮演上帝的角色。「要受苦才能生出子孫」——不准用鎭痛藥物或痲醉。當然，他們有理由的。「鎭痛藥會傷害你們寶寶的大腦。女人不應把自己的舒服建立在孩子的利益之上。」去他的!他們怎麽不去發明一種安全的鎭痛藥?他們怎麽不把道德水準揚棄?

溫娣會被列入美國統計數字中第六項的死亡主因中嗎?哦，上帝，不!他閉上眼睛……

哦，上帝，不要讓她離開我。求你，上帝，讓她活。我願做任何祢要我做的事，任何事。上帝，我可以去教主日學裏六年級的孩子。我發誓，上帝。親愛的上帝，求祢、求祢、求祢救助她。我們太需要她了——非常非常需要。她是一個太好的小妻子、小媽媽，她不能死。求祢，上帝。

然後他感到一種異常的平靜，幾乎好像是有人告訴了他，溫娣會好的。

他張開眼睛，穿粉紅色制服的那位小護士正站在大廳門邊，揮手叫他過去。他迎過去，他們一起走向電梯。「在私人辦公室說話比較方便，」她一臉正經的說。「今天晚上待產室裏太擠、太吵了。」

他痲木的點點頭，不能想也不會說話。護士兀自說着五月的氣候眞可愛，她多麽希望能有多

一點的時間到戶外透透空氣。跨出電梯，他們停在一扇標明「私用」的門前。

安馬克　6•2•99

又及：「一個好的小妻子、小媽媽」的說法並不完全符合溫娣。但是我也不能告訴上帝她在床上多棒啊——那樣的禱告聽起來不正經。

馬克

第二部　移植

第三章 「……那是眞正的溫娣」

小護士在門上敲了兩下，當即推門而入。馬克略爲遲疑的跟在她旁邊，站在房中離會議桌幾步的地方。圍桌而坐的是三個身着白衣輕言細語的人。在暗淡的燈影下，他們使他想到廸斯耐世界裏「鬼堡」的鬼魅。

突然意識到他的出現，白衣的身影彷彿被線繫着一樣，同時把頭轉到他這個方向。「諸位，這位是安先生，」助理護士宣佈完畢，關門退下。

「我是哈醫生，」桌子左邊的那人站起來伸出手說。「這些是我的同事，桌子那頭的那位是何醫生，你右邊是雷醫生。」每位醫生都禮貌的和馬克握手寒喧數句。

哈醫生約一百八十五公分的身高，人高馬大的，戴着一付黑邊眼鏡，使他像是穿着實驗服的大學教授。人雖瘦，肩膀與手臂却很强壯結實。他握著馬克的手非常有力，但也很溫和友善。看他的臉，四十多歲了，那雙深色的眼睛却仍然閃爍着年輕人的熱切、開朗。清爽優雅的神

氣，够得上資格做醫學雜誌廣告的模特兒。那如波浪起伏的頭髮披在前額，透着很不職業化的味道。

何醫生的個子像個職業足球隊裏的後衞。馬克猜他的體重不只一百公斤。他白袍的尺寸似乎嫌小——如果他來個深呼吸，就會使肩膀綻線的。這位醫生手勁好大，馬克眞怕會在這壓力下手骨斷裂，所以握完手，頓時感到好輕鬆。「幸會，安先生，」他微笑。那笑容予人慈悲和信心。不知何故何醫生使馬克覺得安心了些。

乍看之下，雷醫生的圓臉是孩子氣的，中等身材，他那明亮的藍眼睛使馬克想到他的母親。他顯得寡言而深思，但又不乏幽默和熱心。他們握手的時候，雷大夫的卷宗掉了，一疊公文散落在地毯上。他笑嘻嘻地一一撿起來，放到桌上。「正像個精神病醫生，」他低語。

「那可是你說的，白昂——不是我，」何醫生俏皮的說得咯咯而笑。

「請坐，安先生？」哈醫生插嘴。他走過來，把馬克安置在桌頭的座位上。「我們言歸正傳吧。」

馬克就座。他不知道貝大夫到那裏去了，爲什麼讓三位醫生帶消息給他。

哈醫生直截了當的開始說：「安先生，我們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要跟你商量。先說壞消息……」

馬克的胃抽搐了，不知道盥洗室在多遠的地方。

「我們很抱歉已經不能更進一步的救助你的妻子。即使我們有各種設備，有時候這種事也是難免。這實在是醫學界的悲劇。雖然已經輸了血，又做了一切能盡的努力，安夫人生命的信號却愈來愈弱了。」

「你是說她快死了？」

「大概是，安先生。」

「那叫我到這裏來做什麼？」馬克像隻警犬被放鬆了狗鍊一樣的從椅子上彈起來。「立刻帶我去她身邊。立刻，你們聽到了嗎？」他開始向門走去。「我不能讓她孤獨的死去。」

雷醫生匆匆跟上去。「且慢，馬克，」他溫和的直呼其名。「溫娣在良好的照顧之下。眼前沒有你可以救她的事情可做……除非……」

「除非什麼？」馬克打斷。

「除非聽完我們的話。你還沒聽到好消息呢，記得嗎？」

除了溫娣，再也無所謂好消息了，馬克想。他捺下性子回到桌上，挺不情願的。他彷彿感覺到雷醫生拍他的肩膀，好像是向他保證，這個世界未到末日——還沒有。眼淚不爭氣的凝聚在他的眼眶了，他摒息的等待着。至於等什麼，他也不知道。

在他看來，這三位醫生好像是有所期待的貓。他們互相使個眼色，幾乎是難以覺察的點個頭。然後何醫生大聲的拉一下椅子。「我想我們最好開門見山的說出來，」他說，目光如炬地。

「也許直接的說，才是明智的，」雷醫生望着哈醫生說。「讓人久等是不必要也不够慈悲的。」

「諸君，」哈醫生一面說，一面把額頭上的頭髮向後一甩。「我相信，我們大家今天晚上都很緊張，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們愈快採取行動愈好。」

「在宣佈這個消息以前，應該先給安先生一些心裏準備，」雷大夫提醒。「我們多年來就有這個想法，就等着今晚這個時機。對他呢，這是新的、全新的……除了，也許有一兩份雜誌曾經刊載過。」

「那當然是嚴守的秘密，」何醫生插進來說。他的語調中壓抑着興奮。

雷醫生看一眼手錶。「我們至少有半小時，」他建議。

他們都在說些什麼啊?馬克不懂。他興起一絲興趣了。

哈醫生轉向馬克。「我在心裏演練過幾十次這篇演講稿，」他說。「然而，現在時機到了，我承認有些怯場。不是耽心我身爲外科醫生的能力，而是沒把握能將這種概念跟你講明白。但是必須大聲而清楚的跟你說個明白!你得原諒我，安先生，如果我口齒不清。」

「幾年前，你還沒出生呢，」哈醫生開始說了。「一位很著名的外科醫生來到克利夫蘭，主持我們人腦研究的實驗工作，兼做腦部手術診療。他組織了一個研究隊伍，大家一起致力於使大腦獨立，然後與另一個系統連接，而且要使它血液能循環的工作。他們用猴子做這些實驗。

「一九六三年，成功的隔離了猴子的腦部，使它在自己的身體外保持鮮活。」

馬克心不在焉的聽著。心繫着溫娣……溫娣……溫娣……溫娣……她的名字不停的在他腦中盤旋。

「這又導致了成功的腦部冷却實驗。咱們長話短說吧，那位醫生和他的工作小組終於把猴子活生生的頭，放在另一個有功能却沒有頭部的猴子軀體上。移植過來的頭不能够控制身體，不能命令任何動作，但是智力、記憶、和個性全都保存了下來。」

她不能死。不能，馬克想。猴子和溫娣何干?

哈醫生繼續說。「這項研究使我們相信也能適用於人類，再也沒有比一個身體痲痺癱瘓更糟糕的人了。有人稱之爲『頭在枕上』，這個理想未曾付諸實現過。因爲事關道德和經濟的問題。」

馬克聳然以驚的想像着施洗約翰的頭擺在銀盤上。他八歲的時候在主日學裏聽到這個故事以後，一整個禮拜晚上不開燈不敢入睡。

「一九八九年，何醫生和我加入研究小組，我們的實驗就不再公諸於世了。這個方案却在積極進行。我們必須學會如何把頭上一億條神經末梢切斷，與軀幹互相接通以後，才能以人爲實驗對象。」

他就此打住了，從口袋裏掏出手帕。他抹額頭的時候，馬克注意到他的動作很俐落。他的手很穩，雖然很緊張。

何醫生和雷醫生不約而同的鬆一口氣。

「有辦法能知道溫娣的現況嗎？」馬克心急的問。

「安先生，」何醫生同情的說。「我們可以體會你的感覺，我們把這裏的話說完，馬上就要去檢查你太太。」

「快說完了，」雷醫生補充道，投給哈醫生一個了解的眼色。

馬克重新坐穩，暫時閉上眼睛。突然間，什麼東西敲起了他的記憶——以前潛伏着的什麼東西。對了：他在電視節目上聽見過，二○○○年一月一日要對世人揭示一項醫學上最偉大的貢獻。

那又如何？他自語。

原來那就是這番會議的目的，眞笨，他心底有個聲音在罵他。淸醒一點，聞聞這咖啡吧！

他精神一振的傾身向前。「請繼續，」他說。「我洗耳恭聽。」

哈醫生褐色的眼裏帶着笑意。雷醫生把椅子向桌子拉近，雙手托着下巴。何醫生露出了衣服左肩的縫線，靠向其他的人。

馬克意識到屋裏的氣氛已經改變了。彷彿聞到樂觀與勝利。

哈醫生緊盯住他。「我們了解你太太曾立願把她的軀體獻給科學。」

馬克的心陡然沉到脚底。難怪他們這麼高興呢。他記得他和溫娣曾經討論過這件事，在一個陽光艷麗的早晨，早餐桌上——那時，死亡似乎是一百萬年那麼遙遠。

「所以我們知道，」大夫繼續說，「她樂意接受醫學研究，不只是造福同世人，也同時惠及子子孫孫。」

「死人教導活人，」何醫生補充。

屋裏沉默了一秒鐘。然後哈大夫緊緊的抓住馬克的肩膀，他在壓力下眨了一下眼睛。「安先生，」他充滿感情的聲音說，「讓我們來挽救尊夫人的生命吧。」稍頓，他又說：「讓我們救下眞正的溫娣——而給她另一付軀體。」

接着而來的寂靜就像炸彈爆炸後的死寂。大家紊風不動。雖然早已料出大夫要說什麼，馬克在毫無預備的情況下被這一席話鎮住了。

雷大夫的聲音終於打斷了沈默。「從容一點，馬克。你要多少時間都行。我們在這裏即席問答你可能問的任何問題，我們知道會有很多問題，等你澄清疑慮了再做決定。」話一出口就使人放下了心。

馬克的心跑得比思慮還快。這整樁事實在太不眞實，他簡直不能了解。但是他知道他非問不可。「告訴我，大夫。溫娣做這種手術成功的希望有多大？」

「運氣好的話，五十對五十。我們以……以猴子做的死亡率……現在下降到大約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她不接受手術呢？」

「貝大夫已經指出，死亡乃是必然的了。只是時間的問題。」

「若是這樣，她沒有什麼損失。」

「她和……和這個世界……互相助益。」雷大夫掩飾不住興奮的說。

馬克至此才想到「手術」這個詞只是眞理的防禦工事。上帝，他想，他們怎麼能這麼瘋狂又這麼理智？溫娣的頭安在另一個女人的軀體上。溫娣的頭在……

「誰的身體？」他立刻問。

「捐贈者的姓名要保密，」雷大夫解釋。「其實，馬克，有何不同呢？智慧、個性、記憶、

神氣，將全是溫娣原有的。你必然相信，軀體在構成人的必要條件上是次要的。」

眞的嗎？他想，不自禁的想到溫娣柔和的曲線和她在他懷中的感覺。

何大夫清一下喉嚨。「安先生可能有興趣得知，」他說，「捐贈者身體很好——而且年輕。」

「身體好，」馬克重複道，想要收回渙散的思想。「身體好……」他的腦子裏有一盞燈泡亮了起來。「諸位先生，」他急吼吼的說，「你們沒有權利謀……謀殺她。我是說，另外那個女人。」

「你會錯我們的意思了，」何大夫說。

「他是說，一切使她活命的努力都已經盡到了，」何大夫解釋。「她現在正在進行腦部手術。不幸——對她而言——她的腦子在今晚送進急診室以前，就已經開始變質了。她活命的希望極微。」

「你用什麼標準來判定死亡呢？」

「全球性的標準，」哈大夫說。「用電子掃描器顯示出來的腦部已無可救藥。」

「不必憂慮，馬克，」雷大夫安慰他。「你可以確信軀體的捐贈者必定是合法死亡的，否則不會執行手術。和器官移植一樣，未來捐贈者的權力，對醫學的貢獻是神聖的。」

「感謝上帝，」哈大夫說，「我們的年輕捐贈者——我應該說準捐贈者——也立願將遺體獻給科學。今晚命運之神眷顧我們。試想，兩位這麼美麗的人要結合在一起……」

「冷靜點，鮑伯，」何大夫說。

「那你們是要我答應以我的妻子做實驗了?」馬克想說得更輕一點，但他必須面對現實。

「我們不再做實驗了，」哈大夫毅然的說。「三年來腦部研究小組已經成功的做過這樣的手術了。」

「但只是對猴子。」

「眞正的開拓者是猴子，是的。但如果我們爲安太太動手術，我們將只是重複我們已經知道怎樣做的事——我們已成功的做過許多、許多次的事。」

「那還是不一樣啊。」

「當然，爲人動手術是更愼重的。不然我也不會這麼老實的告訴你了。但是，相信我，早期移植的問題，我們都已經克服了。」

「你必須承認，替猴子施手術比人容易得多。」

「不，反而更難。你必須相信。」

「應該是比較難接……接合，我猜你們是這麼說的吧，把頭接到軀體上比心臟或肺部移植難

得多吧。」

「很奇怪的，並非如此。總而言之，在我們已經了解怎樣結上神經末梢以後，就不算難了。用整個的頭和整付的軀體，我們不從他們的體外去取任何器官。」

「我們不要太技術性了，鮑伯，」何大夫警告。「時光飛逝。」

「這對我是一個很難做的決定，醫生，」馬克說。「爲我自己，我要溫娣的一切原樣，身裁，或我可以擁有她的型態。但這對她是不是公平呢?那是不是她所要的呢?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我知道這是難做的決定，馬克，」哈大夫說。「我承認形貌上會有重大的改變。」

突然，室內的擴音器傳出急切的聲音。「哈醫生。何醫生。請盡快到第七號手術房來。」

兩個男人同時站起來。「來了，」哈大夫說。「安先生，你是否簽下同意書?」他將一張紙推給馬克，雷大夫趕緊送上鋼筆。

「你心裏不要七上八下，」何大夫建議。「這是一件關係生與死的事情。」

「我選擇生命，」馬克淸淸楚楚的說。「事實上，我一直就知道無可選擇。」

他抓過紙，簽上名。

「世上事，常有盡在不言中的，」雷大夫對正要離去的何大夫和哈大夫說。「這件事就是一

個例子。」他分別在這兩位同僚的背後友愛的拍一下。

馬克開門讓醫生們魚貫而出。門在他身後碰然閤上。

然後，他不止一次想起，在他們的甜蜜時光中，溫娣曾引用莎翁名言。他知道她又會學舌的說：……明天……明天……又明天。

安馬克 6·3·99

第四章 「你不能讓他們做！」

馬克回過神來的時候，時鐘指著九點十五分。他倚牆而立，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他想把晚上發生的事情，理出一個頭緒來，但是腦子拒絕再想事情了。這時他才想到，從早餐以後，他還沒進過食物。

想起他和那位助理護士去會議室的途中，曾經過一間自助飲食箱，他開始朝來時的方向走回去。

「嘿！等等我！」他辨認得出這是雷大夫的聲音，愉快得像是下課鐘響以後的學童。

兩個男人一起齊步慢慢的走。

轉過大廳的角落，他們來到成排的機器前，投入硬幣立即就送出了飲料和食物。「我們把食物端去我辦公室吃吧，」雷大夫說。「那裏有兩張很舒服的椅子。」

他們走了一層樓的階梯，來到精神病科那層。馬克很高興坐進舒適的大椅子裏，大夫則在一

邊忙著煮咖啡。艷黃的牆上掛滿了玻璃框框著的畢業證書和獎狀。雷白昂：杜克大學學士；西留大學哲學博士；哈發醫學院碩士，克利夫蘭州立醫院駐院醫生；美國精神病學家董事會；美國精神病協會會員；美國紐約陸軍醫院精神病科顧問；克利夫蘭總醫院精神病科主任；腦部研究及門診等等……

他怎麼會這麼謙虛爲懷？馬克想他料想哈大夫和何大夫也有同樣輝煌的紀錄。克利夫蘭總醫院是以優秀的外科而馳名的。

「天氣眞好，不是嗎？」雷大夫把咖啡遞給馬克的時候說。雷大夫很快的坐進他桌前的椅子，這兩人就開始吃東西了。馬克是火腿乳酪三明治，一杯蔬菜湯，和一塊有平常兩倍大的蘋果餅。不知什麼地方傳出一位第二低音的歌聲「你爲我保留的華爾滋。」

「那是大樂隊時代的老歌——連我都還沒出世的時候，」雷大夫邊嚼邊說。他嘴裏是馬鈴薯片。「我很高興這些老歌歷久不衰。它們似乎是和新道德一起流行的——講究的是柔和和女性的神秘。」

馬克同意，很樂意談些流行歌曲等無關宏旨的話題。這使人輕鬆、安逸。

「以前我看過大部份莎士比亞的劇本。他說，『如果音樂是愛情的食物，繼續演奏。』現在除了醫學雜誌，我再沒有時間看任何東西了。」他悲哀的嘆一口氣。

「你偏愛那一個劇本？」馬克問。

「王子復仇記吧，我想，」大夫回答。「我仍能看見哈姆雷特陪他父親的鬼魂在戰地碉堡上同行。我……」

「雷大夫！」門突然被推開了，露出一個留了短鬍子紅頭髮的年輕人。他穿深色不合身的衣服。

「你不能讓他們做！」來訪者大聲嚷嚷，他的紅鬍子隨著他的每一個字眼上下跳動。「你知道你不能！」

「冷靜一點，史提，」雷大夫心平氣和的說。他看一看錶。「什麼事使你在夜裏快十點的時候來訪。」他用下巴指一下馬克。

入侵者到這時候才注意到屋裏還有一個第三者在。「對不起，」他說，「但是我必須和你一談，白昂——立刻。這事可等不得。」

「我的同事傅史提醫生，」雷大夫對馬克說。「這位是安先生，史提。他和我也有事要談。」

「我們可以私下談談嗎？」他更急躁了。

馬克站起來，打算離去。雷大夫用手勢叫他坐下。「我想我知道你著急什麼，」他對史提說

，「正巧也該讓安先生一起聽。」

「你是說他……他就是那個丈夫？」傅大夫大驚失色的說。

「如果我沒搞錯你的來意，他正是，」雷大夫說。「我們剛才在研究一些莎翁的劇本。」

「莎士比亞！」傅大夫低吟。「這個時候談莎士比亞？哦，天！太過份了。」

「拉一張椅子過來，史提，我們來聽聽你的想法。」

「也許傅醫生想喝杯咖啡，」馬克建議。

「好主意，馬克，」雷大夫說著去拿咖啡壺。「別人可以冒失我們却得有禮。」

「去他媽的蛋！你不能讓他們做這種事！」他又開始了。「那不合道德。如果這個世界上連精神病醫生也不保留一點道德，還能有誰？」

「你有什麼新的事要補充嗎？」雷大夫說。

「不管你怎麼說，這在形式上仍是謀殺。」

「謀殺？你看看，史提。兩個女人命在且夕——或是已經死了。反正是過不了明天。兩個家庭要著手辦喪事。現在却只有一家。一個女人將會活下去。你能了解這一點嗎？如果我們常常能把死亡率像這樣減半，醫學之光才能發揮出來。」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捐贈者的軀體安到別人身上，再度使它開始有功能，無疑就是她本來就

沒死。」

「你和我一樣知道，組織是以不同的速度死透的。」

「是的，我知道。從電子掃描器上認定大腦停止活動時，便是死亡。但如果心臟先停止跳動呢？你可能浪費好多時間在等待心電圖上，而宣佈大腦的死亡。」

「別天眞了，史提。你是醫生，也是精神病專家。你知道我們有多種方法使血液循環到心臟，以維持適當的流量。」

「好，好，所以我們才保持住死人的某個部份不死，然後移植到另一個也是被醫學挽救才得不死的人身上。以前只是一顆心臟或肺部或其他的器官——但今晚是一整副軀體。整副軀體呵。」

「正確，史提。我們明說吧。這位大部仍有機能的病人並不是眞的死了——那是說，在法律上並不是。只是她的身體死了。區別就在這裏。取得一副新的軀體與取得一顆新的心臟或肺或脾臟或任何東西並無很大差別。你既然研究精神病科學，豈會不知道軀體只是一個沒有頭腦的空殼嗎？」

「再回到我最初的論點，如果你拿來一副活的軀體，移植它，不管大腦有沒有功能，實質上這不是犯了謀殺罪嗎？」

「如果你所移植的軀體是唯一活存的部份，便不算謀殺。我覺得我們一直在打圈子，你覺得呢？你所熱衷的道德問題是自己會解決的。」

「願聞其詳。」

「只要醫生的技術和機器設備容許，每個醫生都樂於見到病人活下去。對吧？」

「對。」

「好，今晚他要做超過他職責以內的事。他要使捐贈者的軀體在她法律上的死亡以後仍然活著。」雷大夫重重的吐了一口氣。

「你盡可以兜著圈子說話，」傅大夫說。「但是我還不大明白你的道理。」

「回家靜靜想想，」雷大夫好聲好氣的說。「你該驕傲與這家醫院有關。」

馬克全神貫注的聽完他們的爭議。傅大夫一走，他像個漏了氣的氣球一樣。「我想我可以再喝一杯咖啡，」他說。「我們不要再討論了，如果你不介意，至少現在不要。」

「有時候我認為傅醫生應該去看看精神病醫生，」雷大夫乾澀的說。他們兩個都笑了。

雷大夫裝滿馬克的咖啡杯，又躺回他的椅子裏。「我可以自己使大腦休息一下，」他說。「幾分鐘前我說過的……我從不肯定鬼魂是否是哈姆雷特的幻想或是……」

「天呀！」馬克大聲叫出。「我剛想起來，我還沒有打電話給溫娣的父母，告訴他們嬰兒的

消息。我的父母也是。」

「你盡管用我的電話。我有自動電話，也有醫院的分機。」

「我了解我岳母的脾氣，」馬克解釋。「她這會兒一定正守著電話。可能一整天都沒離開過，可憐。溫娣是她的獨生女；你知道是怎麼回事。我打賭我岳母一定緊張死了。」

想到若萍出生，他們照顧溫娣做月子的往事，他興起罪惡感。現在他們搬到比較遠的夏卡的公寓去以後，溫娣的媽媽對溫娣和若萍更是牽腸掛肚。她想要放手不管他們的事，但是他知道這很痛苦。她是個天性憂慮的人——總在躭心有什麼壞事要發生了。晚上的電話裏，溫娣必須一再的向她保證，若萍的感冒不嚴重……馬克學校的聘書只是來晚了……新的熱水器不會燒斷保險絲失火……車胎是防漏氣的……她的第二胎沒有使她增加太多的體重……

「哦，哦，」他突然說。「我該怎麼告訴她溫娣的事啊？他們要給妳女兒另外一個女人的軀體？」他惶恐的看著雷大夫。

醫生同情的說：「馬克，我們從樂觀的這一邊看吧。我們不要想得太壞，來折磨你自己。」

他先不吭氣。然後，幾乎是顫抖的提高聲音說。「不！那是不可能的！」一雙大手蓋住面孔，他痛哭的流下許多眼淚，奇怪會有男人流那麼多眼淚。

雷大夫等這場暴風雨自己平靜。「如果有更多的男人容許自己哭！」他告訴馬克，「我們精

神病醫生都要沒飯吃了。」

馬克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他必須承認痛快些了。

雷大夫踱到窗邊，望出去看著醫院的後面。「我們去散散步，馬克，」他的語氣中帶著笑意。「到那裏去我有些東西要給你看。」

他們跨過一小片大廈後面的草坪，月光洒落在紫丁香的花叢上，照亮了遍開的白色花朵。紫丁香甜甜的香氣散入夜晚的空氣中。

他想，溫娣最愛五月的紫丁香了。明天我要摘一大束，送給她……

安馬克　6．4．99

第五章　「另外那個女人的丈夫怎麼辦？」

雷大夫帶馬克來到一棟小建築物前，他介紹這就是腦科研究實驗室。和主厦相接的建築物是廂房，稱爲「動物屋」。雷大夫打開動物屋的鎖，放眼看去全是猴子。它們興高采烈的在籠子裏遊蕩。

「好像是愉快的在聊天嘛，」馬克說。

「他們是很快樂，」雷大夫回答。「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實驗用的動物都是被好心照顧著的。」

「哈醫生所說的實驗，就是在這裏做的？」

「對。我要你看一下右邊第一個籠子裏一隻特別的猴子。」

馬克走過去。角落上一隻猴子懷中靜靜的躺著一隻幼猴，好滿足的在吮奶。

「陸瑪麗是我們的超級巨星，」雷大夫說。「現在餵的這隻小猴也是昨天出生的。我們喊他

奧斯卡。」

「好可愛。」

「一年前的今天，陸瑪麗接受一次移植手術——另外一隻猴子的軀體。」

馬克突然覺得快暈倒了。原來這就是雷大夫帶他到這裏來的原因。

「這裏半數的猴子，」雷大夫繼續說。「曾動過頭部軀體的接合手術。你看，都很成功。」

「為什麼總用猴子，不用別種動物——譬如狗，或老鼠呢？」馬克恢復過來了。

「因為它們血流循環到大腦的系統和人類很接近。特別是這種印度猴。」

「實驗還沒進步到接合神經末梢以前，這些猴子是怎樣的？」

「起初，接受移植的軀體要仰仗人工呼吸器。他們把主要的大動脈縫合在一起，於是軀體的新陳代謝使腦部有充足的滋養。當然，有頭的猴子不能控制它的新軀體。但是，它的眼睛會看，它會聽，把食物放進它嘴巴，它還會嚼。實驗性的摔它臉部，它會痛得扮鬼臉。」

「那是多久以前的進度？」

「三年左右吧。你自己可以看見，到現在有了多大的進步。這些猴子在各方面都是完全健康和正常的。」

「我懂了，」馬克說。「我們現在可以回醫院了嗎？我還要打幾個電話。」

「先給我五分鐘，」他們轉身離開動物屋的時候，雷大夫說。「你去打電話，我去檢查溫娣的情況。」

這兩個男人好像是後有追兵一樣的衝刺。穿過後院時也沒有時間呼吸紫丁香的香甜氣息。爬上後面走道通精神科的樓梯時，他們閃向一邊，以免撞到二樓的一羣助理醫生。他們像齊步走的士兵，精神抖擻。全是那麼年輕、有朝氣、開朗、熱心。

「他們去那裏？」馬克問。

「手術室在二樓，」雷大夫答。

不必再解釋，馬克懂了。他看錶。快要十一點了。魔術馬上就要開始表演了。在第七號手術室裏躺著一個全無知覺的嬌小身影。溫娣再也不是原來的溫娣了。

在雷大夫的辦公室裏。

「我沒提過，馬克，但是我相信這相當明顯，」雷大夫開始說。「要等到她習慣了她的新……新軀體以後，小家庭以外的人才能知道眞象。甚至連她的親生父母也不能。她要時間來處理她自己的情緒，還有她和你以及你們小女兒的關係。」

「我們回家以後怎麼辦？鄰居會來為小嬰兒送食物和禮物。新的軀體可不比新的髮型，多少有些不同吧。」

「溫娣至少需要六個月的適應期，」雷大夫辯稱。「我們計劃直到二〇〇〇年的元旦才向世人公佈這則新聞。」

「怎麼可能保密那麼久？有那麼一大羣助理醫生在看呢！還有醫院裏的別個人?!」

「我們不是瘋子，也不是笨蛋或你想說的任何稱呼。醫院裏沒有漏洞。」

「另外那個女人的丈夫怎麼辦？」

「只通知他，他妻子的遺體依照她的遺囑，獻給科學、造福活人了。你怎麼想到她有丈夫？」雷大夫滿臉的疑問。

「何大夫說她『健康——而且年輕』，」馬克愧疚的感到一陣心悸。

雷大夫一笑，繼續說。「我們回到你岳父母和鄰居的問題吧。溫娣在醫院裏要住一個月，除了你，不准見客。出院後，也不回沙格林區……至少要等到元旦以後。」

「那去那裏呢？」

「細節我們還沒安排好。畢竟，我們也不能控制你的生活。但我們堅決主張你把家搬到佛州去。我們在佛州奧蘭多醫院有衛星工作隊，有好醫生可以照料溫娣並且給我們報告。城外有個新社區，在那裏不會有人認識溫娣。」

「我怎麼賺錢謀生呢？」

「你有了國家教師證明以後，找工作應該不會太難。」

「你為什麼提到新社區？有什麼特別嗎？」

「我妹妹和妹夫在那裏有一棟房子，他們正打算出租，去歐洲住一年。房子很漂亮，還有游泳池。」

馬克的眼睛亮了幾分之一秒。「你什麼時候做起房地產生意了？」

雷大夫笑著站起來。「現在：切未定，」他說。「照輕重緩急來處理。去打電話吧。」他走到門邊說：「我很快就會有消息……一定是好消息。」

雷大夫走了，馬克撥岳母的電話號碼。一定要使她相信他是安安逸逸的、鎮靜的坐在這裏。電話鈴只響了一聲，她就接電話了。他彷彿可以看到她，在線的那一端，一個四十多歲矮胖的婦人。她那曾和溫娣一樣亮麗的頭髮，加添了歲月的痕跡。由紅褐色轉變成銀灰，好像髮色素突然放棄了希望。

溫娣的父親站在她後面，而手搭在她的肩上。一位身裁很好的高個子，不英俊，但很有男子氣概，很吸引人的。三年前他在工作中摔下樓梯，跌斷了腿。現在走路有一點跛，他計劃六月裏裝義肢。這樁意外對他的影響不頂大，他和以往一樣活躍，一個禮拜去健身房兩次。他是心理學家，但從不想分析他自己的家人；不管他們是好是壞，他愛他們的本來面目。

正如馬克所料，岳母對初生的嬰兒沒有立刻表示興趣。溫娣第一，嬰兒第二。她們在電話旁邊坐了一整天，不是爲了知道添了孫子還是孫女。她要知道生產過程如何，溫娣是不是像生若萍的時候一樣受苦……她要在醫院待多久……剖腹生產是否有此必要……他們何時能來看她……

終於，溫娣的父親過來，從他妻子的手中拿走話筒。「你只需告訴我們，溫娣現在好嗎？」

但願我知道，馬克想。他不願對這位和善可敬的男人說謊。但是，眞象？不！歐老爹不會了解的。以他的心理訓練和洞察力，會懷疑馬克在搞鬼，瞞著他什麼事。他猶豫著。

「她很好，」馬克不知道應不應該透露一點蛛絲馬跡。「等主治的雷大夫帶消息來，就知道了。」

「是那個最有名的精神病權威雷白昂嗎？」

「我想他的名字是叫白昂。」

「什麼！生產怎麼會攪上一個精神病專家？」

「不，不，不是這樣的。他只是讓我在他的辦公室裏等消息。他很好心，在我打電話給你們的時候，去探視一下溫娣的情況。」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馬克！」雷大夫的聲音從他後面傳來。他沒聽見開門聲或地毯上的足音。

「請等一下，」馬克對岳父說。他轉向雷大夫，心臟狂跳。

「太順利了！」雷大夫喜悅地宣佈。「當然，手術至少要五個小時，但是外科小組沒有遇到任何麻煩。」

「截斷部份已經完成了嗎？」

「是的。」

這時，兩人都沈默了。反正也無需多說。

馬克將手從聽筒上放開。「老爹，」他說，這是他對他岳父的親蜜稱呼。「雷大夫說溫娣的情況很穩定。」

「只說這個？」

「目前爲止，是的。我該補充，貝大夫稍早曾建議我做一次簡短的祈禱——求放心。」

「好主意……馬克，請你，請你務必有消息就隨時通知我們。」

馬克保證再三的掛上電話，在黎明時離開辦公室。對他自己父母的電話就好打得多了。他們更感興趣的，倒是小安。至於溫娣，他們也是愛的，只是從不會爲她耽心。她是他們兒子的妻子，他們孫兒的母親，所以在安家也佔著一席之地。對了，他們已經替若萍拿來了浣熊。她睡前替她洗了澡。

世界上除了父母以外，還有億萬人對第七號手術室所進行的事毫不關心。試想，他也不關心第八、九、十號手術室正在發生的事啊。世界便是如此。

「這一天眞漫長呵，」雷大夫說。接下來的三、四小時裏，我們也幫不上忙。醫院裏有為你這樣的人準備了兩間客房。」

馬克頗不情願的同意了。他不忍太拂逆這位醫生的好意。

雷大夫帶他進房休息，保證有不平常的消息，就來喊醒他。他躺上床，拿起一本雜誌。只看了半頁就沈睡了。

大腦研究組徹夜工作。

安馬克　6·4·99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馬克醒來，陽光洒在地板上。門外雜沓的、不熟悉的聲音，表示醫院又開始了一天。有人，也許是護士，放輕了脚步，却走得很匆忙。有人在推送早餐車。

再遠些，他聽到一個男音和較柔的女音——可能是醫生在對護士下命令。

他清醒了，清清楚楚的想起前一天和夜晚裏的事情。他從床上跳起來。從浴室的鏡子裏注意到他的形象。他平常一天要刮兩次鬍子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溫娣看見他以前，向醫生借到電鬍刀。

溫娣！他怎麼可以睡這麼久？手術一定在兩三小時以前就已經結束了。他在臉上胡亂拍一下水，梳兩下頭，就衝出門，邊走邊拉直領帶、整理襯衫。在半路上，他差點撞上正朝客房來的雷大夫。

「上那兒去，走得這麼急？」醫生臉上掛著好深的笑容。

「溫娣！」他呼吸急促的說。

「溫娣很好，」醫生的語氣很輕鬆。在大廳的末端，他們來到俯瞰街景的窗口。樹木以外，可以見到浩瀚的白雲。

「我要你仔細看看這些雲朵，」雷大夫說，馬克看著地平線。「看到北邊那片雲嗎——像一隻大白鳥。那是白雲九號，馬克——今天早上研究隊的全體醫生都坐在那裏。」

「你的意思是手術很巨大？」

「不能更大了，」雷大夫眼睛發光。

馬克忘了他要剃鬍子。也忘了雷大夫已經老得可以當他爸爸。他緊緊的抱住醫生，好像這個

奇蹟是由他個人負責的。然後一路連蹦帶跳的走出樓梯門。

「我們現在就去看溫娣！」馬克兩步併一步的走。

「不要太快，馬克。我比你大好多歲，你知道。」

他等雷大夫跟上來。「我們可以看溫娣，」醫生說，喘著氣，「但不是在她的房間。她在加護區裏的一間特別病房，和醫院的其他部份隔離。外人——連你在內——此時都進不去。」

「那我怎麼見她呢？」

「和我一道去。」

加護區在二樓的廂房，大約十二個房間圍繞著中間的護理中心，玻璃牆。當班的護士坐在護士站的中央，只消轉動椅子就可以注意到電子儀表的最新資料。上排儀表顯示身體的機能，如血壓、心跳、呼吸。下排是每個房間的閉路電視。

雷大夫把馬克介紹給正在監視儀器的高個子金髮護士。她說安太太住七號房——和手術室同一號碼。馬克看到閉路電視上的溫娣時，禁不住叫出聲來。她的臉蒼白得像枕頭。她的頸子被固定了位置。但是她在均勻的呼吸，心在跳。感謝你，上帝。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

哈醫生和何醫生穿著手術袍和戴著口罩進去了。哈醫生彎下腰去聽她的心臟，何醫生調整管路。他們對視一笑，一起站在床邊觀察。溫娣無知無覺的睡著。

「她眞是個漂亮的女孩子，」護士說。「她頭髮的樣子眞好看！是自然鬈嗎？」

馬克說她從不像有些女人那樣戴著髮卷上床。護士如果認爲她的頭髮好看，那她眞該看看她那對褐色的大眼睛呢。

白床單覆蓋下的從頸部到腳趾的部份，是另外一個女人的軀體。那還算是溫娣嗎？

他們進入自助餐廳時，還在笑。窗簾都拉開了，陽光流瀉進來，使屋子沐浴在金光燦爛中。屋裏坐個半滿，都是剛下了夜班的護士。

他們拿著餐盤排隊時，馬克突然想起有個答應要打的電話。「老天！我眞是沒記性——才二十五歲呢！那裏有電話？」

雷大夫告訴他在餐廳外面就有投幣電話。他知道歐老爹愛工作僅次於愛家人。

和前晚一樣，電話只鈴了一響，岳母就拿起話筒。這次老爹拿了臥室的分機，所以是三人談話。馬克向他們保證他已見過了溫娣，小心地避免提到是在什麼地方觀察。他說照醫生的報告看，她情形很好。

「她仍由貝大夫照顧著嗎？」歐老爹問。

「不全是，」馬克說。

「我以爲是由他負責剖腹手術的。他們怎麼把她交給別人呢？」

問得對啊，馬克想。但是怎麼答呢？

「可能貝大夫去渡英雄紀念日的週末了。我不確知。」

「那麼，是誰在照顧她呢？」

「兩位醫生。哈大夫和何大夫。」

線的另一端死寂了。歐媽媽一定已經決定了這通電話由她先生處理，所以什麼也不說。

「你還在那裏嗎？」馬克問。

「在，」歐老爹說。「我只是要想問出個頭緒來。」稍停。「哈醫生和何醫生是有盛名的神經外科醫生。」

「我也這麼聽說的。」

「怎麼同事，馬克？昨晚是個精神病醫生。現在又是神經病醫生。我們溫娣是去那裏生孩子的。」

「我們見面時再說吧，」他終於喃喃的說。「在電話上也講不清楚。」

「哦，親愛的，哦，親愛的，」歐媽媽插進來。「我眞希望溫娣快點恢復。隔壁公寓的夏太太——她女兒生產的時候……」

「別提了，太太，」歐先生說。「我們今天下午再和馬克談吧。」

「今天下午？」馬克重複問題。「我可能還在醫院裏。但我會保持聯繫的。再見了。」他鬆了一口氣。

他坐下時，同席的三位醫生情緒高昂，沒有痛苦的表情。令人懷疑他們喝的是香檳而不是咖啡。

事實上，整間餐廳都有快樂的氣氛。咖啡傳出的香氣浸淫著愉快的談話。

一位助理醫生站起來，手裏拿著咖啡。「讓我們爲醫學史上的偉大事跡喝一杯，」他大聲說。「哈大夫和何大夫，請你們站起來。」

當餐廳裏重新安靜下來的時候，馬克對同伴說：「我眞不願掃你們的興頭，但是我需要忠告。」

「告訴我們，」何大夫說。

馬克重複一次電話中有意義的細節。「我看沒辦法使我岳父不管這檔子事，」他下結論。「他比我聰明太多了。」

「那是我們的最高機密，」哈大夫說。

「我告訴你，」雷大夫說。「如果溫娣是我的女兒，我也想知道實情。如果諸君也同意，我願收回我昨晚的話，馬克。」

「我了解。我岳母心地善良，但是如果關係到她的命根子，她不會保密。女人，你知道的。」

何大夫紋風不動的坐著，瞪著窗子。他終於看一下錶。「你說她父親在那裏高就？」他問。

「他是一名管理心理學家……幫助保持工商業巨輪的平穩前進。」

「那麼他習慣於把私事保密。我想我們可以信得過他，沒問題。」他對雷大夫眨個眼。「白昂，你的空閒時間比我們多。何不由你今天早晨跑一趟歐先生的辦公室，給他個暗示？」

哈大夫搖頭說道：「我不喜歡這樣。我們還沒準備公諸於世。」

「高興點吧，鮑伯，」雷大夫撫慰他。

「好吧，孩子們。你們贏了，」哈醫生說。「但是記住，牽一髮而動全身……你最好上路吧，白昂。」

雷大夫轉向馬克說：「我去一趟可能比較好。今天早上你在這裏也無事，何不回家去一下呢？」

哈大夫對何大夫說：「監聽儀永遠取代不了人的注意。今天屬於安太太。」

在耳語和敬佩的注視下，四個男人一起走出去。

中午，馬克拿起晚報。一則消息吸引了他。

鮑傑克太太意外死亡。

鮑珍妮，松樹高中足球教練鮑傑克的太太，昨晚在克利夫蘭總醫院死亡。

醫院的人事部門說，鮑太太二十四歲，於早晨九點死於頭部受傷。她昨天在家跌了一跤。

鮑太太在星期五晚上從家裏的樓梯上跌下來！曾進行腦部手術。意外發生時，她先生正在學校。

醫院的發言人說，她後面的頭蓋骨在著地時破碎。

葬禮定於五月三十日星期天下午三點，在松樹中心的教堂舉行。

鮑傑克，前邁阿密大學的助理教練！一九九五年以來是松樹中心的足球教練。鮑太太是婦女俱樂部的總幹事，兼教堂的司琴。

我懷疑，馬克自語，我懷疑……

安馬克　6•6•99

第六章 「……頭和軀體——分開的！」

備忘錄

致：雷白昂醫生

從：柏艾妮。

日期：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你外出時，殷麗莎小姐，一年級的學生護士，來預約門診。她說是她的主任派她來的。時間訂在今天下午四點。

除掉殷小姐，候診室是空的。她面色蒼白而且在發抖，我問她要不要我服務——譬如，喝杯咖啡。她向我傾吐心事。的確是一件奇事，可憐的女孩不知道眞象。

昨天下午，她說，她正在急診室當班，有人送來一位在自己家裏跌傷了頭的年輕女人。她的

先生下班回家時發現她不省人事。顯然她已經在樓梯下面躺了數小時。

雖然希望很渺茫，還是爲這名少婦動了腦部手術，以求活命。結果她仍難逃大刼。

昨晚十一點，殷小姐奉命送遺體去病理部門屍體公示所。她因爲新來不久，還不太習慣見死人，心裏非常害怕。

走下地下室的白色走廊，手中拿著病歷，她注意到少婦名叫飽珍妮。她想像著不久以前她應該還在笑、在說話呢。

停屍間的門打開，她看到管理人把停屍桌擦得一塵不染。把擔架停靠在桌邊，掀起床單，赫然驚見一個頭和一副軀體——分開的！她幾乎當場暈倒。管理員叫她別去想這種事——他們見慣了形形色色的意外。

她沒有說出眞正使她煩惱的事。頭是飽珍妮的，沒錯。她本能的記得她黑長的頭髮和過分的劉海，甚至頰上有一顆痣。但是軀體——那不可能是她的。她知道珍妮是一個高大的女孩。至少一七五公分、大約六十公斤。這副軀體不超過一五三公分和四十五公斤。一個瘦小的女性軀體，還留著剛動過腹部手術的痕跡。

珍妮的軀體去那裏了呢？這又是誰的呢？

她去請教新的病理學家巴醫生。他卻哄著送她去護士宿舍睡覺。她做了通宵的惡夢。

所以她來求見。

又：殷小姐下午兩點來電取消約會。一定是有人告訴了她原因。她的語氣很快樂——說她今晚與巴醫生有約會。

第七章 「妳怎麼長得這麼……」

馬克步出汽車，跨進潮濕的黃昏，進入醫院。

小安威羅還不會從所有貼著玻璃窗看的父親中，辨認出自己的父親。溫娣仍像睡美人一樣靜躺著，等她的王子來吻醒。他自忖不是王子；至少他的吻不會吻醒她。

現在他必須採取步驟，完成他決定今晚要做的事。有護士站的電眼在看，做起來不容易。她什麼都看得見、都知道、都會說。

出電梯時，正碰上哈大夫要進電梯。「我們的女病人情況很好，」哈大夫臉上帶著笑意。「明天晚上她應該能完全清醒了。」馬克還沒來得及發問，電梯門已經關上了。

護理站的護士對他揮一揮手。他走進七號房。

溫娣還在睡，她的鬈髮披散在枕頭上。他親她的臉頰，坐在床邊的椅子上。

昨晚，他清醒的躺著聽到布穀鳥報時兩點鐘。如果你是二十五歲的男性，六個禮拜的獨身生

活是漫長的。他還記得他的兄弟曾說過：「所有的貓在夜裏都是灰色的。」等等不入流的描述。

好，那一切都已成爲歷史了。受著這種罪，他再也無意做那種事。有些男人可以有些艷事，然後拋到九霄雲外，但是，他媽的，他辦不到。他會有極深的罪惡感，那就不值得了。何況，他不能那樣傷害溫娣。就算她不會發現，那也是在他們之間的。一刻的相歡和一世的信任——太糟糕的交易。

不，溫娣屬於他。他屬於溫娣。只能這樣。

他翻過身，背對著身邊的空枕。但是仍然心猿意馬。他打開燈，翻幾頁雜誌。然後起床，自己用微波烤箱做了一份漢堡，放在紙盤裏端回床上吃。他發現非常疲憊。最近他一直在忙學生的考試，每天去看若萍、整理房屋和院子，每天晚餐後去醫院。

他把紙盤扔進廢紙簍，關掉燈。這一次他睡著了。

四點十分醒來，電話鈴在響。溫娣出事了！不然就是若萍！他抓起電話，心臟狂跳。打錯的電話。吐一大口氣，想倒頭再睡。

他躺在那裏想著又要面對新的一天了。過去兩週來，他的心彷彿有一爐火在燒。聽外科醫生說「那是眞正的溫娣，」眞好。軀體只是個不帶腦袋的空殼。無論如何，男人雖是精神的，卻也無法揚棄肉體。如果上帝無意讓人有軀幹，他就不會這樣創造。如果祂不要女人吸引男人，祂一

定會另想辦法使人生生不息。

好，溫娣有軀體了，可不是？他想眞正的問題是，這不是吸引了他六年的軀體。不是他熟悉的、枕過的、愛過的軀體。

他必須不再想她的軀體是「另外一個女人。」有時他在心裏甚至喊它「珍妮」。溫娣永遠也不會知道的。

他懷疑是否珍妮——不，溫娣——會吸引他。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必須找出被單下的軀體是怎樣的。高、矮、胖、瘦、……？

現在，十二小時以後，他的好奇心就要得到滿足了。

他懷疑他把整件事看得太大了。他躭心將有怎樣的發現。

他靠過去，把手伸進被單裏。醫院的罩衫摸起來很粗，不是像溫娣在家穿的那種軟的絲料。他怎麼沒有想到從家裏帶一件到醫院來，使她更舒服些？

他的手來到頸部以下，開始探秘了。全能的上帝啊！她的胸部像兩座山。太大了……但是……。她怎麼支持的？

他繼續向下摸索，他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到達她的腰部……還要好久才到她的足踝。他沒有錯

過一路而下的曲線，也沒忽略到她的豐滿。

他遲疑的縮回手時，嘴巴張得像個白痴。珍妮，珍妮，他想。妳怎麼長得這麼……這麼……這麼？他無法完成問題。所有的貓在黑暗中都是灰色的嗎？

他估計她的身高約一八〇公分，體重六十公斤。

他對那個在共舞時，高僅及他肩頭的小女孩做無聲的告別。那個嬌小的女孩，他曾緊擁過兩千夜。

然後他傾下身，親吻溫娣。

安馬克 6•10•99

第三部

第八章 「我再生了」

安溫娣錄音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紀錄

嗨，雷大夫，不管你正在那裏！這是我安溫娣在醫院加護區七號房說話。

你叫我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這裏，想起有意義的任何事，就說出來。但是，說眞的，雷大夫，你怎樣抓住流星？怎樣將陽光裝進你的口袋？

我對過去幾個禮拜的回憶是很模糊的，有時候還會有幻象。如果我說得有點支離破碎……不，我刪掉這個形容詞。我現在是完整的個體了；你去問哈大夫。

我記得在五月二十八號！剛過完週末的英雄紀念日，住院生威羅。現在七月四日都快到了。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我錯過了今年紀念日的遊行。但是全體醫生和護士對我的禮遇，足足媲美至少是個上校。而且馬克天天來看我。天可憐見，他要開好遠的車。我多麼愛這個男人。

我略掉生產的細節……我想每個女人都是一樣的吧。我的却不同。貝大夫說是胎兒的脚先出

來。他告訴馬克我必須剖腹生產。然後就把我推著跑了。

我告訴馬克我愛他，他說他也愛我。

在手術室，我似乎聽到貝大夫在跟另外一位醫生說話，可能是麻醉師，我記不眞切了。那以後一切就是空白了。

有些事似夢又似眞。我躺在手術桌上，貝大夫和喬大夫審視我。突然間我感覺到我從我的軀體上分開了，滑落到地上。我不知道爲什麼他們不把我撿起來，但沒有人注意我。然後我開始在天花板上漫游，很慢的。我可以下望自己在手術枱上。我想醫生和護士在給我輸血。

我可以很清楚的思想，我知道我不願撒手不管馬克和若萍、媽和爸。我感到好孤獨、好可怕的孤獨。我似乎知道我有了一個新的嬰兒要照顧，我得回來餵養他。

我穿過好像是黑暗的隧道，耳邊有鈴聲叮噹。在隧道的末端，我愈接近，白光愈强。它似乎伸展出來，圍住我。那光彷彿是馬克、若萍、媽和爹的混合體。它開始和我說話，但是出聲不大。其實更像是交換思想。

然後似乎我一下子可以看清我的整個人生，好像自己成了旁觀者。我看見四歲上主日學的自己。我有一枚鎳幣要投進奉獻袋，但是我假裝放進去了，因爲我想用它來買些糖果該多好啊。

光圈似乎有幽默感，它使我感到舒坦得多了，我從來沒有感到這麼平靜過。我感到被愛、被

需要……但什麼東西在把我拖回到塵世，那股力量我無法抗拒。我不清楚我是怎麼回來的。但我回來了。

然後又發生一次。我想可能因爲哈大夫和何大夫在給我做手術，而有那麼多實習醫生在旁觀吧。這一次很快，穿過隧道時，我聽見電子琴演奏。光圈又來了，比以前更亮。那很難用人類的詞句來形容。

光又把我帶回手術室。我想與我的身體復合，但它用被單蓋著推走了。我想跟隨它，可是什麼東西拉回了我。一個聲音告訴我它對我不再有任何意義了，一股力量使我向手術枱上躺著的另一副軀體推進。我意識到，眞正的我始終躺在手術枱上，縱使這副軀體是不熟悉的。我變成了我。

嚴格的說，我從不自以爲是「復活的」基督徒。但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剛剛再生了。

那以後，我睡了，多少天多少天都沒有醒。

安溫娣現在要結束了。祝好，雷大夫。我喜歡你。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

我終於醒來了，馬克站在我床邊。外面好黑，月光穿窗而入。我以爲我是今天晚上生了孩子。我要問問馬克是生男還是生女，但是發不出聲。我想抱他，但是我的手不聽命令。

我意識到屋裏有紫丁花香。我想轉頭，但是什麼東西把它釘牢了。

馬克意會到我有知覺了。「嗨，娃娃，」他說著熱淚從面頰上滾滾落下。他終於露出我愛看的笑容，彎下腰來親我。

「不要想說話，溫娣，」他說。「只要張大這一對褐色的大眼睛，對我笑。我盼了兩個禮拜了。」

我把眼睛張大，他又親我……親我……親我。

這時一位護校的學生來了，我後來知道她叫殷麗莎。「訪客時間已過，安先生，」她說。

「我不一樣，」他說。「妳大概沒注意到，溫娣醒了……醒了……醒了。快按鈴叫醫生來。他們想觀察有意識的最初徵狀。」

殷小姐衝去護士站了。不多久三位醫生到達。我好像是電視上的女英雄。醫生還沒到的時候，馬克一直偷吻我。

哈大夫戴黑邊眼鏡，人相當英俊。我喜歡他前額那一縷一直滑落下來的黑色鬈髮。他好像比另兩位嚴肅，不愛說笑，但很友善。

兩個禮拜？兩個禮拜？今天不是我住院的同一天。也不是第二天。貝大夫和喬大夫怎麼不跟這些人一伙？除了剖腹生產，我還動了什麼手術？可能從手術枱上摔下來，跌斷了頸子。所以我

才戴著頸盔。但是為什麼我不能說話、手臂用不上勁？我只能躺著微笑。像一隻呆頭鵝。

就在這時，雷大夫，你問馬克有沒有告訴我任何關於手術的事。他說沒有，還沒有時間。「也許她應該先看嬰兒，」你說。「使她放心。」

提到嬰兒，我盡量笑，向你表示我最想看的莫過於此。五分鐘後，產科的護士抱著嬰兒來了。

「威羅，這是你媽媽，」馬克指著我說。威羅在笑呢。

看威羅密密的包在藍色的絨毯裏，只露出一張小臉，使一切苦楚在煞時間都變成值得的了。我想抱他、擁他……但就是沒有辦法。我敢發誓他跟我眨了一下眼睛，他的臉像極了馬克。

護士撤下毛毯，讓我看看他是一個多美好的嬰兒。小手、小脚一應俱全。

「我們育嬰室裏，小威羅最得人緣了。我們抽麥管看誰有幸負責照顧他。」護士看著他，好像她是他的母親。「你回家以後，我們都會好想你。」

「現在跟媽媽再見，」馬克說。他抓起小威羅的手對我揮。

護士剛走，你又走進來了。「明天，馬克。明天才可以。」你把馬克拉到一邊去說話。我又昏昏欲睡了，馬克吻別我時，我也半醒半睡的。

只有這些了，雷大夫。希望這就是你要的卷宗資料什麼的。

第九章 「他從不想去亞馬遜」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想着，若萍在家裏稱了兩年霸王，不知道對威羅有什麼反應。她會不會打他？可能她假裝愛他的拍拍他臉，然後突然一拳揍過去。小女孩不會和女人有太大的不同。她是糖、是香料、是一切美好的東西——只要她是女王蜂。但如果有別人入侵了蜂窩嘛……

說到蜜蜂，馬克就嗡來了，打斷了我的思潮。他哼著歌，狀極愉快，一隻手上是一大捧的紫丁香，另一隻手上是一本書。

「娃娃，學校結業了。假要放到九月。再沒有巴喬治那種調皮搗蛋的學生和他的難聽笑話。再不要……」

他把書扔到靠床的椅子下。馬克正爲了放長假而欣喜若狂，殷小姐端著一個碟子進來。她是一個金髮高個子。馬克看着她的那付樣子，他倆眉來眼去的，使我咬牙切齒。

她離開以後，馬克拉了一張椅子，在我床邊坐下。我希望他不會注意到我眼睛發綠，但我想

他注意到了。他憐愛的望著我，一直拍我的手，好像很爲我難過。

這時，何醫生來了。「今天早上，我們的小女孩好嗎？」他愉快的問。

「小？」馬克說出好大的一個問號。「你剛才說『小』？」

何大夫投給他特別的一種表情，很快的，搖一下頭，他以爲我沒在注意。然後他從頭到腳的檢查我；但我一點感覺也沒有。不知道爲什麼，但我問不出來。

「如果妳保持這樣，溫娣，」他說，「妳再過了一個禮拜或十天就能說話了。然後再不多久，妳就能開始用妳的手臂和腿動了。七月中旬我們可以讓妳出院。」

「和新的一樣好，」他補充道。

馬克露出可笑的表情。

「溫娣現在雖然口不能言，」馬克告訴他。「但是她很會表達意思。」

「瞧她那一對慧黠的大眼睛嘛！」何大夫大笑著離去了。

馬克對我說。「霎一下眼表示好，霎兩下表示不。娃娃，我要教妳面部語言和速記。」他解釋他研究出來的系統，運用我的眼睛、嘴唇和額頭。他拿出紙筆，把這些全部寫下來。

這好像是進外國學校去學片語，只是這全是用面部語言。「有疑問的時候，妳用霎眼把它說出來，」他說。「如果實在說不清，妳就霎出每一個字母，每個字母間停頓久一點。譬如，J是

第十個字母，霎十眼下就表示J。有時候妳也可以把字縮短。妳的眼睛會累，但不必常常這樣做。

「注意，溫娣，皺眉表示妳不喜歡。挑高眉毛表示問句、妳不懂或不相信。現在，那重要的三個字的句子——只要噘起妳的嘴唇、閉上眼睛表示我愛你。」

我們很快就能溝通了。

有些像是心電感應。我只提高眉毛，霎出最初的字母，就懂了。我問起若萍，他也告訴了我家裏的其他人。他們都隔著育嬰室的玻璃窗看過威羅，有一天哈大夫帶爸到護士站從閉路電視上看我。此外，除了馬克，任何人不得靠近我。

最後我問了我心裏一直想的問題。我挑起眉毛，霎出「手術」。

馬克還沒來得及回答，那個冒失的殷小姐閃進房間。「到妳休息的時間了，安太太，」她甜甜的說。「哈大夫說妳的眼睛累了一個早上了。」他一定是在護士站裏觀察我的。

我看著馬克，皺眉……又皺眉。他甚至沒注意——他的眼睛被殷小姐勾去了。

第十章 「為什麼是我?」

安溫娣錄音帶——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錄音

六月十二日下午

我醒過來的時候，馬克還坐在椅子上看主日學校課本。一半的時間他望著穹蒼，若有所思。我希望他不是在想殷麗莎。

他看見我醒了，立刻放下書趨近床邊。「我能爲妳做什麼事嗎，親愛的?」他問，我用霎眼語言表示「沒有。」

他說他剛才去餐廳吃過飯了，食物很好吃。

我不頂關心餐廳食物的好壞。我的心裏有好多大事。我再一次的提高眉毛，霎出「手術」這個詞。

馬克坐下，執著我的手。我希望我能有所感覺，但是那就好像你睡著一樣的渾然不覺。好像

手不在那裏。

終於，他說：「溫娣，妳記得我們曾一起看過的『第十二夜』嗎？有些人天生是偉人，有些人是練成偉人，有些人則是受制於偉人。」

我霎一下眼睛，不知道莎翁和我的手術有何關連。

「呃，」他說，「你屬於後者。」

然後他告訴我，我成了歷來醫學上最大一幕戲的明星。我甚至於是為更偉大的功業而生的前驅者。當新聞公諸於世時，也就是在新舊世紀交接時，我會出名。

他每說一句話，我就更迷惑了。到底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終於，他開始井井有條的說了。「妳上了手術枱做剖腹生產以後的事，妳還記得嗎？我霎一下眼，稍停，霎兩下，表是「是」和「不。」

我還不能告訴他對死亡的體驗。必須等到我能大聲說話的時候。

「手術以後，妳差點死了，」他說。「若不是何醫生和哈醫生，妳現在就不會躺在這裏，一天一天的康復了。若萍和威羅就會在沒有媽媽照顧關愛之下長大。至於我，將成為世界上最寂寞的男人。」他傾身吻我，淚光盈睫。

他繼續說。「他們替妳動手術，這個手術很不平常，有好大一羣實習醫生來旁觀。」

於是我突然憶起我其餘的經驗。關於兩副軀體的事，如電光石火般全變得非常清楚了。

馬克一直在說著，不知道我的心正在告訴我什麼。「妳知道器官移植。如今世界上有好多人帶著別個人的心或肺或脾臟在走路。若不是別人在自己用不上那些器官時捐獻出來，那些人現在也是在黃泉之下的。妳不也是立志把身體捐獻供醫學研究的嗎？」

我同意。但他什麼時候才會說到軀體的事呢。

「呃，哈大夫和何大夫把它更推進了一步，」他說。「這就像阿姆斯壯登陸月球，人的一小步却屬人類的一大步。」

我摒息靜聽。

「他們移植了一副完整的軀體。而妳正是那個幸運的女孩！」

原來如此。推出手術室的那一副軀體是我的。只不過它死了，我却活著。事實上，此時我是相當高興能够活著的。當你幾幾乎喪生時，生命眞是很美好的。

「為什麼是我呢？」我怎麼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得到第二副軀體的人？為什麼他們不排一個頻死的天才，一個對人類眞正有貢獻的人？我除了自己的家庭以外，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的。

這時，雷醫師，進來了。馬克告訴你他剛才說的話，但我確知你已經知道了，雖然你假裝不知。

我從未想到我應該高興猴子和人類有共同的祖先。但是爲印度猴的事感謝上帝！特別是陸瑪麗那羣猴子。

馬克告訴你，我剛才正在問「爲什麼是我呢？」

時機，你說，是主因，也是緣份吧。我在恰當的地方、恰當的時間、遇上恰當的人。這個想法已經很久了，是時機爲它帶來結果。

你說你們爲了對人的選擇曾有過無數的爭論。科學人才和普通人、男人和女人、年輕和年老等等。腦部研究手術組的成員和有關者終於決定，一個天才並不比被愛的人對人們更重要。結果，他們優先考慮一個聰明的年輕母親。

「推動搖籃的手也推動著世界。」

當他們達成協議時，缺的就是一副健康年輕的軀體和一個健康年輕的頭腦——這種組合有最大的活存機率。所以我不必爲了中選而太過陶醉，是嗎？

你知道，雷醫師，我用我自己的語言複述你的陳述。你說的好得多。你說完的時候，我知道「爲什麼選我」了。

你離開以後，我開始想，我得到的是誰的軀體，是那一種軀體。我挑起眉毛，耍出「軀體」。

「過幾天妳就能說話了，溫娣！」馬克說。「我們到時候再討論吧。妳的眼睛太累了。」

他的表情黯然，我不知道是什麼不對勁。這一天也眞够我受的了。

第十一章 「你現在是個大女孩了」

安溫娣錄音帶——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紀錄。

六月二十日

六月二十日的早晨，溫暖而陽光艷麗，是少有的使人發興打高爾夫球和上教堂的星期天。即使是躺在床上，我也是很高興的。活着，又能够再度說話，即使是耳語，也是美好的。女人沒有聲音就好比水手沒有女朋友或小鳥沒有翅膀。

當然，我還不大能活動。但我知道我要永遠的走出這個房間，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我等不及的睜着眼睛盼馬克來，跟他說哈囉。哈醫師說我不久就可以五音俱全了。眞該送哈醫師一支紅色的大玫瑰！

我千頭萬緒的想了好多事——幾乎是想別人的事。不，不是。現在是我的了，至死方渝。有時候，思潮有如走馬燈一般繞個不停。

在這個星期天馬克穿着新的藍色運動外套來了。他的眼睛湛藍如海。多麼英俊的一個男人呵！他仍然能牽動我心深處的濃情蜜意。

「嗨，蜜糖，」他彎腰吻我時，我輕聲說。接下來的事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叫別人聽到會笑我們傻。

過了一會兒，我提醒他，現在我能說話了，我們有事情要研究，我的軀體列爲名單上的第一要事。不知爲何，他的表情像一個被人抓到正在偸吃糖的小男孩。

「妳不要先看看妳漂亮的臉嗎?」他問。他在拖延時間。他拿出一面袖珍鏡子。除了有些蒼白，我看是和以前並無二致。我做個鬼臉，叫他把鏡子拿開。

「在我們討論以前，」他說，「我要念一句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愛若是會見異思遷，便非眞愛。」

馬克很嚴肅的說。「記住這一點，溫娣。」

「愛若是會見異思遷，便非眞愛，」我低誦。「現在，馬克，告訴我，我有了怎樣的改變。」

他深深的望着我，執起我的手。「妳現在是個大女孩了，溫娣，」他說。

「那是什麼意思，馬克?」我著急的問。

「多大，馬克?」

他放下我的手，站起來，像一名立正的士兵，把手比在他的耳朵上方。「大約這麼大，蜜糖。」

我的嘴巴張開成一個大的圓形。此生的第一次，我說不出話來。以前我多麼羨慕選美會中高大的女孩。我多麼、多麼希望能像高個子一樣，方便投籃。有時候，我甚至禱告要長高。

但那是小時候。等我後來年紀大一點，開始約會的時候，我反倒喜歡扮小了。能够和小個子、大個子、中個子的男孩都約會，多好。我喜歡他們對我表現保護姿態……你知道，諸如開門、提箱子、拿東西之類的事。然後馬克出現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喜歡矮女孩。

我猜，不管什麼模樣，你都不希望有太大的改變，卽使是變好。你已經習慣了原來的你，那個模樣是使你最舒服的。所以應該小心祈禱。你可能會如願的！

馬克鬱鬱不樂的站着，手仍停在他的耳朵上。「現在我們可以跳貼面舞了！」他故作高興的說。

他眞的不快樂嗎?我突然想。

「馬克，」我細聲說，想知道得更多。「假如我是一匹馬，我是賽馬、拉車的馬還是名種馬?」

「我們來看，」他說。

「我看不見頸套以下，」我告訴他，「所以必須由你去看，然後形容給我聽。」

他做了——一吋一吋的——使我感到他以前曾仔細看過。

「妳是一個身段很好的女人，」他下結論。

「你不能想個比較樸素的形容詞嗎？」我悲哀的問。

這時，殷小姐端着下午的點心泡沫牛乳進來了。不知道她有沒有在護士站觀察。

她離去以後，馬克自然的說，「若穿護士制服，妳會像殷麗莎。」

「好極了，」我拈酸的說。「那你就可以用你的眼睛追踪我了。」

「別那麼說，溫娣，」他說。「男人不看女人的話，他一定是……何況，我只是想爲你找個貼切的描述。」

他用長吻停止了我的回答。「說到追踪，」他低語，「看同到家裏我會不會饒妳。」他說着意味深長的眨一下眼睛。

「但是，馬克，」我想把聲音提高，「我本以爲你只喜歡小個子的女孩。」然後眼淚就不爭氣的順頰而下了。

「人不會改變想法的嗎？」他說着掏出手帕，特別溫柔的替我擦眼睛和面頰。

「我也不確定我要你怎樣，馬克，」我挺不自然的說。

「女人！」他搖頭。

「你不懂，馬克，」我說。「可能我心裏一直會覺得自己矮小。」

「哦，溫娣，妳會適應的，」他說。「妳會適應的——不然我就不叫安馬克。」

「玫瑰若是換一個名字，它的香氣仍是甜美的，」我反擊，露出一抹疲倦的微笑。

「那才是我的好女孩，」他笑了。「那才是我的好女孩。」他臉上有如釋重負的表情。

「你仍然愛我嗎？」我問。這好像是一個很神經兮兮的問題，但他能懂。我們意思都溝通以後，柏護士宣佈，到我午睡的時間了。

我很高興是她而不是殷小姐來。我那時候不想見到麗莎。別問我爲什麼。

午睡後我想着我的新身材。我告訴自己我並沒有比生完孩子或中年發胖的女人那麼痴肥，也沒有買比結婚禮服大五號的衣服。少女不也會在一年裏竄高六吋嗎？

這說法不好。於是我另外想個理由。我想着我們的朋友。狄克和瑪麗，去年他們收養了一個小女孩，叫做美蒂。他們愛她比一般父母愛自己的子女更甚。而且引以爲榮。

嗯，我的軀體也是領養來的。我決定了。好好愛護它，一定很快就使我覺得它屬於我，就像

美蒂屬於狄克和瑪麗。

馬克又回到我床邊。

我扼要的跟他說了一遍我的想法。他似乎很喜悅——，但仍有些疑慮。有誰能肯定別人的思想呢？

「我們的預算怎麼樣？」我問。「我差不多要買一櫥的衣服，從褲子到外套。哦，眞快樂！」

「溫娣！說得也是。妳現有的衣服甚至於遮蓋不住一些重點部位。」

「我有新聞告訴你，馬克，」我說。「你必須親自去替我選購我的第一批衣服。否則我出院的時候將衣不蔽體。同時，我不知道我該戴什麼尺寸的胸罩。」

「我也不知道，」馬克滾動着眼珠說。「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妳的胸罩不必加襯墊。而且，對女人還有什麼比新衣服更重要的事？」

馬克說完抬起脚，學模特兒的樣。我再一次的感覺到他不願介入任何嚴肅的話題。

「坐下，」我說。「女人不只是個衣服架子和性感物體，你知道。」

「請問殿下希望討論什麼？」

「我要知道我有的是誰的軀體，我認為我們應該對那個家庭表示感激。」

「溫娣，別傻了！」馬克毫無笑容的氣炸了。

「哦？」我說。

「那可能導致各種複雜性。法律上，我們是清白的，但在有些人的心裏，仍關係到人道的問題。」

「她把遺體捐贈給科學的，就像我一樣，不是嗎？」我問。「那不够證明一些事嗎？如果她從天堂裏向下望，她會很高興有人這樣善用她的軀體。」

「妳的邏輯令我訝異，」馬克說。「她的丈夫可能和妳的感受不一樣。」

「那你知道她是誰囉？」我問。

「當然不知道，」馬克回答。「她的身份將永遠不對我們揭露。同樣的，她的家人也永遠不知道科學如何利用她的遺體。」

「你可知道任何關於她的事？」我堅持。

「只知道她是一個年輕的犧牲者，在意外中毀壞了腦部，」他無力的說。

「還有一個問題，」我說。「那你怎麼知道她有丈夫？」

他又是一付手伸在糖罐裏被逮着的樣子。我確信他知道的比說出的多。

「那只是一種假設，」他用一種比較鎭靜的聲音說。「妳這個年紀的女人，大多數都是已婚

的，不對嗎？現在，我們來談一些比較令人愉快的事情吧。妳可曾注意到小威羅長得好快？還有，我還沒告訴妳，昨天晚上若萍說了些什麼。」

我知道再逼也逼不出個名堂的。至少，得等到他下一次來訪的時候。此外，我想知道若萍說了些什麼……

附錄 「有一次謀殺，就還會有下一次」

人類的軀體眞是妙不可言。我在這裏，用我的手和手指握着筆在寫。感謝哈醫師和何醫師——我可以說話，我可以走路，我可以唱歌、看書、打字和玩橋牌。我很快就會跑和跳舞了。我可以爲所欲爲。呃，幾乎是。

如果生命無虞，活着就是可愛的。

我有理由懷疑上個星期四的晚上有人想要殺我。沒有人會相信的，包括馬克在內。醫師和護士都想說服我，我是做了一個惡夢。那是惡夢沒錯，但眞的發生過。

馬克相信了我是在做夢。他甚至於無意再談它。「妳愈說倒愈像回事了，」他說。「忘了它吧。幸好麗莎給妳注射了那一針。過兩天妳就一點也記不住了。」但是，他的眼睛裏有一抹難以言喻的神情，使我認爲他認出我被暗算的事件。

有時候，馬克認爲我過份焦躁，像媽媽。

我不懷疑馬克說叫我忘掉那件意外是正確的。所以我現在要把它寫下來。他說的那一針是使人忘記一場惡夢，或以前曾經發生過而根植在潛意識中的記憶。那要一個禮拜也不見得奏效。它仍在實驗階段，但在有些核准的醫院中可以使用。

繼續說我的事吧。本來一切都好端端的，直到星期四的晚上，殷小姐給了我安眠藥，走出房間以後。不知何故，我不信任殷小姐。但是，我必須承認她是一個盡責的護士。

我本不以為那天晚上合該有事發生。我的情緒不低落，我很歡欣。躺在那裏，想我的進度，和過去兩週的成就，是一件賞心樂事。

後來我開始想，把軀體送給我的，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她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婦女？她可有孩子？她的興趣和專長是什麼？她對生命、上帝及活在這裏的感受如何？她對男性有魅力嗎？如果她有丈夫，他像馬克一樣愛她嗎？

我在冥思中一定打了個瞌睡。有時候睡蟲突然降臨，我會扔下一切正做到一半的事而昏睡。

當我再度有意識的時候，床邊的時鐘指着兩點三十分。我可以聽見我房門外大廳中有模糊的脚步聲。護士穿的橡皮底的鞋子特別輕巧，毫無聲息。和這種脚步聲有所不同——這像是男人的。這時候該不會有醫生來檢視我吧。

我從床上坐起來，聆聽。門開了，脚步聲停下，那麼寂靜。過一下，又發出聲音，這一次聲

音更近了。

就著窗下透進屋裏的光線，我看到一個高大强壯的人影。他的手中有電筒，他在找我的床位。然後他抬高光線，照着我的臉。

我退後，打開電燈。在他搶着關掉燈的幾秒裏，我注意到他穿着熟悉的醫師白色外套。我放心了。我想，他可能是新來值夜的助理醫生。

他的外表使我有不喜歡的印象。他有紅頭髮和同色的短鬚。好像他的衣褲很久沒燙過了。他眞需要理個髮。

我等他自我介紹。他却只喃喃地說：「眞是個蠢透的實驗——他們怎麼容許這羣驢蛋幹這種事？」

我嚇得說不出話來。

「不管妳怎麼說，」他繼續氣憤的說，「實質上，這仍然是謀殺！」

我漸漸的有點明白他指的是我的軀幹移植。我想，這人是瘋了。

我感到全身毛骨聳然——好像我把時鐘撥回了六個禮拜。只是這一次的毛骨聳然中，還加進了令人麻木的恐懼。我的心思一片空白。好像我已經被他的瘋狂捕捉了。

他停下來呼吸，然後又開口了，仍然是厲聲的低語：「有一次謀殺，就還會有下一次。世人

必須永遠不知道五月的那個夜裏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精神病醫師必須為了下一代保存人道。」

媽媽常說我有動物本能的嗅覺力。當時我就知道要出事了。他的意圖單看他手持電筒就很明顯了。我懷疑的只是方法。

在吃盡那麼多皮肉的痛苦以後，我要這樣終此一生了嗎？我捐贈遺體的意願落空了嗎？若萍和威羅要變成沒娘的，而馬克將變成個沒老婆的人嗎？我沉默悲戚，而他繼續站在那裏，想攻擊我。

他終於捏住我的頸子，我，做了女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做的事。我尖叫。

有點奇蹟的，我的喉頭輕鬆了。尖叫聲又大又刺耳。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一位護士和兩名醫師把入侵者拖到屋外。雖然昏昏沈沈的，我還辨識得出有殷小姐和何醫生。我聽見他說：「老傅！你怎麼做出這種事！」

幾分鐘後殷小姐又回來，很快的給我打一針——沒有問我出了什麼事。我立刻沈入無夢的睡眠中。

次晨，畢太太端我的早餐來。她拉起窗帷，陽光瀉入，一切都溫暖起來了。「早安，溫娣，今天早上好嗎？」她彎腰把我頭下面的枕頭拉直。

這個動作使我又想起昨晚的恐怖，差一點又叫出聲。

「妳今天早上看起來不太愉快呢，」她說：「要我幫妳什麼忙嗎？」

畢太太有母性的光輝，我很快的把昨夜的經歷和盤托出。她同情地聽，但顯然不敢相信。可能她聽過其他的病人訴說過類似的惡夢。在醫院的病房裏，有時候很難分辨真實與虛假。

「好可怕的夢饜，親愛的，」她說。「別去想它，妳很快就會忘記的。妳看看窗外那燦爛的陽光。不會覺得好開心嗎？」

平常會的。但今天早上我沒心情欣賞陽光。

我想把這事告訴你，雷大夫，於是我問畢太太我能否見到你。「抱歉，」她說。「雷大夫出城去授課了。你知道，常常有人找他演講。要到這個週末才會回來。」

突然，我想到我聽見何醫師在大廳外面叫的那個名字。「這裏可有一位傅醫生？」我問。

「傅醫生？啊，有，傅史提。」

「他是專業醫生嗎？」

「他是精神病醫生，」她好像欲語還休。

我決定套她一些話。「他和雷大夫一樣好嗎？」

「哦，天，不，」她不假思索的說。「可不要說出去喔，有時候我覺得他自己正需要一位精神病醫生。」

我聽得笑了。「妳爲什麼會這麼說?」

她想了一下。「我也說不上來。他是個很專心的年輕人。把世界的責任都擔負起來。他難得笑。我想他缺乏幽默感。」

「我覺得精神病醫生需要看輕鬆的一面，才能保持理智。」

「我與妳有同感，溫娣。傅大夫堅決的相信，精神病醫生有責任保存道德。但道德這個想法範圍太大了。」

「傅大夫長什麼樣子?」

「像是他需要妻子、母親、或一位女性來照顧他。」

「那，這裏多的是單身的護士啊。」

「他大約從不注視女人的。如果他需要……妳知道……他可能去最近的一家應召站，還能省些時間。」

「他倒認爲那種行爲與道德無關了?」

「可能……我不該跟妳說這種事的，溫娣。」

「那正是我喜歡妳這位護士的原因，畢太太。妳有空陪我聊兩句。」

她笑着收拾早餐碟。「只是我和妳之間的悄悄話喔，溫娣。」她說，「妳是我喜歡的病人。」

她走後，我想，可能我眞的是做了一個惡夢?若是，怎會有傅這個姓氏呢?

何大夫來了。他外表的神態都是令人安心的，但他的眼中却似有所戒備。

「早安，溫娣，」他像平常一樣熱心的說。「聽說妳昨晚作了一個惡夢。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如此。等妳打的那一針奏效，就會忘了它的。」

「你怎麼知道我打了一針。」

「殷小姐沒有獲得准許會給妳注射嗎?」

「那你昨晚也在場了?我似乎聽到你在大廳裏說話。」

「沒有。我在急診室當班。她打電話下去請示的。」

我懷疑他是在說謊。

「你想不想聽聽我那個所謂的惡夢?」我問。「我仍然認爲我當時很清醒。」

「不要，你留着講給雷大夫聽吧——如果他回來的時候妳還記得的話。一再的複述對妳無益。何況，今天早上我還有好多的事要做。」

他匆匆檢查完，就出門了。

我拉直枕頭想看點書，却怔住了。白枕頭上分明是一根淺紅色的頭髮，那不是我的頭髮。

只是一場惡夢嗎?

又及：這時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以前的事件了。好像它從未發生過。若非當場記下，恐怕現在早忘光了。那倒好。不知後來傳醫生怎麼了。我希望我軀體移植的秘密也能不外洩。眞高興我們要去佛州了！

安溫娣 7・21・99

第四部　搬去奧蘭多

第十二章　「我想我懷孕了」

七月下旬一個星期五的早晨，他們佔了三個座位飛往奧蘭多國際機場。飛機把他們帶進雲海中，看不見下面的視界。在空中飛翔，促使馬克有介於兩個世界的刺激感。

若萍在翻閱圖畫書，渾然不知正在離開她短短兩年中的故居。威羅依偎在溫娣胸前，小頭歪在一邊睡着了。

離開醫院前，周遭有好多人來吻別，流下惜別的眼淚。溫娣和每一個照顧過她的人都成爲膩友。或者，應該說幾乎是每一個人。殷麗莎未曾出現在道別的行列中。

離院的前一夜，歐老爹被准許探視他的獨生女。

一聲喜悅的「嗨，爸爸！」她飛奔進剛從電梯裏出來的爸爸懷中。

他們把臂同行，熱烈的交談着。他似乎沒有感覺到任何改變。完全的，眞正的沒有感覺。

後來他離去時，在電梯裏撐住門說：「再見，」眼睛裏溢着淚光。「別忘了，妳永遠是爸爸

的小女兒。」然後門關上了。

「妳爸沒有說到妳的新身材嗎?」馬克奇怪的問。

「沒有，」溫娣說。「我想他根本沒注意到。我們太熱衷於互探消息。」

「眞好玩，馬克，」她補充。「他在這裏的時候，我也沒想到身材的事。」

溫娣抱着小威羅從飛機走道上回座時，臉色很蒼白。「怎麼回事，蜜糖?」他著急的問。「旅程令妳太疲倦了嗎?來，我來抱威羅。降落前，妳閉眼睛休息一下。」

「沒什麼，我只是好像有點暈機。」

「媽咪太大了!」若萍插嘴。自從她昨天與溫娣重逢以來，她每隔一小時就說一句「媽咪太大了。」

「噓，若萍，」馬克說。幸好她還不太會說話。

那天晚上馬克和溫娣坐在他們新家客廳的沙發上。他們吃着洋芋片並肩看電視上的能源節目。小孩子都在樓下臥室裏睡了。

這棟農場式水泥磚砌的房子太舒服了。「簡單得可愛，」溫娣說。典型的老式房子，有三間

臥房、兩套浴室，這間客廳有遊戲室的兩倍大。一座游泳池，它的豪華是附近鄰居家所沒有的。他們眞是等不及第二天才去用這個池子。

有古色古香的中國櫥櫃、一張維多利亞的椅子、一對大花瓶。他倆對古董漸漸有了興趣，溫娣趨前審視裝飾碟下面的標記。

馬克起身抓了更多的洋芋片，關掉電視。「我們來個裸泳吧，」他突然說。「何必非等到明天早上穿上游泳衣呢?」

溫娣打個呵欠。「我有個更好的主意，」她說。「我們早一點上床吧。我累壞了。」

這一說倒提醒了馬克全身骨頭都在酸痛。他剛碰到床就沉睡了。

好像是一分鐘以後，溫娣把他搖醒。他看一眼昏暗的時鐘。十二點差五分。

「我睡不着，」溫娣說。

馬克突然想起他長久以來多麼渴望着有她的陪伴。他很高興在黑暗中她無法看見他的臉。他把她拉過來，溫柔的吻她的面頰。

「讓妳再休息幾天，娃娃，然後我們……」

「我很高興我們沒有，馬克，」她打斷。「那只會使事情更複雜。」

他覺得好像被鎖在冰箱裏面。「什麼事情？」

她坐起來。「馬克，」她小聲的說，「我想我懷孕了。」

「懷孕？懷孕？」他昏眩的說。

「溫娣！」他捩開燈。「不要那樣嚇我！」

他的眼睛怒張着。眼淚如一彎細流般沿着她的臉頰流了下來。

「哦，蜜糖，」他把她拉近說。「妳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妳一定做了惡夢了。」

「不，馬克。我還沒睡呢。」

「如果妳還是妳，」馬克說。「我可能要懷疑我不在醫院的時候妳做了什麼事了。我聽說有些醫生私德敗壞。」

「哦，馬克，」溫娣說。「我希望你不致以為我那麼沒有……沒有人會想到……」

「別轉變話題，」馬克插進來說。「妳憑什麼想到妳懷孕？」

「呃，快兩個月了，」她說，「我沒有月經來。上個禮拜，我吃不下早飯。今天在飛機上我也好難受。」

「妳在醫院裏怎麼不提？」

「我到現在躺着才想出來的。」

「何大夫可曾告訴妳，妳的軀體需要一段適應時間？」

「有，他說過第一次的月經可能晚來。但我還是躭心。」

「反正今天晚上是沒辦法了。希望明天早上能搞個清楚。」馬克關上燈，翻個身閉上眼睛。

「馬克！」溫娣又搖他。「那是誰的嬰兒？」

「我確信，溫娣，」他故作平靜的說，「腦部研究的外科醫生一定先替妳的軀體做過驗孕檢查。」

「對，但是如果那個可憐的女孩和她先生在意外發生的前一天夜裏同過房呢？或甚至那天早上？其結果不會那麼快從檢驗中顯示出來。」

「我想那只好墮胎了。」

「我知道我們都做不出這樣的事。說不定這是那個可憐的男人亡妻留給他的最後一線希望。」

「容我提醒妳——他對這事一無所知。」

「但如果是個男孩，長得和他一模一樣，有一天兩人相遇呢？」

「那有那麼巧的事。」

「馬克，」溫娣說。「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會是誰的孩子——眞正的父親還是我們的？」

「當然是我們的。」

「法律上是。道德上卻可能是那位眞正的父親的。至少那是我們能爲他做的事。但是，當然我也捨不得拿掉這個嬰兒。」

在黑暗中，馬克無望的搖搖頭，伸手抓住溫娣的手。她繼續說。「這不同於人工授精，你知道。人工授精至少還有母親的基因。這嬰兒不會有我們的基因。這等於是領養的孩子。」

「上帝，溫娣，」馬克提高了聲音。「我再也不要聽他有沒有誰的基因了。我不要妳生下這個嬰兒。」

溫娣靠過去親他一下。「晚上的這個時辰不必太認眞了。明天我去佛州醫院驗了孕。他們立刻就有結果的——準確性百分之九十。」

安馬克　一九九九　七月廿八日

又及：溫娣不必去做檢驗了。造物主收回了它。但那究竟該是誰的孩子呢？

第十三章　「媽咪太大了」

好熱、好大的霧。早上電話鈴響的時候，我們正在陽台上喝第二杯咖啡。「妳的，溫娣，」馬克在廚房裏喊。

「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什麼人會在早上八點打電話找我？」我一路撿若萍的玩具。

「是妳媽媽，」他按住聽筒說。他面現憂戚之色。「最好告訴她這裏一團糟。」

「我不善於說謊，馬克。」我太清楚現在傳進她耳朵的話，在她下一次的社交場合中會從她的嘴裏悉數傾出。

我在椅子上坐下，拿起電話。母親的聲音溫和而關懷。「妳覺得如何，寶貝？」她說。「妳父親剛才告訴我今天早晨你們到了佛州。他說他不要我耽心，所以今天我陪他來到芝加哥開什麼年會的時候，他才說出來。我還沒搞清楚妳爲什麼去那麼老遠。我好耽心妳，蜜糖——在醫院裏住了那麼多個禮拜。而且他們不讓我去看妳。甚至不准我打電話。」

她開始哭了。

我自己也悲從中來，但是盡量控制。「聽到妳的聲音太好了，媽，太好了。我眞想妳和爸，都想病了。」

「妳父親承認了我們離開的前一晚看到了妳幾分鐘。我眞不懂爲什麼他們不讓我一起去。母親難道那麼不被重視嗎?」

「我不知道，媽。我眞的不知道。大多數的醫生都是男性沙文主義吧，我猜。他們可能想，爲了病人着想，女人太情緒化了。」

「我太情緒化?」她說着又哭了。

「現在沒什麼好哭的了，媽。我恢復了，威羅也健健康康的生下了。」

「那醫生爲什麼把妳送去佛州——而且不聲不響的?」

「他要我走遠一點可以得到良好的、長的休息。回到家裏，親友來來去去，妳也知道的。」

這個解釋合情合理了。

「妳到底經過了些什麼手術，親愛的?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剖腹生產要住院六個禮拜的。」

「那妳現在聽說了。」

可憐的母親。我眞恨自己那樣回答她。但我還能怎麼說呢?

「我想起來了。馬克最先打回來的電話裏，妳父親有些什麼不懂的地方。我記得，他不懂精神病醫生和神經科醫生怎麼會介入產科病例。妳眞的沒對我隱藏什麼嗎，親愛的?妳不是患了什麼不治之症吧?」

「沒有，媽，沒有。我好得可以再活個八十年。可能更久。」

「我想搭飛機去幫助妳，蜜糖，但妳爸說他這裏需要我。而且他要到冬季才能離開這些公務。」

「謝謝妳，爸爸，」我無聲的說。

我深深的呼吸，然後回答她。「我感激妳的體貼，媽，眞的。妳不會喜歡現在這邊的氣候。好熱，今天早上九十八度。妳最怕熱的。倒是我省了照顧妳。」

媽媽沒有在聽。「哦親愛的，我們說了半天，我都忘了影像按鈕了。我得好好瞧瞧我的小女孩。好久不見了。」她打開她的按鈕。

我也打開我的影像按鈕。我很高興戴上了珍珠遮住我的疤痕。如果有任何人會注意到那條不明顯的痕跡，必是母親無疑。

「妳看起來眞的很好，親愛的。」媽說，「比我預期的好。」

母親看來比兩個月前至少蒼老了十歲。都是我不孝，使她躭心的。

「妳沒什麼吧，媽?」我問。「儘顧着談我了。」

「我不是打電話來談我，」她堅決的說。「溫娣，我真不願說，但妳好像胖了好幾磅。生第二胎有時候會這樣的。」

「我會做運動減肥的，」我說。「我躺太久了。」

若萍突然跑進廚房來拉電話。「我跟外婆說，」她叫道。

我把聽筒湊到她耳邊。「跟外婆說妳好，然後出去玩。」

「哈囉，小若萍。」我聽見媽的聲音。「妳今天有什麼事要跟外婆說?」

「媽咪太大了!」若萍說完就把電話還給我了。

「奇怪，妳懷孕的時候她都沒那麼說嘛，」媽說。「怎麼覺得妳好像也高了點。事實上，大了好多。」

我覺得像一隻網中魚。然後，突然靈機一動。「哦，媽，」我說。「我敢打賭我們這邊的影像焦距不對。我這是第一次用這個按鈕。他媽的!」

「我不敢相信我的小女孩會講這種話，」她快昏倒了。「妳在我們家從沒聽過這樣的粗話。」

「對不起，媽。」

然後她又展顏笑了。「妳說的對，怪不得呢，害我躭心一場，一定是妳還沒學會操作這種影像按鈕。我下次打電話，妳就會更像我的溫娣了。」

傳來威羅的嬰兒哭聲……得救了。

「是嬰兒在哭嗎?」媽問。

「是，妳的外孫要奶瓶。我得去沖奶了，媽。」

「奶瓶?」她驚奇的問。「妳自己餵若萍的，我以為妳也要哺育老二。」

我怎能告訴媽我不能餵奶，因為我的軀體不發奶?

「那小兒哭得太響，媽，我聽不清楚妳說的話。」

「妳去把他抱來，讓外婆看看他的小模樣。」

我知道如果我站起來，媽就會更確定我的高大不是焦點不對了。

「我一個字也聽不見呢，媽。謝謝妳打電話來。我過兩個禮拜打電話給妳。現在，再見了。」

然後馬克走進廚房了。「又出現危機了，」他說完開始吹口哨。我懷疑他一直在分機上聽。

「溫娣，妳怎麼會說出那樣的話?我和妳媽一樣吃驚。」

「可能那是配合我的新軀體吧，」我說着扮個鬼臉。

下午，馬克看孩子，我去超級市場。

「請替我拿一罐桃子下來好嗎？」我不加思索的請求店員。在老家，我總是請人幫忙拿上層的貨品。

「當然，夫人，」男孩有禮的說。我謝了他就推車走了。

他不知道我有順風耳。幾分鐘後，我聽見他向另一名店員抱怨。「看到那個女人嗎？」他在低聲音說。「她要我替她拿上層貨架的東西，眞是懶透了。她恐怕比我還高五公分呢。」

另外那個店員說：「我樂意替她拿下任何東西，包括她的衣服，顯然她身材眞健美豐滿呢！」

我整個臉都紅了，趕緊奪門而出。

我眞的與以往的我並無不同。不管是好還是壞，我的心裏仍是那個舊的溫娣。人類是有些基本上根深蒂固的東西的。

馬克打算向經理報告那兩個店員的事。「我要親自去教訓他們，」他氣憤的說。

我勸他，我無意使任何人因爲我而失業。而且，也不全是他們的錯。

「我們也該找點樂子！」氣消以後，他說。「我們出去玩玩，忘掉這些無聊的事。」

「上那兒，馬克？」

「賭賽馬怎麼樣？我們可以請對面的女孩來帶孩子，我們十一點就可以回家了。如果她有麻煩，隨時可以找她媽媽。」

那天黃昏時分我們出發去兩哩外的華頓賽馬場。我們約定各人管各人的賭注。

「可能回家時，我們已經變成百萬富翁了。」

「傻子和他的錢很快就會分開的，」我大笑。

這時第一場賽馬宣佈即將開始，馬克衝到窗口去看。

他走了，我研究進度，找我的馬。珍妮，她跑第三。顯然她不太知名。比數是廿五比一。我不在乎她的優劣或比數。我只是喜歡這個名字，如此而已。

馬克的馬結果跑了個最後一名。「至少他還跑完了全程」馬克爲他的選擇辯護。「好多馬不肯跑完的……妳挑了馬沒有，溫娣？」

我告訴了他。「妳沒有機會的，娃娃。什麼使妳挑一匹像珍妮這樣藉藉無名的馬——而且整晚只賭這一匹？」

「瞧誰在大發妙論唷！」

「好，至少我不把全部錢孤注一擲。我遲早會贏的。但妳賭到第三回合就要破產了。」

「別那麼肯定，馬克。我有預感今晚珍妮會暴出冷門。有那樣的名字，她怎麼可能失敗?」

「怎樣的名字?」

「珍妮正巧對我而言是一個很特別的名字。使我回想到九歲時快樂和無憂無慮的日子。」

「還有呢?」

「而且珍妮是我最親密的朋友。我們什麼都一起做。冬天蹓冰、夏天游泳、一起上學。她父親調職，他們搬走時，我有一個禮拜吃不下東西。我們通信了好一陣子，一直到像孩子們一樣的互相淡忘了爲止。別的小朋友叫我們雙胞胎。」

「怪不得妳賭珍妮呢。好羅曼蒂克。」

「對，她的全名是方珍妮。不過，我都只喊她珍妮。」

馬克突然張大了嘴，手上的馬票也掉下去了。他彎腰去撿，再坐好時，臉還是紅的。他的臉上有一種我不能了解的古怪。他大概以爲只因爲名字而賭馬眞是笨透了吧。

珍妮的騎士是四號。我們趨近欄杆邊看第三回的賽馬。我心裏太興奮，根本沒心去管馬克的悲觀。

比賽開始了，珍妮居於第四。馬克說這不會持久的，末了她必是第七或第八名。珍妮絆過一次脚，但她奮勇向前、向前。播音員的聲音愈來愈興奮，她越過了第三、第二匹馬。終於，珍妮

跑了個第一。我和馬克高興的喉嚨都快喊破了。然後他上去領我們的獎金。一百廿五元!只花了五塊本錢。

「珍妮和我永遠是勝利的搭配，」在回家的路上，我說。

他又現出那種怪異的表情。

安溫娣　8•7•99

第五部　夫妻生活

第十四章 「她只搆得到他的肩膀」

馬克把韋氏大詞典和百科全書依序排列在書桌的後方，而有些內疚的把另一些書放進下層抽屜，再疊上一本筆記。

馬克奇怪黃色書刊都很有趣。學生時代那個男孩沒看過這種書？連他父親也會背着他偷看呢。

英文系辦公室的門推開，走進一位瘦小金髮的女人。她褐色的眼睛很寬、很亮、很清，嘴唇則飽滿而性感。她抹粉紅色的口紅。下巴圓中帶方，很忠厚的模樣。

她那金紅的頭髮披下瘦削的肩頭，露出無袖的洋裝。她的身材像極了以前的溫娣，年輕而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馬克注視着她步態優雅的繞過房間，來到他辦公桌的右邊。「哈囉，」她笑得好溫暖。「我叫馬凱茜，一年級的英文教師，單身！印第安那州韋恩堡出生的。」

馬克站起來回答：「我叫安馬克，新來棕櫚學校，四年級的英文教師，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已婚，兩個孩子的父親，俄州沙格林區出生的。」

他認爲他說到「已婚，兩個孩子的父親」時，他看見她的臉上掠過一抹陰影。但她很快又恢復了開朗。

這將是一位容易相處的同事。出其不意的，他遐思着如果與她兩情繾綣，她會有怎樣的感覺？

他趕緊揮掉這個想法。「妳有沒有碰上教學的困難？這個年紀的孩子眞會把人煩死的。」

「我計畫使他們忙得沒有時間搗蛋，」凱茜說得眉飛色舞。

可憐天眞的小羊，馬克想。她不知道她所從事的是怎樣的工作——新上任的老師都是這樣，等念到哈姆雷特或馬克白的時候，就能領教了。

「如果班上有大男孩調皮的，」他大聲的說：「妳告訴我。我會治他們。」

「謝謝你，不必的，」凱茜有禮的說，把眼前的頭髮甩開。

她纖細的身影隨着揮桌上灰塵的動作而律動。

「一開始就不要對這批高中生太友善，」馬克警告。「新任教師的原則是最初的兩個禮拜不要微笑。妳可能知道，小孩子不會敬太平易近人的老師。」

「感激你的忠告，」凱茜說。「家父也跟我說過同樣的話。你知道，他是韋恩堡高中的校長。」

「等妳忙完，我們出去喝杯可樂，」他說。「學校對面有一家飲料店。再晚一點去就要被吵雜的學生擠滿了。我們可以一面喝，一面研究一下教學的事。」

「我現在就可以走，」她溫柔的笑道。

「很近的路，」他說。他可以聽見樓下傳來的脚步聲。別的老師大概都要陸續來到，準備上第一堂課了。突然，他停下來看她。他注意到她只擠得到他的肩膀。

她仍然笑望着他。

他注視了一會兒，也對她笑。「妳知道，凱茜，」他很快的說，「如果我仍是單身，這會是我們的第一次約會。」

稍後，他們一起走下樓，午後的陽光迎面撲來。

在有冷氣的冰店裏，他感到自己強壯而精力充沛。是因爲溫度舒服，還是因爲有凱茜同座，他不敢承認。她很甜美、可愛。天啊，她眞令他心動。

在返家途中，他一直在想念她。愈想愈恨自己。他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她不是他認得的最美

的女孩。她顯然也不性感。她的身材也不比——不比溫娣棒。

他和溫娣曾經分別太久了。他決定今晚要對溫娣溫存。

他們吃晚餐時，馬克告訴溫娣關於凱茜的事，以及他預料她教高中生一定會碰到的問題。

溫娣以她一貫的傾心態度聆聽，他說完時，她同情的嘆一口氣。「可憐的女孩，」她慢慢的說。「她不知道開始做老師的時候，有些大孩子是多麼桀傲不馴。尤其是年紀沒比他們大多少的老師。」

「在私立學校也許有些不同，」馬克說。「棕櫚高中可以開除操行分數不及格的學生。」

「不管怎麼樣，馬克，我們可以充實她的社交生活。瑪琪剛把他們的房子租給一位無牽無掛的男性。她說他是個很帥的男人。」

「我眞不懂女人爲什麼還麼喜歡當媒婆。爲什麼不讓他們自自然然的各自發展?」

「自然有時需要一些助力，」溫娣笑着說。馬克了解的湊過去吻她的頰。

她在洗碟子。威羅和若萍都洗過澡準備上床了。他感到很滿足，自己也瞌睡了。

他幾乎忘了他先前的計畫——但是沒有忘記。

安馬克 8•26•99

第十五章 「他為什麼鬱鬱不樂」

溫娣以爲馬克已經在他喜歡的那張安樂椅裏睡着了。她不聲不響的在屋裏走動，撿起若萍的玩具，拉直沙發椅墊、拉上窗簾把世界關在外面。

其實，他半瞇着眼把一切看在眼裏。當她彎腰撿躺在他椅下威羅的玩具狗，他們同時站起來，跌入彼此的懷抱。

很明顯的鮑傑克的好惡和馬克不一樣。但這副軀體究竟是誰?它雖有男人對女人所嚮望的一切，是穴居時代以來男人所渴望佔有的女性軀體。但它純粹是動物的獸性。

那麼，他爲什麼鬱鬱不樂?

他知道溫娣也吸引別的男人。有一天他騎脚踏車看到一個人目不轉睛的用望遠鏡看東西時，認爲他是觀鳥家。

「你有沒有看到最近這附近有很多白胸脯的鳥，」他問。「佛州的鳥眞多。」

這人望着他，曖昧的霎一下眼睛。「鳥很好，我想。但是白胸脯的人更有趣。隔壁那條街上有個人在俯臥着做日光浴。多棒的軀體！」他吹出一聲長而低的口哨。

他把望遠鏡遞給馬克，他看到的竟是溫娣。這人永遠也不會知道爲什麽他還望遠鏡的時候，那麽急的加快脚踏車的速度。

也許如果溫娣不是他的妻子，他的感受將會不同。他會樂於注視殷麗莎，在心裏上看透她。也許困擾在於溫娣的個性和軀體不相配。她的行動仍似舊的溫娣，一個甜美的、幾乎是天眞的女孩。她嚴格遵行從一而終的觀念，把一切只留給她所愛的幸運者。

她拉窗簾時，馬克觀察著，她不是眞胖，但也相距不遠了。她的腰上有一圈肉，若不是他很清楚內情，會以爲她是懷孕了。

他知道溫娣無意招蜂引蝶。但以她這種身材，眞是很難避免。拿望遠鏡的男人還只是遠距離的單戀。

馬克閉上雙眼。彷彿凱茜含笑浮現。然後漸漸變成了溫娣。以前的溫娣。他感到一陣興奮，然後心裏升起一把火。

他懷疑有多少男人是在想著別個女人的情況下對自己妻子溫存的。但這有所不同。另外那個女人也是溫娣。

他眼睛睜得大大的說：「我愛妳，溫娣。」

他把眼光集中在她的面龐。

「我也愛你，馬克，」她回答。

他們一起走進房裏。「我好想念你，」她耳語。他心底的火更旺了。

他緊緊的擁住她。

她的手撫弄著他的頭髮，撩撥著他的耳朵。他轉臉面向她。一隻手摸索著她的拉鍊。

她褐色的眼睛深深的凝視他，竟至兩人淚眼相對。「不，馬克，」她說。「我們都還沒有準備好。」

「沒關係的，溫娣。」他更用力的抱緊她。她感到像熄滅已久的火燄，亮不出一星火花。

他用嘴唇搜索她的嘴，發現到她咬住下唇退縮不前。

他挾抱起她，把她放到床上。那是他們相歡的一部份。她也有所感動了。他望著她，低嘎的說：「這甚至於比以前更好，達令。」他壓住她的唇，她變得溫暖而顫抖。然而，無可避免的，他可以感覺到她軀體的僵硬。

「對不起，馬克，」她說。「我已經忘了我現在是個大女孩了。」

「我也是，」他喃喃的說。一刹那的魔術般的解凍現象已經消失，他們都知道。他不確知是

什麼使他停止。他再無心說動她了。她有女人使男人嚮望的一切實質。一切——只除了一點。她不是那個他曾愛慕的溫娣。

他再度看她時，他認為偵察出一抹淺笑——好像她很滿意這個結局。

女人眞是不可解的。

安馬克　8•27•99

第十六章　「沒有了愛，萬念俱灰」

我有點不情願寫這份報告。性是一種享受和解脫，而不是用來分析的。而且，沒有了愛，令人萬念俱灰。

不過，我試著遵照你的吩咐。「溫娣，」你告訴我：「性是妳與馬克生活整體的一部份。妳的快樂完全維繫在妳對性的適應力。老實說，妳的新軀體一開始就會造成問題。一直要到妳習慣它為止。現在，我要妳在遇到問題時寫下來使我知道。妳放心，妳的報告一定受到絕對的保密。我必須知道才能幫助妳。」

我的新軀體已經造成問題了！我吸引來各種各樣的男人，從銀行董事長到超級市場裏的高中男孩。

那我抱怨什麼呢？

我吸引了肉販、麵包師傅。有錢人、家人、乞丐、小偷、醫生、律師、商人……

但我吸引不了馬克。

起初我很高興受人注目。我想，每個女人都喜歡自己性感。但這不是我喜歡的性感。男人看的不是我的面孔。

我喜歡詩意、憐愛和柔情。我要男人保護我。而愛一個男人至死不渝。

聽起來有點病狂，是不？像是抄自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我相信很多女人都有此同感，只是她們不願承認。

現在你別誤會。我絕無與人苟且的問題。

我知道馬克是個健康的男性，有正常人的慾望。我可能不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但是長久以來，我是他的最後一個。我要保持這樣。但是，救救我吧，大夫！

可能他覺得有威脅還是什麼的。前幾天我看到報上一則故事。一個女人動過一次手術以後，瘦了一百二十九公斤。新的身段使她自覺像克麗奧派屈拉或特洛埃的海倫。但她說，她希望醫生指出她的軀體對她先生形成的心理壓力。他不但不以她的新姿態為榮，反而感到不安全。他的不安竟導致他一年後上吊自殺。

現在我確知馬克不會上吊。但是當人以有色的眼光看我時，他很懊恨。他要我衣服穿得更鬆更長，但我不希望看起來像老媽子。

馬克是很忠心的，這一點我有信心。但是長此以往，誰敢說他不會愛上另一個使他想到我本來面目的女孩呢？

昨晚我本來希望能突破這層障礙的。馬克以為我認為他已在安樂椅上睡著了。我知道他半睜著眼在偷看我。他臉上的表情告訴我他心裏在想什麼。

他圈住我，開始像以前一樣的吻我時，我全身立刻像著了火一樣。我猜你知道這種感覺。

但是不知怎的，在他開始為我寬衣時，我開始驚惶了。我喊他住手，我們還沒準備好。現在很難說清楚我當時的感受。我模糊的感到馬克根本不是在對我溫存，他是在對一副屬於別個女人的軀體恣意愛憐。那幾乎等於他對真正的我不忠實。

馬克喃喃道一切都會好轉的。我開始又有了心情。他吻我，我不由自已的反應他。

然後他想用雙臂抱起我，放到床上。往日我們都是這樣的。他說：「這甚至比以前更美妙。」

當然。那是因為我的這副新軀體。我不要那樣的。可能一部份應歸咎於我。我潛意識的有些僵硬。可能我現在太龐大，大得他抱不動了。我不要他像以前那樣抱我。

我流著淚向他道歉。他說他也很難過。他要我和他一起走進房去。但我們都知道反正也不會好了。那時，我猜他也在懷念舊的溫娣。他沒有說。我知道。

你認為我可能是在嫉妬自己嗎?在潛意識裏，我的軀體是另外一個女人嗎?

也許我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去適應。但是馬克的適應呢?我認為他開始溫存時只注視我的臉。開始以後，他就無所謂了。

他仍然最喜歡小巧的女孩。

安溫娣　8•27•99

第十七章　「凱茜，我要妳」

馬克關上門，打一個好長的呵欠。他可以聽到戶外學生的聲音，踢、跑、跳、碰。

然後上課鈴響了。脚步和人聲都靜下來了。這好像是英語系。另一面世界——沒有噪音，只有整齊的書本和六張空桌。辦公室旁邊有一間小廚房，爐上煮著咖啡，還有人擺了一碟自己烘的點心。廚房過去是一間會客室天花板中央懸著一盞彩色的鐵芬尼燈。有一張圓形的橡木桌和四張椅子。放學後，這間客廳常常是用來做母姊會用的。棕櫚中學有它的傳統，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

學生穿藍襯衫配長褲或裙子。一臉嚴肅的校長米埃里博士說，這身制服是與他校學生有所區別的記號。他告訴老師們，他要求的氣氛是：這是一所友善的學校，但不是習見的學校。

棕櫚學校除了一般課程外，還開日文班、芭蕾舞班、藝術班、音樂班。

教職員都是精挑細選來的，每人在一天之中都有一段空檔。馬克的是第三堂課。凱茜也是。這段時間可以看報紙、寫教學計畫、喝咖啡，養精蓄銳。

馬克閉眼坐在辦公室裏。他面前是一大疊的二年級試卷，但他現在只想平靜一下。

他靜坐著，有些不安。他冥想著「若愛情會因見異而思遷，便非眞愛……」

門開了，又砰然關上，來人喜出望外的叫道：「馬克！」

喊他名字的聲音使他心頭一驚，不自然的轉過身。

「你說高中生難教，眞是說對了。我不知道孩子會那麼殘忍。」是凱西。她氣急敗壞，褐色的眼睛裏有淚光。

她奔到他旁邊的椅子上，把一大疊課本往桌上摔。幾縷金髮搭在面頰上。

「喝杯咖啡會使妳好過些，凱茜。」他去廚房裏給每人倒一杯咖啡。

「牛奶還是糖?」他喊道。

「都要，」她回答。「我需要培養體力。」

他端回咖啡，把杯子擱在她桌上，撫慰的輕拍她瘦削的背部。他有觸電的感覺。她却似渾然不覺。

凱茜兀自看著課本。馬克不能自已的偸看她，她一頁也沒有翻動過。

終於他走向她。「想談談嗎，凱茜?」

她感激的點頭。「但是發誓你不會告訴任何人。」

馬克同意。「我們去會客室坐——那裏比較隱密。」

他們面對面的坐下來。他感到不太舒服，不知道是古式的椅子還是現在的環境。他正想開口建議再回到辦公室去，她已經開始談話了。

「是在第二堂課的班上，以前就有過麻煩的。」

「我知道。班上有皮馬文和赫逖，是嗎?那兩個混球使我想起以前學校裏的那個巴喬治。」

「就是那一班。他們幹的好事常常使我發笑。剛來兩禮拜，我還分不清誰是誰。他們在我班上互換姓名。不知道馬文是逖，還是逖是馬文。我懷疑班上有更多的人在進行交換!」

他們都笑了。

「哦，那誰做了什麼事呢?」馬克問。

「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我强烈的懷疑這次是一個女孩子。這更糟。我乾脆不提名道姓。」

「女孩子並不眞正全是糖、香料和乖巧的。妳現在知道了吧。她們比男孩還多鬼心眼。」

「我們不要進入男女的戰場。我們不提性別吧，」她臉上現出一片酡紅，馬克不知何以致此，他假裝沒注意到。

「妳使我想起溫娣，」他突然說。「她開始教書時也發生了問題。漂亮的老師都是這樣。」

「我想我會喜歡她，」凱茜說。「你有她和孩子的照片嗎?」

了。如果凱茜看到高僮及馬克肩頭的小女孩，怎麼能理解她現在的龐大呢？

馬克在皮夾子裏翻。他正要拿出溫娣和他在俄州的合照時，他的腦中靈光一現，趕緊收起來了。如果凱茜看到高僮及馬克肩頭的小女孩，怎麼能理解她現在的龐大呢？

「我想溫娣的照片在另外一個皮夾子裏，」他說謊。「這裏倒是有一張威羅和若萍的近照。」

「好漂亮的孩子，」凱茜心不在焉的說。「可別讓他們長大了變成少年怪物。」

「妳還沒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今天來上自習課的時候，」她開始了。「世界地圖掛在那裏遮住了一部份黑板。第一節課常常用到地圖，我沒想到用那面的黑板，就沒把它收起來。每一個人都出奇的安靜。我也沒想到會出什麼事。唯一使我不安的是，教室裏有窸窣聲，忽焉在東，忽焉在西。但我一抬頭就停了。後來我意識到學生的頭不停的轉向地圖。我仔細的看，看不出什麼。於是我繼續低頭改考卷。」

「後來呢？」

「快下課時，一個女孩要求用削鉛筆器。那提醒了另外六個孩子，他們也排成一列等著削鉛筆。削完鉛筆回座時，有一個孩子掀起了地圖，整個教室幾乎立刻哄笑如雷，我奇怪米校長怎麼沒有從校長室裏衝出來。」

「他們笑什麼？」馬克問。他恐怕知道。

凱茜漲紅著臉說：「黑板上用粗粗的大字母寫了四個句子，還有一些殘忍的卡通圖畫。我說不出口。」

他們和公立學校的孩子並無不同，馬克想。他們會在廁所、牆上任何地方寫這類字眼。

「妳怎麼處理的呢？」他問。

「我衝上黑板，想擦掉它。皮馬文和赫菱先我一步跑上去擦了。」說著，兩行清淚又流出來，她開始無聲的啜泣。

她落下第一滴眼淚時，馬克就站起來了。他只想安慰她。

凱茜看他過來，也站起來。他立定，等著。她的眼中溢滿了淚水；她的薄肩在顫抖。然後她緩緩走向他。

馬克沒有說一個字。他不能。他想鎮住心底升起的火燄。

她仰起頭看他。她不哭了。

馬克仍然不說話，只迎著她的眼光。

「你不是要說什麼嗎？」她問。

他找到她的聲音了。「凱茜。」他伸手抓她的手。她溫熱的掌心使他要求更多。他開始把她拉近。

她搖頭，掙脫他的手。「不，馬克，」她不能呼吸的說。「我不要增加今天的問題。」

「我要妳，」他簡單的說。

「我們進這間屋子就是錯了，」她溫和的說。「忘了吧。我只想做你的朋友。」

「妳不要我嗎?」他問。

他從沒見過這樣的眼睛。它們說了那麼多話。「我們回辦公室去，馬克。」她懇求。「請你。」

他吸一大口氣，坐回去。「妳為什麼一定要長那個樣子，凱茜?」他問。「來折磨我?」

「都是我的錯，」她幽遠的聲音在說。「我若不跟你說我的麻煩，我們就不會到這裏來了。」

「妳與此無關，」他趕緊阻止她的內疚。「這是我的建議。」

她沒有回答。

他目不轉睛的凝視她，她在他的注視下，把眼光轉到天花板上。「我說過的，我們不能只做好朋友嗎?」她細聲問。

「也許能，」他慢慢的回答。「當吸引力從窗戶飛出去的時候。」

她抬頭看他。他站起來再度走向她。半途中站住了。

「不，馬克，」她低頭看地毯。

「凱茜，」他迫切的說。

「嗯?」她問，仍然在研究地毯。

「但吸引力還沒走，凱茜，」他說：「它只是在開始。」

她再度仰首望他時，他知道她掩不住眞象了。她的眼中盈溢著一切他嚮望的諾言。

突然間鈴響了，第三節下課了。他們快步走出會客室，收拾下一堂課的課本。他們在禮堂裏分道揚鑣。

他回頭看，她小小的身影沒入掛了地圖的那間教室。他多麼希望地圖是收起來的，黑板上乾乾淨淨。

安馬克 9・14・99

第十八章　「他的名字是鮑傑克」

馬克沿著磁帶公路駕駛。選這條路線要多繞六哩路，而且花的汽油也多些，但是他可以不必躭心冒冒失失的闖紅燈。他需要時間來理出白天的事情，才能面對溫娣。

他必須重新估量第三節課發生的事。仔細想來，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什麼也沒有。他在凱茜的背上輕拍過一下、拉過一下她的手、不成功的嘗試過把她拉近。這是根本稱不上戀情的。

事實上，她只是他英語辦公室的女性同事，和他同時間休息。那他爲什麼笨兮兮的告訴她「我要妳」呢？

她甜美而天眞，外形不很性感。他接觸到她時引起的興奮，乃是出乎他自己意料的。

他爲什麼會被凱茜吸引？因爲，形體上，她比溫娣自己——更像溫娣。這是不必精神科醫生來告訴他的。

他轉進車道時，溫娣和若萍在橡樹下白色鐵條椅上等著他。溫娣穿一件白色低領無袖上衣，配一條短褲。美中不足的是，她的軀體晒得比她的臉龐黑。他懷疑別人竟看不出這麼明顯的差異。

他開門時，溫娣和若萍都在車門邊。他吻一下溫娣的臉，然後讓若萍騎在他肩膀上繞著前院玩。「還要，爹地，還要！」每次他稍停，她就尖叫。

「等你們兩個孩子玩夠了騎馬，我有事要告訴你，」溫娣說。他才把若萍放到條椅上。

他緊挨著溫娣坐下，一隻手臂攬著她的肩。「什麼事，娃娃？我在聽呢。」

她褐色的眼睛眉飛色舞著，「星期六晚上我們有客人來戶外晚餐。」

他對她笑。「是時候了。」她需要多出去，多請朋友來。

「我想大家先游泳玩耍，每一個人才會特別饑餓，你覺得呢？」

他點了頭。

「然後你負責做漢堡。我弄一鍋烤豆和有名的德國洋芋沙拉，最後是西瓜和我拿手的蛋糕。」

「聽起來太棒了。眞棒。那些人來呢？」

「瑪琪和史唐。記得嗎，我告訴過你，他們家來了一個新房客，他在派克費高中教數學，還

幫著做籃球足球教練。瑪琪認爲你們兩個老師會有很多共同點。」

「那他也受邀請了？」

「對。瑪琪說他馬上接受了。可憐的傢伙。」

「可憐的傢伙？妳不是說過他英俊瀟洒嗎？」

「不管他英俊不英俊。他很悲觀。情緒極低。他不久前喪妻，爲了避免觸景傷情而來到這裏。據瑪琪說，他不能忍受故居，那裏有太多他們共同生活的快樂記憶。而每次他出門，就跑去找他們的老朋友。」

「那我們一定要好好使他開懷數小時。」馬克擁緊溫娣，親膩的吻她。

溫娣坐正。「那還不够，馬克。瑪琪說他最需要的是一個可以使他忘記舊創的漂亮女孩。」

「漂亮的女孩？」馬克笑道。「我不相信這個可憐的傢伙會這麼快就有興趣約會。」

「已經幾個月了，」溫娣說：「男人不比女人，要等十個月。你不記得史賀南剛把喪葬費付清就再婚了？傳說是他的新妻子幫他付……」

「史賀南怎麼扯進來的？」他打斷。「我從來沒喜歡過老史。我們該談的是不認得的這名客人。」

「我說他需要一個漂亮女孩掃除他心頭的痛苦。所以明天第三節課時，我要打電話請馬凱茜

來參加。這是絕佳的機會。遠離家鄉，她可能也寂寞呢。」

馬克困難的嚥下口水。他感到罪孽地把頭轉開。

現在無可奈何了。溫娣主意已定。他不可能對她說不。但是，他至少可以一試啊。

「馬克，別光坐著看橡樹。你說話呀！」她輕輕地把他的頭轉過來。

「去他的，溫娣，」他提高嗓門。「妳必須像個三姑六婆一樣的，而不讓無牽無掛的男人找尋自己的樂趣嗎？」

「馬克，別那麼說，」她眼淚汪汪了。

他抓住她的手。「對不起，蜜糖——我們不把凱西拉進來不是一樣可以玩嗎？妳還不認識她呢。」

「你常談她，我們正好認識認識啊。」

馬克眞恨自己。「但是娃娃，」他辯道。「可能她星期六已經有計畫了。」

「我碰碰運氣看，」溫娣堅決的說。「邀請她也無傷啊。如果她另有約會，頂多也只是拒絕啊。」

「威羅在哭了，」若萍宣佈。「威羅餓了。」她拿著一片餅乾從屋裏出來，嘴巴裏沾滿了果漿。

溫娣急忙站起來，馬克想說什麼，她已經進門了。

將近六點時，客人開始來了。瑪琪和唐首先駕臨。

瑪琪高度中等。穿藍色的比基尼。她的黑髮鬆鬆的覆在她的臉上，直的劉海有一部份遮住了她藍色的眼睛。「她認爲那樣的劉海很性感，」溫娣曾告訴馬克。

他懷疑唐會同意。唐頗高大，寬臉上的表情幾乎是純潔無邪的。他在奧蘭多的一間銀行上班。他難得談自己，對瑪琪倒是很好的。

「我以爲傑克要跟你們一起來的，」溫娣端飲料給他們的時候說。

瑪琪解釋他正在接他母親打來的長途電話，待會兒來。「他不要我們等他，」她補充道。

她把飲料放在桌上，突然站起來，頭朝下的躍入游泳池。唐也隨她潛入。

馬克斜睨溫娣，不知她是否注意到他臉上的緊張。

門鈴響了。

「可能是凱西，」溫娣拉他。「你去應門，馬克。我必須照顧威羅。」

到最後一分鐘他還在希望凱西不會來。而另一方面，他又眞想見她。特別是穿比基尼。

她穿一條粉紅色的熱褲，一件露背裝。

「你們家很好找啊，」凱茜愉快的說。「你指點的方向太好了，馬克。」

他將她介紹給在泳池裏的史家夫婦。瞧瑪琪眼裏的滿意，他知道凱茜已經通過了檢驗。瑪琪可能已經要計畫婚禮了。傑克還不知道呢，可憐的東西。

溫娣出來迎接凱茜時，她已經換上了一襲簡單的白色比基尼。她看來強壯而有活力。她的節食已經見效了，該瘦的地方瘦、該胖的地方胖。為了看她，唐失去了平衡，跌進了泳池邊。

「別介意，」瑪琪說。「漂亮的女孩子總是那樣使他暈頭轉向。」

門鈴又響了，這次溫娣去應門。

她回來時，同行的是一位粗獷豪放的大男人。他的手臂掛在她的肩上。

「這位是史先生的朋友，」她微笑著。「他的名字是鮑傑克。」

安馬克 9·19·99

第十九章 「這位是珍妮」

若萍有兩個禮拜沒有說「媽咪太大了」。我想她接受了我現在的樣子，幾乎忘了我原來的樣子了。媽媽例外。

事情全由上個星期六晚上的野餐開始的。並非我一點也沒有起過疑心。但這種事往往妻子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人。

天黑時大家都開開心心的——連鮑傑克，我們一心想使他快樂起來的客人在內。

瑪琪和唐回家拿唱片，要來跳舞。傑克和他們一起去拿照片來給我們看。

只留下馬克、凱茜和我坐著。電話鈴響時，我們正在談私立學校的種種，馬克沒打算站起來聽電話，於是我在第八響時拿起了臥室的電話，是媽媽。

「我有個好消息，親愛的，」她說。

「是什麼，媽？」

「妳爸爸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

「我知道，馬克例外，妳就是告訴我這件事？」

「當然不是，親愛的，他終於同意讓我飛來看你們，我已經訂了感恩節前夕搭六點五分的飛機來奧蘭多。不是太好了嗎？」

「是啊，媽，眞好。」

「他說我可以住到聖誕節。」

想到她見到我時的意外，我的心一直往下沉。

「妳說話啊，親愛的，」媽打斷我的沉思。「一切都好嗎？妳身體好嗎？我以爲妳會和我一樣興奮的。」

「我是啊，媽。只是今晚家裡有客人，每一個人都在等我。我明天再回妳電話好嗎？」

「當然，親愛的。而且我們要記住使用影像按鈕，晚安了——祝妳客人玩得愉快，我很高興妳交了些朋友。」

我回到池邊，沒有人在那裡。樹叢後傳出聲音，樹叢很密，白天也不可能看進去。

月光洒在棕櫚樹上，我迷失在芬芳的花香中，尋找著銀河中的星座。

這時，清清楚楚的傳來馬克的低喃。「我要妳，凱茜。」

我像一座彫像一樣的站在月光下，聆聽。我嚇得不能動彈了。

「對不起，馬克。」凱茜清脆的聲音。「我無意騷擾你們。」

「好上帝，娃娃！妳不知道妳在怎麼對待我嗎？」

娃娃？娃娃？我不能忍受。他怎麼可以對別個女人用這個名字？

「凱茜，凡事何必要求永恆。爲這一刻活是錯嗎？」

繼續談，我祈禱。我就可以知道什麼也沒發生過了。

除了臨 前，我是不大禱告的。但這事非我能力所能控制。

「我要將來，」凱茜說。「不要廉價的艷事。」

「我本已決定讓一切都過去吧，但今晚我見到妳——那麼小那麼伶俐那麼可愛——我知道我再也無法抗拒了。我把妳抱起來扔進泳池時，妳那麼輕盈，我的心幾乎從胸腔裡爆出來。」

原來如此！什麼見異思遷非眞愛，我有了改變後，他看上了第一個像我原來面目的女孩。

現在凱茜可能和他貼近著，我太瞭解他了。

「你對我一無承諾，」她幽幽的說，「但我必須承認，我很受你的感動，馬克。我見過很多男人。沒有人使我有過這種感覺。」

「那就證明了，凱茜。」馬克祈求的聲音。我拔脚欲跑被草地上若萍的玩具卡車絆倒了。

一雙强壯的手臂捉住我，扶起我。我還沒來得及說「謝謝你」，手臂已經像鐵鍊一樣的把我鎖在裡面了。「這一刻我已經等了很久了，」一個低沉的男性聲音說，我認出是鮑傑克。我奮力掙脫，他反而把我拉得更近，我聽到他的身體碰到我前胸的聲音。他想吻我，熱烈的搜索著我的嘴唇。

「珍妮！」他的聲音是柔情的。

珍妮？該是他亡妻的名字吧？

我沒時間多問。「放開我，傑克，」我懇求。「我待會兒再跟你談，眞的。但如果你現在不讓我走，我的這一生就要全毀了。」

他張口欲言，然後改變主意，放開我。

我繞過樹籬，看見馬克像是沒有明天一樣的吻著凱茜。但他們仍是衣服整齊的保持直立的姿勢。

「馬克！」我喊道。他轉身，急忙甩開凱茜。

爲免瑪琪和唐在池邊，我大聲說話讓每一個人都能聽見。「我確信凱茜現在已經看够後院了。你別去煩她。過來穿上跳舞鞋。」

「好主意，」他和我一搭一唱的說。

「好呀，」凱茜附和。但她的臉上寫滿了惆悵。

後來有人問起傑克回家找到照片沒有。「我找不到我想的那一張，」他說。「但我帶來了另外一張。」

他到處摸口袋時，我毫不感興趣的冷眼看他。他使我想到何醫師。他並不是多麼英俊，但是很有男性的魅力。他的頭髮很捲、很黑。他的眼睛，湛藍無比。

他找出的照片四個角都捲起來了。一個女孩有長長黑黑的頭髮，旁邊有劉海，站在一棟殖民型的房屋前。她很高，大約一百七十五公分。體重約六十公斤，不很重也不瘦。很顯然她天賦的本錢很足。傑克明顯的偏愛這種女人。

「這是珍妮，」他傳遞這張照片。「是她去世前一個月照的。我還不能相信她已經走了——有時候我相信她仍在此。」

「我喜歡你挑女人的眼光，」唐說。「她眞迷人。你眞幸運擁有她——雖然只是短短幾年。」

然後唐直直的看著我。「溫娣有同樣的身材，」他說。「若不是瑪琪和馬克在，難保我不會打她的主意。」

瑪琪先看唐，然後看我。我還以爲她的身體裡沒有一根嫉妒的骨頭呢。

「我們跳舞吧！」她說著扭大了唱機的音量。「你們兩個單身的跳，我和溫娣換個先生跳。」

如果瑪琪以爲跳舞能拉攏傑克和凱茜，她可錯慘了。他們的臉上從頭到尾都掛著不耐煩的表情。這兩人沒有一絲緣份。

傑克與我共舞時，幾乎好像我們是用同一個模子做出來的。「妳是唯一的一個能像珍妮這樣跳舞的女人，」他輕聲說。「我想我知道是爲什麼。」

若不是唐正巧插入，我可能已經知道他何所指了。

安溫娣　9•19•99

第二十章　「…你為什麼娶溫娣？」

戶外宴客以後的星期一，第三堂課。馬克在辦公室裡發呆。想著如果莎士比亞在世，他對於眼前的情勢會怎麼說呢？「愛如雨後的陽光那般溫馨——而貪慾是艷陽後的暴風雨。」

他必須承認，貪慾是相當令人不舒服的，野宴以來，溫娣冷如一月的冰湖。她仍然像沒事人似的替他煮飯洗衣，但是兩人之間沒有眞正的親善關係。

他懷疑她聽到了多少他和凱茜在月桂樹叢後面的對話，不論她知道了什麼，她沒有怒罵他。沒有責備、沒有眼淚——只有冷淡，這更勝於一百次的爭吵。

他想今晚可以帶一盒糖和一把玫瑰回家，那是理虧的丈夫獻殷勤的傳統方式。但糖和玫瑰能解決什麼呢？

他矛盾的想，凱茜就快來了。

溫娣和凱茜還不是他僅有的問題。現在又添了個鮑傑克。星期六晚上他沒有多少機會和道像

伙談話。雖然凱茜使他意亂情迷，他仍未忽視傑克的眼光盯死著溫娣，顯然凱茜對他不感興趣。那應該使瑪琪和溫娣知道不要再扮演邱比特了。

至於傑克，起初他曾說服自己，名字的雷同純屬巧合。世界上一定有幾百個鮑傑克。這是很普通的名字。但有多少個鮑傑克在松樹中心這樣小的地方待過？又有多少人湊巧在當地的高中做教練而且喪妻不久？

傑克拿出亡妻珍妮的照片時，他的迷惑就拼湊完整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幾乎暈倒。若不是唐稱讚珍妮，他那時就已經破壞了那次歡聚了。

唐已經注意到了珍妮和溫娣身材的相仿。但你想想，美國小姐選美會上，進入決選的不全是從頸子到脚踝一模一樣？尤其是穿泳裝的時候。

腦部研究的外科醫生在動手術的那晚，曾向他保證醫學記錄要密封。當然，等大新聞宣佈時，每一個人都會知道溫娣有一副移植而來的軀體。但捐軀者的身份將永遠守密，捐軀者已死。

所以傑克不太可能懷疑溫娣。溫娣使他想起珍妮，一如凱茜使他想起溫娣。

那傑克爲什麼來奧蘭多呢？答案很明顯。傑克要暫時拋開舊時的記憶，而佛州是過冬的好地方，以他的資格在奧蘭多找一個教職不難。瑪琪和唐在報上登廣告——套房分租，宜男性。

就是這樣，那他何故不安呢？

聽雷大夫的建議，他和溫娣租了郵箱做爲通信地址。電話簿上仍是雷大夫妹夫的名字。

這一切必是巧合，有些人甚至認爲，這個世界是由巧合所造成的。

凱茜過了半節課的時間才進來。「米校長叫我留在他的辦公室裡，」她解釋。「他聽到了學生在黑板上寫髒話的傳聞。在這裡要保密比上火星還難。」

「他怎麼說？」

「意外，他很同情的叫我忘掉這件事。他說女孩子們以前對年輕老師也做過同樣的惡作劇，不理它比大事宣傳好。」

「嗨，好像私立棕櫚高中有雙重標準哩——一套適用於男老師，一套給漂亮的女孩。」他笑道。

「那是因爲你們強壯得够做自己的主宰，」她的聲音突然變溫和了，「再告訴你一個你會感興趣的消息。」

「什麼？」他放下堆積如山的試卷。

「十月一日二日，私立學校英語協會要在羅德岱堡舉行年會。星期五全系都要放假前往。」

多好的機會啊！他想。

「上帝的意思，」他大聲的說。「現在要辦正事了，」他開始批改卷子。

過了五分鐘，凱茜依過來，拍一下他的右臂說：「我可以私下問你一個問題嗎，馬克？」

「妳說。」

她遲疑了一下，不知是否該說。馬克不耐煩的擲筆。「等不到好開始，就要打下課鈴了。」

他的好奇心升起來了。「說出來，凱茜。」

「我不知道該不該問，但從星期六晚上就徘徊在我心中。其實不關我的事，你不能怪女孩子多心。」

「多心什麼？」

「你常告訴我你多麼喜歡小巧的女孩。你可能約會遍俄州的每一個可愛女孩。」

「不是這樣的，」他咧嘴笑。

「很好玩，馬克，」她甩著長髮說，「請你下兩分鐘要認眞一點。」

「妳什麼都還沒問我呢。」

「我這就要開始了……馬克，如果你所言不虛，那你為什麼要娶溫娣？」

他想到他皮夾子裡的照片——高僅及肩的大眼睛女孩。「打鐘了，凱茜，」他說。「以後時間充裕的時候再問我吧。」他收拾課本，像後面有鬼在追趕一樣的衝出辦公室。

安馬克 9‧20‧99

第二十一章 「關愛的，傑克。」

野宴後的星期一早晨，洗碗的時候，我回想馬克和凱茜在月桂樹後面——第九十九次。不知他們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什麼階段。不久前我會叫馬克按著聖經發誓永不背棄我——不是因為我比別的女孩有優越，而是因為他天性忠厚。而且因為我們彼此相愛。

也許以他的方式看他們是忠實的，忠實於過去。他的言談舉止都沒有改變，他並不完全是受凱茜的誘惑，只是凱茜的一部份使他懷念與他共度蜜月的女孩。

突然，我淚如泉湧了。我渴望變回前不久時原來的我。我要小巧、可愛，有一點無助。我要仰首看他，而不要與他平視。最重要的，我要變成他提得起、抱得動，一路走到臥室去的女孩。

門鈴響了。若萍跳進廚房：「快，媽，」她大叫。「男人帶大盒子。」她反身奔向前門，叫我跟著她。

帶大盒子的男人有禮貌的說：「這是送妳的，安太太，請在這裡簽名。」簽名時，幾滴清淚

落在紙上。

「開心點，女士，」他好心的說。「這些花會使妳好過些。」

暫時，我的心轉到盒子上了。我希望能像若萍那麼興奮。她幫我扯掉包裝紙和絲帶。「快，媽，快」她一直說，好像光陰似箭。

裡面是一打黃玫瑰。我聞著花香。「好美，好美，好美，」若萍說著，熱切的摸下了幾片花瓣。

「小心，蜜糖，」我抱住她。「我們不要碰壞美麗的花。媽來插到花瓶裡。」馬克常常說我寵若萍，其實他也從來連她的手指都沒打過。他可能放縱她把花扯光——如果她要。他不能抗拒小女孩！我懷疑他對威羅沒那麼縱容。

我坐在沙發上，從信封裡抽出卡片。「謹致一位迷人的女主人兼美麗的女人。關愛的傑克贈。」我讀之再三。先是失望不是馬克送的。但即使是被別個男人恭維迷人美麗仍是很受用的。何況傑克正如瑪琪所說，很有魅力。

「天父，原諒他們，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想著傑克，我很同情馬克。

若不是馬克自己在月桂樹後熱昏了頭，他應該看見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的。爲什麼傑克那麼神秘鬼祟？

站在月光下，我想我一定使他想起珍妮，可憐。唐說我的身材像她是對的。黑暗中可能看錯人的。傑克遞照片給我們看的時候，是多麼多麼傷感，她死得太年輕了。

傑克和馬克在某方面的際遇很像。他們都想找回永遠消逝的女孩。

若萍和我在前院等馬克，她騎著三輪車玩，我坐在樹下的椅子上休息。我花了一下午的時間做馬克愛吃的黑莓派——以示前嫌盡棄。

熱浪使我打了次瞌睡，我聽到有人的聲音和狗吠。是鮑傑克帶著史唐的狗。他穿一件海軍藍敞領運動衫，強調了他的寬肩和胸前的黑毛。

「哈囉，睡美人，」他說著在我鼻尖上輕吻一下。「我路過妳家，順便再次謝謝妳的款待。」

「謝謝你美麗的玫瑰，傑克，你太細心了。」

「說實話，我們見過以後，我無時不在想妳，」他突然認眞的說。

「也不過兩天啊，」我揶揄的說。有意保持談話的輕鬆。

「到今天爲止兩天，溫娣。但從現在起的一個月，我會一直這麼說。以及下下個月……」

「一定有更有趣的事可想啊，你組織的足球隊如何？」

「足球是我最愛好的，他們却把我安排了籃球隊。今年我眞是歷盡滄桑了，但每件事也各有

它的好處。像現在，我每天可以有時間在下課後帶瑪琪的這個姬姬溜狗。」

「我不太能想像足球教練能和溜狗相提並論，它有這麼多樂趣嗎?」我故意把話題引開。

「第一，我是個愛狗的人。第二，我是個大情人。不，修正。調換順序。」

「瑪琪告訴我你只是個教練。」

「人家都說女人善變。男人沒有同等的權利嗎?現在我發現了妳，我改變了當足球教練的原意，我寧可溜狗，只要我們能這樣繼續下去。我想，很難分別記憶與真實。珍妮並沒有真的死，妳知道，我甚至不消說，她就在這裡。」他又以異樣的眼光注視我。

我驚慌了。

也許這個可憐的男人應該看看精神病醫生。免得陷得太深。

「爸來了，」若萍叫。「爸回來了!」

傑克不等馬克打開車門，說：「明天我溜狗的時候見，同一時間、同一地點。」

「那是鮑傑克嗎?」馬克沒吻我或若萍。

「對，」我說。「他替瑪琪溜狗。」

「不要鼓勵他，溫娣，」馬克把若萍抱到肩上。「恐怕他不懷好意。」

安溫娣　9·21·99

第二十二章　「不行—不行，不行」

十月一日早晨，凱茜和馬克住進汽車旅館。他們各自住在四樓的單人房，隔十扇門。

「要見面也難，」凱茜靜靜的跟著侍者下樓時說。「就像除夕夜的時代廣場，走廊裡到處都是教師。」

有一會兒，他希望溫娣能找到一個負責的保姆，使她能抽身來度週末。

「這裡比月桂樹後面隱密吧?」侍者替她開鎖時凱茜說。「我要真正單獨的與你同在。」

「是的，」馬克幾乎自動的唱和。

他給侍者小費，告訴他，他可以自己提行李過去，便討來了他房門的鑰匙。

他走進凱茜的房間，倚門而立。她面對他站著，他用手摸她細嫩的臉。

「妳隨時隨刻縈繞在我心上，」他說謊。

她垂頭看地板，然後抬起頭。

「馬克，我——我不要你認爲——」

「不——否則我現在也不會在這裡了。」

「但你必須相信我——以前從來沒有過。你相信嗎?」她從半垂的眼瞼裡研究這張臉。

「我相信妳，凱茜。」

有人敲門。女侍送咖啡來，她走後凱茜說：「我們會一直被騷擾嗎?」

「不會一直這樣的，蜜糖。我今晚兩點來找妳。」

他來時，凱茜穿著曲線隱隱若現的淺粉色睡袍來應門。裡面除了凱茜，空無一物。

「下午妳去開那種會?」馬克坐下說。「我們去開小組會議後，我就沒見到妳了。」

「研究對高中生講授馬克白和哈姆雷特的教學心得。我個人是永遠不能忍受莎士比亞。他是愚人中最笨蛋的。」

馬克覺得好像是一個男孩眼見著一輛汽車軋過他心愛的脚踏車。

「別這麼說，他並不那麼糟吧，」他想使氣氛輕鬆一點。「我們來談談更有趣的事，譬如我們。」

她走到床上，伸直四肢，拍一拍她頭下的枕頭。「有你的空位，馬克，」她說。「這比沙發

舒服多了。」

他在床邊跪下，用他的臉貼著她的。他的臂彎可以感覺到她軀體的溫熱。

「我去把門閂上，」他喃喃的說著，拉開她。

「別管它，」她說。「這個時辰沒有人會來的。」

「我不要冒險，凱茜，」他鎖完走回來。她已經鑽進棉被裡了。

「奇怪，六個禮拜前兩個彼此不認識的人會像這樣在一起?」

「奇怪的是我找的正是我以爲我已經失去的。」

「我不懂，」凱茜說。「但今晚管它什麼道理呢。今晚不要再提莎士比亞那個大膿包了。」

「我這次要記住了。」馬克僵硬的說。

「對不起，馬克。我們從頭來過。」她站起來，踱到窗邊。他們並肩站在窗前。

「不管妳今天早上怎麼說的，凱茜，我知道像妳這麼漂亮的小女孩，一定見識過許多男人。」

「都無不同——你例外。沒有人會使我覺得這麼像個女人。」

凱茜自己褪盡羅衫平躺在床上。看到凱茜的裸體時，他原有的興奮開始減小了。他想起她對

莎翁多麼惡毒。他突然覺得他的領帶、衣褲都貼身得脫不下來。

他從鏡子裡看這間奇怪的臥室和床上躺著一個陌生的女人。曾使他昏迷的魔力已經消失了。他要放棄這整個念頭，但她起來把他拉倒。她吻他、抱他。但他毫無感覺。不行！不行！還是不行！

「我——我」他期期艾艾的說。

「什麼也別說，」她把他的頭按倒在她胸前。

「那不好，凱茜，」他說。他穿好衣服，離開房間，靜靜的把門緊緊的關在身後。

安馬克 10‧3‧99

第二十三章 「你要修臀部博士學位？」

上個星期五晚上，馬克到羅德岱堡參加教學年會。孩子都睡了。我獨自坐在餐桌上吃乳酪和火腿。

一整天我都感覺到失落了馬克。今天我帶孩子散步、清理衣櫥。本以為今天可以好好寫幾封信的，但心思渙散的做不了事。

我的心一直在神遊羅德岱堡。我懷疑他們同車一起住進旅館了。與其他的同事共餐後做些什麼？

整晚，我失眠了。我聽到布穀鳥報時，由一點報到七點，我極盼馬克會打電話回來，表示他還沒有完全忘記了妻小。

門鈴響了兩下，我嚇了一跳。我從門眼裏看見拿着大盒子站在門廊裏的是鮑傑克。

我警覺到不該去開門。但傑克又按鈴了。

「嗨，溫娣！」他笑着說。「今天下午我帶姬姬散步沒看到妳。便想再來看看是不是有什麼事。」

「我們都很好，謝謝你，」我死板的說。

「我能進來嗎？」他問。「我有東西要給若萍。」

「當然，」我遲疑的說。他自個兒坐到沙發上。

「馬克不在？」

「他去羅德岱堡參加英語會議，明天晚上回來。」

想吃腥的貓也不會比他的表情更狡滑。

「我進去看看威羅和若萍，」我毅然說道。如果瑪琪知道馬克不在家的時候，傑克坐在我客廳裏，會怎麼想？

我回來時，傑克已經打開盒子了。是一個紅色的大鼓和兩根打鼓棒。「若萍一定會喜歡的，」我說。「不過馬克和我要多吃阿司匹靈和準備耳塞。」

「馬克眞幸運，」他嚴肅的說。

「你要喝咖啡還是啤酒？」我從沙發上跳起來。

他把我拉回去。「坐下來，溫娣。我來之前都喝過了。」

他看着牆上若萍和威羅的照片問：「妳有沒有妳高中或大學時候的照片？」

「沒有，」我說謊。「都由爸媽保存。馬克可以見到眞人，你為什麼問？」

「妳變得很多嗎？」他防備的看着我。「當然女人十八歲和廿五歲是沒有很大不同的。珍妮常常計算卡洛里。」

「我也是，」我叫起來。「馬克卻是吃一隻大象也不加一分腰圍。」

「沒有人會允許生命是公平的，溫娣。」他拉起我的手。我馬上覺得有蚊子咬我手臂，需要抓癢。

「我今天從箱子裏找到一張珍妮的照片。我有沒有告訴過妳我們是怎麼認識，怎麼相愛的？」

「沒有。」

「小時候，我崇拜家母。她高大、甜美，我十一歲時她去世。長大以後我都是結交使我想到媽的同型女孩。」

「你怎麼認識珍妮的？」

「她是我大一時室友的妹妹，常常跟着我們到處跑。我等了她六年，等她長大。我在邁阿密當助理教練時，她就長得像這張照片裏這麼亭亭玉立了。」他的眼睛濕潤了。「她是一九九六年

的邁阿密小姐。我們在她畢業後的那個禮拜結婚。」他停下來，掏出手帕。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婚後她雖然節食仍然胖了一點。但反而變得更性感。她的才華和美麗一樣令人激賞。她在天主教堂裏彈電子琴。」

「你結婚多久，傑克?」

「兩年差十八天。六月十七日是我們的兩週年紀念日。她在五月廿八日出的意外。」

「啊，那天我正好生小威羅……」

「我們來談談妳吧，我在白象義賣會上也爲妳挑了一件東西。」他從襯衫口袋裏拿出一條摺得乾乾淨淨的圍巾，白色底，四周綴着粉紅色的小花朵。「這可以使妳更完美。」

他一定注意到了我就像有些女人在髮上戴花一樣的常常繞着圍巾。那很漂亮、很女性化，但更重要的是蓋住了我頸子上的縫線疤痕。我謝了他，放在沙發扶手上。

「妳不爲我戴起這條圍巾嗎，溫娣?」傑克說着未加警告的。伸手來脫我圍着的黃圍巾，換上白圍巾。他的眼睛看到我頸上的縫線。

「溫娣，」他低啞的問。「妳怎麼有這道疤痕的?」

「什麼疤?」我佯裝不知。

「妳頸子上這道白線。」

我嚥兩次口水。「哦，小時候，我在後院玩碰傷的。」

「奇怪會這麼一圈——好像一串珍珠。」

「失陪，我想若萍在叫我。」我逃走。

「妳的耳朵好像比我靈。我沒聽到什麼聲音啊，」他在我身後說。

在孩子臥室裏，我突然衝動的對傑克在這不平常的時間來訪的動機感到不舒服。我使他憶起他死去的妻子。我似受他調查。這是指控什麼嗎?

我回客廳時，他在翻雜誌。「也許你該走了，傑克，」我建議。「這裏的人好搬弄是非，你知道。」

「我不在乎，如果妳不在乎。妳介意我問個私人問題嗎?」

「那要看是怎樣的問題。」

「有點不好意思，但是我想知道。」他抹掉額頭滲出的汗，「妳有沒有一顆紅色星形的胎記在妳的……在妳的……」

「在我的什麼，傑克?」

「在妳的屁股左下方。」

「傑克！竟問女人這種問題！」

他面色黯然。「對我很重要，溫娣。」

「為什麼？你要修臀部博士學位嗎？妳若以為我會回答這種問題，一定是瘋了。」我站起來開門。他勉強的尾隨着。

「妳不給我晚安吻嗎？」他問。

「不，傑克。我全部的晚安吻都留給馬克。」

「就我所見，我懷疑他把全部保留給妳。」

我的心突然沉到脚底。我氣憤的想摔上門。他作勢要拉我。我逃脫了他的手掌，關上門。

我等不及的脫衣。我站在衣櫃鏡前手持一面手鏡看。

我以前未曾那麼仔細的看過我的軀體。在他所提的部位，赫然見到一小顆紅星。

我穿上野宴時穿的那件比基尼。伸腿、扭曲、跳肚皮舞，但不管怎樣轉動，小紅星都不會露出來。

傑克怎麼知道的？

安溫娣　10・2・99

第二十四章　「二度蜜月」

星期六晚上，馬克回家時，威羅和若萍已經睡了。浴室傳來水聲。他很高興回到屬於他的家。

溫娣裹着浴巾進房時，他正在開箱子。「一切都好嗎，娃娃？」

「是的，馬克。你過得愉快嗎？」她說。「若萍從昨天到今天都在盼你。」

「妳呢，溫娣？妳是否也想念我——至少一點點呢？」

她幫他掛回領帶，褐色的眼裏盛滿了柔情。「比你想像的更多，」她說。

他湊近她，她躲開。「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還可以。」他抓住她，親她。

她圈着他的頸子。「馬克，我真高興你回家了。」

「我愛妳，溫娣，」他耳語。「就像我從未愛過任何人。」

她捲縮在他懷裏，他聽見她的心跳得像雨滴打在窗櫺上。她滿足的嘆息。「說眞的，馬克。我要你這次不說謊。告訴我你和以前一樣愛我——不因發現到不同而改變心意。」

那夜彷彿二度蜜月。他們談着、愛着，直到三點。夜風輕輕襲來，他懶洋的打呵欠。溫娣剛才又洗了個澡出來；月光照着她。他把她拉下來，兩人滾到地板上，笑成一堆。他一再的吻她、她的軀體。感情的交流和以前一樣，而又比以前新鮮。他擰開床頭燈，看溫娣。她見到他的凝視時，雙眼莫名所以的露出悲哀。她顫抖的問：「馬克，和凱茜也這樣？」

早料到有此一問的，他仍是不知該從那裏說起。

他想打個馬虎眼。「凱茜？凱茜？誰是凱茜？」

溫娣不接腔。

他告訴自己，可以說，這是實情。從旅館裏的那場災難以後，他就對凱茜斷了眷戀。「溫娣，妳必須相信我。到頭來我和凱茜沒有任何事。絕對沒事。」

「這和我所說的不一樣。你們一起去羅德岱堡的。」

他翻過身去吻她耳尖。他永遠不能告訴她羅德岱堡發生的一切事。有時候沉默是慈悲的。

「我怎麼說呢，溫娣？幻想未成事實。汽球還沒飛到空中就爆炸了。一粒種子沒有變成一朵花。」

「你在顧左右而言他，馬克。」

「這樣說吧，如果凱茜懷孕，嬰兒不會是我的。」他捏她的手。「已經結束了。」

「你肯定是過去了，馬克？」

他深吸一口氣。「和現在聽到威羅哭著要吃奶一樣肯定。」

在這一刻，她完全變成一個母親。她披上睡袍急急忙忙的走了。

感謝上帝。馬克發誓從下週起，去教松風主日學六年級的孩子。

她回來時已經四點了。「我愛你，馬克，」她喃喃的說。「永遠再也不要走開。」

「我發誓，」他緊擁着她。

她對着他的耳朵說：「再也不看像我以前模樣的女孩了，馬克？」

「永不，」他回答。「其實，娃娃，除了長大一點以外，妳眞的沒有改變。」

這是眞的。她正是溫娣，他愛戀的女人。

電話鈴響了。凌晨這個時候的電話不會是好消息。「爹地還是媽？」溫娣說。「我來接。」

對方是深沉的男性聲音。她聽着臉上變了色。眼睛睜得大大的，滿臉的憂鬱。她閉上眼，搖搖晃晃。馬克伸出手扶助她。「什麼事？」他低聲說。她搖頭。

「你知道現在是四點十分嗎？這不是聊天的時候，傑克。不，我不打開影像按鈕。晚安。」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王了，」馬克悻悻的說。

「不是你想的那樣，」她說。「不過，馬克，我們必須對傑克採取行動。但是現在，今晚，別去管它。」

安馬克　10・10・99

第六部　溫娣或珍妮的爭論

第二十五章 「他必須面對傑克」

十月熱而平靜。最近幾週沒發生什麼事。晚上，馬克和溫娣沉入柔情蜜意的幸福中。但無可避免的黎明破曉時，他又變成了一個有很多問題的平常人。他知道鮑傑克圖謀不軌。他必須告訴溫娣傑克是什麼人，如果她還沒有猜到的話。從她對他說的情形看，他知道她已經有點知情了。

每天下午他放學回家時，傑克都趕緊在他打開車門前揮揮手走掉。傑克和姬姬的定期造訪，松風區的鄰居說他們只要看到大個子帶着小黑狗就知道該是幾點鐘了。

他懷疑傑克會不擇手段的贏得溫娣。在情場上本無公平可言。法律上，他沒有權力。但以他的現況看，法律只是情海中的浮萍。在無眠的漫漫長夜中，他無疑已經說服了自己，溫娣屬於他，因為她是珍妮。

雖然一切迷點都能完美的拼湊起來，但各種情況仍是太巧合了。馬克再次重想這件事。第一點，腦部受傷的結果。珍妮在克利夫蘭總醫院去世，而同夜溫娣再生。第二點，珍妮和溫娣都立

志將遺體捐獻給科學界做實驗用。第三點：溫娣那夜接受的新軀體是珍妮的。這些事實將永遠密封在腦科研究小組的檔案中。

馬克第一百次分析，傑克知道什麼他不知道的事。他怎麼會來到松風區的？他有意來此找尋珍妮的軀體嗎？他怎麼想到是溫娣呢？溫娣吸引他只是因爲她使他想起珍妮——還是因爲他相信她就是珍妮？

事實上，馬克對傑克本人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出席了野宴、溫娣的批評、電話、每天黃昏時的造訪。

報紙！如果傑克把他的疑心透露給報社，而他們把消息登出來，怎麼辦？一定是圖文並茂的頭條新聞無疑。記者會在腦科小組認爲時機不成熟時就大肆宣傳。他們可能使它醜化，變得殘忍、不道德。

好上帝！他必須面對傑克；別無他途。他突然想起星期一開始要練習籃球了。溫娣告訴他，這禮拜是傑克放學後能自由的最後一個禮拜，要到明春才會再在每天下午來訪。他肩上的負擔落下了。現在的問題簡單了。傑克暫時的消失，够他和溫娣熬到明年元旦的。那時報紙及其他傳播工具就會照研究小組的說法來報導了。

但他是否錯誤的判斷了傑克的決定和目的的單純性。遛狗只是爲了便於看溫娣。沒有了這個

機會，他必會另謀他圖。如此，他就不會等到籃球季節過了才來。

他決定今天下午去找傑克談判。

馬克在五點回家，傑克像平常一樣揮揮手，牽着姬姬走了。馬克說：「我出去一下就回來。」若萍大哭：「我也要去。」

他搖下窗子探出頭說：「下一次，若萍。」

馬克把車開到傑克回家的必經之路上，等他。一下午他都在排演開場白。傑克後面跟着姬姬出現時，住在公園旁邊那棟房裏的艾老先生與他同行。他把車停在松樹間，對來人說：「嗨，鮑先生，」他對傑克友善的一笑。「散步的好天氣啊，」「這隻小獅子狗眞幸運有人喜歡天天帶它出來。」

艾先生看了一下車說：「是你啊，安先生。」他揮揮手。「一起來聊聊吧。」

馬克不得不開門出來，他練習了半天的開場白變得像脚底的松針一樣沒有用了。

傑克對馬克投出疑問的一瞥，好像在說：「你跑到這裏來幹什麼鬼事？」

馬克想，他大概以爲我到這裏來和女人幽會吧。

艾老先生大概難得逮到機會有聽衆，喋喋不休着。馬克不耐煩的第五次看錶。要關掉艾先生

的口若懸河恐怕就像叫尼加拉瀑布停止一樣難。

但是在下一個禮拜裏，傑克不會再來。馬克不會再有很多機會與他交談。但他必須，他不能再等一個禮拜了。六點了，溫娣會以為他出事了。他拍一下傑克的肩膀說：「別忘了明天四點半，克林森餐廳見。」

傑克躊躇了一下，回答：「別躭心，馬克。我準時到。」

安馬克 10·28·99

第二十六章「……不是你太太……是我的！」

兩個男人面對面的坐在克林森靠後面的一個角落裏。

馬克研究着紅金色的壁紙、紅色的地毯。「很有格調呢，不是嗎？」他打破沉默。

「是，」傑克同意。「我最欣賞的是皮座位。而冰啤酒可以治療教員的喉頭。」

侍者端來他們點的飲料。

「我邀你來不是喝啤酒的。」馬克偷看一下手錶說道。

「我知道，」他憂愁的看着馬克。

「我想你也知道，為什麼見這一面。」

傑克點頭。「我相信我們對某人有同好。」

「溫娣？」

傑克奇怪的看着他：「不，珍妮！」

這出乎意料的否認使馬克離座了。「珍妮?珍妮?傑克，珍妮死了。死!我不願那麼殘忍，但你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傑克沉默的搖搖頭，垂頭看桌子。然後他抬起頭看馬克。「你確定珍妮死了?」他問。

「我本以為如此，」馬克說。「但現在不那麼確信了。」

傑克從皮夾子裏拿出一張折疊的剪報。「這裏，你看，」他說。

和馬克在醫院裏看到的報紙一樣。「悲劇。大悲劇，」他同情的說着歸還剪報。「我知道你的悲痛，傑克。溫娣生小威羅的時候，我差點失去她。」

傑克自信的靠過去說：「你確信你沒有失去她?」他的眼光是冷酷的。

馬克神經質的笑起來。傑克發問後，他開始覺得自己像個學生。會談已經失去控制了。「答案是很明顯的，」他說。

「我不敢那麼說，」傑克說着，臉上露出勝利的光彩。

「你不要繞着圈子講話，」馬克不耐煩了。

「對不起，先生，」傑克以誇大的客套說。

馬克不知道傑克要搞什麼鬼。因此，他沉默了。

傑克對侍者揮手。「請再來兩杯啤酒。」

馬克希望口袋裏的錢够付帳。既是他邀請的，傑克自然是客。如果再過十分鐘仍然不能談到主題，他就要做個結束了。他覺得傑克在採迂迴戰術。馬克保持沉默。

傑克說：「我不為我說的話抱歉。」

馬克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他繼續等待，坐在豪華的皮椅裏，望着傑克。

「若是換一個時間，換一個地方，我會喜歡你，馬克，我們對女人有同樣的眼光——雖然我承認，我實在不懂你中意小凱茜那一點?至於我，我是一夫一妻制的信徒。珍妮去世後，我覺得是世界末日到了。她的死是那麼突然、那麼意外、那麼不應該。我知道她把遺體捐獻給科學!對我，她比全世界其他的一切加起來還重要。我們不知道她的遺體是怎樣為科學所用。他們說，這種規則是為了保障一切有關的人。我只是湊巧發現的。」他意味深長的看馬克。

馬克挑起眉毛，一聲不出。

「醫院的安全沒有漏洞。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但你必須相信我。」

馬克快要暈倒了。

傑克的聲音說：「你要面對事實，溫娣不是你的妻子——她是我的!」

馬克回過神來以安慰的語氣說：「慢點，慢點，你是喪妻之痛昏了頭，錯把溫娣當珍妮。你活在過去裏，卻把過去與現在混淆起來。也許心理醫生可以……」

「哦，閉嘴！」傑克吼道。「我是在告訴你，溫娣其實是珍妮。這一點不關什麼喪妻之痛。而且，我和所有的男人一樣正常理智。」

「溫娣怎麼變成珍妮?」他喝一大口啤酒，問道。

傑克怒目而視：「你和我一樣知道答案。」

馬克覺得好像被人當頭棒喝。傑克繼續說着，顯然他把馬克的驚慌沉默視為默認了。他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敲。「安馬克，我知道你和溫娣五月廿八日夜晚那所謂的手術的一切。我做了一些深入的查證，知道她住這裏，就是那個女人。一切都已經明瞭了，包括她頸子上的疤痕。所以，其他的證據，諸如小紅星胎記就不那麼重要了。」

「小紅星?」馬克閉上眼，想起溫娣裹着浴巾時，他曾說，「好像小星星在對我眨眼睛……
……」

可不能再讓傑克看見那顆星！

傑克說：「你在法律上是無罪的；我的律師告訴我。」

「你的律師?」

「別擔心。他的檔案是密封的。」

「就像醫院的卷宗?你打算怎樣?」

「我不願把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我只有一個辦法。和你共同擁有珍妮。」

「你瘋了。」

「共同擁有到我把她贏回來的時候。她就全是我的了，你記住我的話！」

「容我提醒你，除了你的記憶，已經沒有鮑珍妮這個人了。」

「不管玫瑰換成什麼名字，它仍是一樣香、一樣美。」

「珍妮?溫娣?她們是陰陽兩界。而溫娣是我的法定元配。我愛的女人。」

「但她愛你嗎?珍妮的軀體永遠只對我有反應。我們好比安東尼和克麗奧派屈拉、羅蜜歐和茱麗葉、溫莎公爵和——」

「停止，傑克。我聽到了。」

「我要說的是，你不是適合她的男人。面對它，馬克。你愛過、娶過的溫娣已死。她死在手術枱上，被推走了。然後珍妮取代了她。你每晚擁在懷裏的女孩是珍妮。鮑珍妮。而珍妮屬於我。你懂嗎?我！」

這是何等瘋狂的理論?傑克怎可染指溫娣?與傑克爭論無益。腦科研究隊說，他們救下的是眞正的溫娣。但要把這個觀念灌輸給傑克，就像教智商六十的學生微積分一樣。

他強迫自己慢慢的、冷靜的說出這些話：「你要怎樣，傑克?」

「共享財富。」

馬克眞想鑽進傑克腦子裏去給他上緊螺絲。他假裝不解。「什麼意思?」

「半條麵包比沒有好。讓我擁有一半珍妮的——對不起——溫娣的夜晚。」

「你的意思是，鼓勵溫娣通姦?」

「通姦在清教徒殖民時代以來都不是犯罪。當然，還有十誡。但你要搞清楚，至少我這一分，與通姦罪無關。」

「哦?」

「她的軀體從來就是我的。如果有人犯通姦罪，那是你。」

「聽來你只是關心軀體，傑克。對女人可不能那樣侮辱。」

他站起來說：「我可否今晚在汽車旅館訂房間?我八點來接溫娣。」

馬克忽地跳起來。他眞想一拳塞進傑克的嘴裏。「不要行事像個傻子!」他憤怒的說。「從此以後，你給我離溫娣遠一點。否則有你好看!」他一把抓起帳單，去櫃台付帳。

「讓溫娣自己決定，」傑克等在門邊說。「記住，馬克——沒有人能使茱麗葉離開羅蜜歐。」

安馬克 10•29•99

第二十七章 「你這個一肚子髒水的小人!」

馬克從教堂回家時，很平靜。但它知道這種感覺不會持久。明天，他又回到同樣的老問題。

在主日學班上，唱最後一首聖詩時，馬克眞希望溫娣同在，他就可以在詩歌本下握着她的手。現在，他急於見到她。今天她和孩子待在家裏，等爺爺奶奶。

他一面吹「基督精兵前進」的口哨，一面繞過屋子走後門進去。差點撞上從後門出來的男人。是鮑傑克。

大白天突然變暗淡了。好像馬克剛才沒有去過教堂。

「你以爲我在克林森餐廳說的話，是開玩笑的啊!」他對傑克揮拳咆哮。「我叫你遠離溫娣!」

「我只是想再跟你談一次，」他的臉冒汗了。

「那你爲什麼找我不在家的時候來，你這狗娘養的!」

「反正你現在回來了，我要和你討論幾件事。我們是待在這裏還是去餐廳?」

「你有什麼必須說而不能在這裏說的話?」

「有太多的話要說。我們都不好受。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但我們繼續忽視眞正的問題就大錯了。」

「什麼眞正的問題?珍妮死了，溫娣活着。還有什麼要說的?」

傑克眼中習見的痛苦又擴散開了。馬克的心頭也同情得隱隱作痛。他把手放在傑克的手臂上。「我爲你難過，傑克。非常、非常難過。但你只有接受事實才能得到平靜。」

傑克木然的看着地下。他顫抖着聲音，太陽穴青筋暴起的說：「我恨你，安馬克！你拿走了我一生最美麗的東西，而你對我一無補償。」他一拳打在馬克臉上，轉頭就走。

馬克金星直冒的摸索手帕。馬克追過去，傑克好像後面有長眼睛似的，加快脚步。

「膽小鬼！」馬克追喊。「你這個一肚子髒水的小人！等等我?你還算個男子漢嗎?」

傑克站定了。馬克迎上前去。兩隻鬭雞馬上你一拳我一脚，狠狠的撕殺起來。從草坪到花床、泳池。

馬克喘着氣說：「聽我說，傑克。你敗了，我沒有。但我要收兵了。現在。只要你答應我再也不見溫娣。」

「我不能，這就像叫魔鬼變成乖孩子一樣。」

傑克想站起來，又被馬克重重的推倒到地上。

溫娣匆匆的摔上門跑到草坪上。她看到他倆的狼狽狀，雙手交握的站在那裏，微風把她的鬈髮吹拂到她的臉上。「你們兩個眞該爲自己慚愧，不管是什麼事情，都不能用打架來解決。」

馬克認爲有第三者介入時，溫娣應該向着他這一邊的，她却像個天使一樣那麼中立。他不知道他是贏了還是輸了這場戰爭。

安馬克 11•1•99

第二十八章　「只把妳的身體給我！」

松風社區常有小集會。謠言像時疫一樣的易發難收。却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打了那一場狠架以後，馬克、傑克和我成爲街頭巷尾的主角。每一個人都對我們指指點點。

據瑪琪說，傑克是我的情夫，我未來孩子的父親，我的前任丈夫。但大家都只是在捕風捉影，沒有人知道眞象。馬克是超然的。他目不斜視，頭抬得高高的，像個沒事人一樣。他告訴我見到傑克以後發生的事，我沒有責怪他打架。

我也不怪傑克——只氣他對馬克吐口水。這種幼稚眞是不可原諒。男人從穴居時代迄今，實在沒有進步太多，他會移植軀體救人一命，但仍不了解暴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好在人們過兩個禮拜就會淡忘安飽之戰，而另找茶餘飯後的話題了。

那個星期天的早上，我剛和爸媽談話完畢，傑克來了。他的手上是一大把粉紅色的玫瑰。「這是瑪琪花園裏的，她還不知道我摘了這些花。」

我接下玫瑰謝他。

「妳不請我進去？」傑克說。這使我想到馬克去羅德岱堡的那晚。

「今天早上不行，傑克。馬克從教堂回來前我要寫幾封信。」

「哦？那他是不在家了？」

「別假惺惺。還有誰會把車子開出車房呢？」

傑克咧嘴笑，然後突然說。「我必須跟妳談，溫娣。求妳。很緊急的。」

「不能等到馬克回家？」

「不，這是妳我之間的私事。我發誓絕對僅止於談話。求妳，溫娣。我的問題只耗費妳一生中的十分鐘。」

於是我放他進來。我什麼時候才學得到教訓呢？

在他開口前，我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了。我要我的軀體無名無姓。我不要我的任何一部份曾是傑克的妻子。如此我才是完整的溫娣。

當傑克說完珍妮與我的相關時，我再不能假裝我只是使他緬想亡妻的女人了。我必須面對事實。

「好吧。就算我有珍妮的軀體，」我以似乎是平靜的語氣說。「但我覺得是溫娣——舉止似溫娣，思想如溫娣，是的，我甚至長相也是溫娣。若萍不記得我原來的樣子。連馬克也不以為意了。」

「不以為意？如此而已？妳變得好太多了。」

「情人眼裏出西施，」我莊嚴的說。「幸好天下的男人不會都被同型的女人所吸引。」

「我們別談這個問題，娃娃。我們談珍妮。」

「我常感激珍妮救了我的命。捐贈遺體給科學研究，是美好的、人性的事。但是，傑克，你必須記住這份禮物是獻給科學——而不是給安溫娣的。這其中無關私人恩怨。她那麼做，不是為了一個人，而是為了無所不在的人，現在以及將來的子子孫孫。我也捐贈了我的軀體。我樂意想像我的軀體減少了生產的死亡率。有我和珍妮，醫學才能夠……」

「溫娣，結束妳的演說吧，」傑克打斷我。「我若是想聽道，會去教堂，而不在這裏了。」

「你眞該去的。」

他移近一點。「妳沒有一點高興我們找到了彼此嗎？」他的臉上浮起噬心的失望。

「你想要我怎麼樣——奔向你的懷中嗎？你一直忘記我是馬克的妻子。」

「妳的一部份是馬克的妻子，我承認。但，我要討個公道。馬克可以擁有妳的心。只把妳的軀體給我！」

我呆了好久，不知作答。我知道，他認爲他是公正的。對他而言，除了我的下巴到頭頂以外，都是他的珍妮。

我很久沒有想到我的死亡經驗了。我活得太忙碌了。但現在它如電光石火般同來了。

「傑克，」我低聲說。「珍妮已經到了在水一方的另一個世界了。」

「溫娣，我不信！」傑克想拉我手。「我要眞實的東西，在這個地球上。現在，若不是爲了珍妮……」

若萍從臥室裏看完卡通電視跑出來。「餓餓媽咪，」她撒嬌的說。

感激她的挿入，我起身去厨房。「媽咪給妳拿一大塊葡萄蛋糕。」我說。

傑克抱一下若萍說：「媽咪跟傑克叔叔要說話，妳同房裏去。」

我來不及叫她留下，她已經一溜煙的跑了。

「說到那裏了?」傑克問。「我好像正要抱妳。」

「你發誓不碰我的，記得嗎?」

「天堂可以等，但不會太久的。天堂也要血肉之軀去成全，而不全是靈魂。」

「我們基本上是屬靈的。你無法否認。不要那麼世俗。」

「爲什麼不。這就是我活的所在。我在世，就要世俗的快樂。」

「如果那是你所要的，你可以從別個女人那裏得到。」

「除了珍妮，我從沒眞正愛過任何人。她任何時候都是性感的。她像一只引人垂涎的蘋果一樣，我可以感覺到，品嚐到她的香甜。除却巫山不是雲啊。」

我知道他是說實話。我們始終談不攏。就無辭以對了。

「你必須走了，傑克，」我催促。「馬克就要同家了。」我帶他走後門。他開門出去時，我們聽到前面車門關上的聲音。

「珍重，珍妮，」他同頭喊。「別忘了我愛妳。」

無可避免的馬克撞上了傑克。他們打架到底是爲了爭我還是珍妮?

安溫娣　11•5•99

第七部　誤差

第二十九章　「意圖是擺明在那裏的」

感恩節前的星期四，馬克獨自坐在英語辦公室裏。他閉上眼聽音樂，排除了愈堆愈高的筆記本。

凱茜不在第三節課的休息時間進來了。跡象顯示，她大部份的時間待在校長室。每當她有教學問題，就報到最上層。而米校長也不厭其煩的親自到教室去鎮壓。愛屋及烏的，她在辦公室的時間，校長也常在英語辦公室出現。

馬克知道同辦公室的魏太太很看不慣凱茜和校長攀交情。她在系裏工作了十五年，要求大家的就是有問題先找她。她解決不了的，才呈報校長。

馬克不懂何以凱茜敢於冒犯魏太太。他懷疑她明春還會接到續聘。至於他自己與凱茜的關係，已經回到一開始便應該是那樣的原路上。他與凱茜都絕口不談英語年會的事。他們仍是同事，却不多言語。奇怪的倒是凱茜何以如此斷然的消失了對他的興趣。她瘦小的身材仍會使他想到他

曾認得的溫娣，但再激不起一絲心頭的漣漪。他不再渴望她的形體了。

並非別的男人不知道她的迷人處。他不鼓勵她傾吐私生活，但他不免聽到她的電話，或在她外出時，接到吉姆、約翰、鮑伯等人找她的電話。

凱西重重的摔門進來的時候，他正在批作業。她坐到位子上，埋頭痛哭。

「別，別，凱西，」他安慰道。

「你不知道，馬克，」她抬起涕淚縱橫的臉，抖動着嘴唇。

「這個，妳用吧，」他給她角色的乾淨手帕。

「妳最好在下一堂課以前去補個妝。」他好心的建議。

她走了。馬克想，是什麼事呢？是白嘉里又在她班上放火箭炮？米校長不是告誡過她了嗎？是魏太太對她說了重話？

她回來時，有了很明顯的改進，但馬克仍可看出她眼眶紅紅的。

「妳願說說嗎，凱西？」他溫和的問。

她點頭。又開始流淚了。

「再別哭了，否則永遠都說不清的，」馬克看看時鐘。

她終於說話了，但音量很低。「事情也牽涉到你。」

「我？怎麼會？妳最好從頭說起，凱西。我們還有十五分鐘才打鈴。」

她張口，囁嚅，兩眼又變得淚汪汪了。「我懷孕了。」

馬克意外得張開嘴呆住了。

「你說話啊，馬克。」

他終於找到聲音了。「我能說什麼呢，凱西？說我抱歉？」

然後他想起來了。她曾說也關係到他。

「不是那麼簡單，馬克。」

「好，我抱歉，凱西。為妳難過。但感謝上帝，我與此毫無瓜葛！」他如釋重負的吐一口氣。

「我知道這一點，但埃不知道。」

「埃？誰是埃？」

「米埃里，我們可敬的校長。」

「去！凱西！他憑什麼認為我有份？」

「你真是健忘，馬克。就是沒有行為，你的意圖也是擺明在那裏的。謠言是傳得最快的，你知道。」

「吉姆約翰、鮑伯呢？」他突然問。「除了我沒有人知道妳活躍的感情生活嗎？」

「他們只是好朋友，」凱茜辯稱。

「那我可否請問父親是誰呢？」

可能她像溫娣初到佛州時一樣，誤以爲有孕了。但即使她懷孕了，也不關他的事。不管事實基礎如何，謠言後是不傳好事的。

「那做父親的，叫我發誓不能告訴任何人，直到他想出個辦法。我想他會加罪於你。」

「那我更有權知道了。他是誰，凱茜？」他厲聲問。

「米校長。」

「米校長！米校長！」他不敢相信。「哦，不！妳爲什麼一定要挑他？」

「他使我想起你。就是這樣。」

馬克充耳不聞。「他有太太和兩個孩子，妳知道的。」

「又如何？」她另有所指的瞥馬克一眼。

他力持平靜。

「我今天進辦公室前剛告訴他。他像個野人一樣。他說如果我想破壞他的快樂婚姻，我就大錯特錯了。」眼淚潺潺流下。

「也許妳根本沒懷孕。」

「我昨天放學後去檢驗的。醫生說，現在驗孕的準確性是百分之百。」

「我想，那妳必須請一禮拜假，去墮胎。」

「我不信任墮胎。」

「墮胎後比給世界帶來一個沒人要的孩子好。」

「每一個孩子都有被生的權利。」

「我無意改變妳的道德原則，」他深呼吸。

「瞧是誰在說這話哦。」

馬克被挫敗了。他感覺到惱羞成怒。但他再次力持平靜。「快上第四節課了，凱茜，」他沈默了一會兒以後說。「妳還是要上去教二年級的課？」

她虛弱的微笑。「哦，我可以做到。」她回答。「但是，馬克，還有件事情要告訴你。」

「我在聽。」

「米校長永遠不會相信這個嬰兒是他的，除非他長得跟他一模一樣。不幸，你也許沒注意到，埃里跟你長得像表兄弟。」

謝天謝地，上課鈴響了。

安馬克　11•18•99

第三十章 「我只是代罪羔羊」

上星期四晚上，我們兩人都沒有睡好。

馬克精疲力盡的回到家裏。我看他的氣色不佳，給他倒了一杯雪莉酒。我等他喝完酒才說話。

「什麼事不對勁，馬克?」

他閉上眼，像有無限的心事。「我有大麻煩了，」他說。「我想米埃里要趕我。」

「米校長?」我驚奇的問。「他怎麼會跟你作對?」

他半睜着眼看我。「莫須有的事，」他說。「我只是一頭代罪的羔羊。」

我放心的坐回椅子。「如果你沒做出什麼可羞的事，我相信總會水落石出的。」

「妳不懂，溫娣。」

我對他笑笑，輕撫他手。「不會那麼糟的，馬克。吃過晚飯你就好過了。我烘了你喜歡的餅

當點心。」

「比妳想的糟糕，」他呻吟。「吃過飯我再告訴妳。」

若萍的小嘴在餐桌上喋喋不休，馬克一時開懷得忘了自己的心事。我有預感，他心上的負擔一定很大。

孩子上床後，他告訴我凱茜和校長的事，以及校長欲嫁禍於他。

他說完時，我僵坐在那裏。

「私立學校對於教職不道德的事，處分是很重的。事實上，我可能立刻被開除。」

「看開點。明年此時我們就回沙格林區了。」

「帶著污點的前科回去求職嗎？教師有這種記錄，比政客犯強姦罪更嚴重。」

「你忽略了一件很明顯的事，馬克，你無罪！」一朵疑雲飄過我的心上。「或是有此可能？」

「我不可能是凱茜未出生孩子的父親，如果妳懷疑。就像我……呃，不可能是姬姬的父親。」

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他的笑意却一現卽逝。「我以前告訴過妳一次。妳必須相信我，溫娣。」拉起我的手，他一直望進我的眼睛深處。

「我相信你，馬克，」我輕聲說。「爲什麼米校長不呢？」

「因爲他不願相信。米校長要抓住一切來救下自己的腦袋。他的事業、他的婚姻。自衞是洪荒時代的第一條法則，妳知道。我知道妳在想什麼，娃娃。我活該。但那一切現在都過去了。死了、埋了、忘了。事實上，打開始那就是幻象。」他拉我過去，開始吻我。

「現在不行，馬克，我們先要計畫對策，」我輕輕推開他。

「別那麼一臉愁容，蜜糖，」馬克說。「我們不會餓肚子的。我忍不下的是想到我爲了莫須有的罪名被人指責。」

「你何不明天逕自去找米校長呢？」我問。

他聳聳肩。「第三節課米校長通常很忙，」他回答。「而放了學後，他又等不及的趕回去找太太和孩子。可見他都是在第三節課的時間幹的好事。」

「別那麼臉紅，娃娃。他只是做我現在想跟妳做的事。」

「別那麼不知羞，馬克。」

稍後，他說：「我明天跟他約個時間見好了。」

「你對他說實話，他一定會講理的。凱茜說得對，他和你長得可眞像呢。我覺得他很像個正直的君子。」

「以他的立場看，他可能做出奇怪的舉動。人性有時候不是那麼善良的。」

「米校長是謙謙君子。」我說。「棕櫚學校沒有一個英文老師像你那麼賣力的教好莎士比亞。」

「以他的觀點看，現在我做代罪羔羊比英文教師更稱職。」

「我不相信他會那樣，」我辯道。

「希望妳對。」他的手臂環著我的腰。

第二天，馬克一踏進家門我就知道今天很合他意了。

「怎樣，馬克?」我滿懷希望的問。

他遞給我幾張打字紙說。「我寫了這份報告給雷大夫。放學後辦公室很安靜。」

「你要我看?這種報告是機密的，即使是你我之間。」

「偶而同看無傷大雅的。」

我正要看，門鈴響了。我放下報告說：「我來開門。」

鮑傑克站在那裏。我意外的看著他。「傑克!你不是在練籃球嗎?」

「不，今晚不必，我必須見妳，」他踏進客廳。「妳想幹嘛，躲我?」

我顧左右而言他。「我們正在露台上喝果汁。你要加入嗎?」

「鬼，不要!」他回答。「我現在最不想見的人就是妳的丈夫。」

「那你爲什麼來?」我不耐煩的問。「你有什麼必須告訴我而我還沒有聽過的話?」

「我爲什麼來?妳太知道我爲何而來。」

「你已經見到我了，傑克，」我說。「現在走吧。」

「沒那麼快，溫娣。」

「馬克在等我。請你不要再惹麻煩了。」

「我認識很多女人很高興見我走進她家的門。她們也不趕我走的。」

「好!我很高興你那麼有人緣，傑克。幫幫忙，去進別家的門吧。」

「是誰啊?」我回去時，馬克問。「史瑪琪?」

「不，是傑克，」我回答。

他張口欲言，許久，終於說出：「這次他要什麼?」

「我，」我說。

「下一次，看我不宰了這個好種。」

安溫娣 11·20·99

第三十一章　「校長也會犯錯」

接待室桌後坐的女士笑著對馬克說：「我查一下他的日程，安先生。我記得第三堂課他已有約在先了。」

她由校長室出來時，滿臉迷惑。「你的名字寫在他日曆上是今天早上十點鐘。他料到你會來見他呢。」

馬克謝了她。對米校長這麼快採取行動略感不悅。

「瞧，他來了，」秘書說。

來人高大頎長，五官端正。予人一種冷漠，工於心計的印象。

「早安，米校長，」馬克強迫自己說：「很好的天氣，不是嗎？」

「早安，我正想見你呢。」他客套的說。「就排今天第三節課吧。」說畢，他消失在辦公室門後了。

他聽到秘書在他身後說：「我無意刺探你們的私事，安先生。不管你要和校長談什麼，都請小心。可別說是我說的，他從昨天早上起，都很暴躁。」

「別擔心。我會注意的。謝謝妳警告我。」

十點鐘，馬克坐在校長室裏的紅線絨沙發上，啜飲一杯咖啡。咖啡是秘書端來的，他記住了她的名字，郁太太。馬克坐等校長時，環視室內的陳設。大部份的傢俱都是十九世紀或更久遠的。一面牆上是壁爐，另一面是橡木書架。辦公桌上懸著古典的吊燈。厚厚的地毯是深紅色的。

這種裝璜設計意味著可敬的古趣。馬克不知道，為什麼過去的就總比現在的更有價值。

他希望溫娣在這裏鼓舞他。她已成為他的一部份。但她同時是個獨立自主的女人。超羣拔俗、美麗、有一點神秘。

手術真是一點一點也沒有改變她。至少，沒有值得一提的改變。他很抱歉在和凱茜有那麼一段插曲以前，未曾想通這一點。感謝上帝，他總算是臨危勒馬了。米校長顯然就沒那麼幸運了。他覺得有點同情他。

十分鐘後，米校長來了。馬克伸出右手，米校長視而不見。他做個手勢叫馬克拉張椅子坐到他辦公桌對面。

校長從上層抽屜裏拿出一個卷宗。電話響了。他眼睛盯著馬克的臉，一面接聽電話。「我不是告訴了妳，十五分鐘內擋駕掉我所有的電話嗎？告訴馬小姐，我現在沒空。」

校長翻到馬克的人事資料了。「我看到你有妻子和兩個小孩，」他說。「尊夫人很賢慧大方。」

「謝謝你，」馬克囁嚅的說。

米校長清一下喉嚨。「本校很注意教員家庭的幸福。」

馬克等校長繼續。

「我們不能容忍不忠於家庭的行為。如有教職員逾越，一律必須受董事會的調查。」

馬克默不做聲。他認定沉默是他最好的辦法。他緊張的開始敲擊口袋裏的錢幣。

「不要敲，」校長命令。

「對不起，」馬克說。「我沒想到我在做什麼。」

「恐怕你的麻煩就在這裏，安先生。不警惕應有適當的行為。」

「請說得更明白一點，校長。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們不要繞圈子說話，安先生。我注意到你對本校的一位女教師行為不當。她現在懷了你的孩子。因此，我必須請你立刻辭職。你的薪水會付到十一月底。我認為你教學認真，是個好老

師，會替你推薦。但本校機密記錄上，將列出你離職的原因。」

他斷然的站起來，示意叫馬克離去。

馬克這才說話：「等一下，校長，即使貴為校長，也可能犯錯。」

米校長看錶，拿起皮的公文包，準備離去。

「他們可以等幾分鐘的。如果你現在走，我將逕自去告訴校董會我所知道的事情。」

「我的容忍可是有限度的，」他朝門走去。

「請坐下，校長。」馬克的戰戰兢兢已經消失了。他有力的說。「米先生，我不是馬小姐未出生孩子的父親。」

「在羅德岱堡的那天晚上……」

「我承認，看來很糟。但結果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

「本校不准許有這樣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又作勢欲走。

「請不要那麼急著走，校長。還有你得聽的。」

「說吧！」他神經質的笑著說。

「別笑，校長，」馬克說。「不好笑的。只有白癡才會在葬禮上笑。」

米校長臉色轉白了。「什麼話！」他斜睨著馬克。

「你才是馬凱茜孩子的父親。」

「我！胡說！」他嗆咳得整個脖子都紅了。「什麼謠言敢這麼傳。」

「沒有人，是馬小姐自己說的。你知道董事會相信誰說的話。到時候你就當不成校長了。不管是真是假，這種事可是急不來的。」

「馬克，」這還是校長第一次喊他的名字呢。「這種話可不能到外面亂說的。」米校長隔著桌子緊緊的抓住馬克的手。「請忘了我剛才說叫你自動請辭的話。整件事可能只是一次不幸的誤會。」

「馬小姐怎麼辦？」馬克問。「她才是這幕戲裏的主角。」

「現在的法律認為，女人如果懷孕，純屬她自己的錯。我一會兒就叫馬小姐來，我確信我們可以研究出對策。」

馬克慢慢的搖頭。「不要忘了，沉默的代價很高，」他警告。「如果可能，你要慷慨一點，慈悲一點。」

安馬克 11・19・99

第八部　母親進場

第三十二章 「我們怎麼跟媽說？」

星期三下午，我們在奧蘭多機場等媽的飛機來。若萍到處又蹦又跳。「外婆要來了！外婆要來了！」她叫給每一個人聽。來來往往的行人對她微笑。

「我希望能和她一樣熱衷，」我對馬克說。「說不定她看到我會暈過去。果眞如此，我們怎麼辦呢？這裏有沒有急救室？如果……」

「停止，溫娣！」馬克打斷她。「妳開始講話像妳媽了。我們已經反覆說過十二次了。往好處想吧。」

「怎能？」我問。「你是知道媽的。我希望爸老早已經告訴她了。是我們不准他說的。」

馬克摟住我。「嘿，乖乖，蜜糖。開心點。不會那麼糟的。外婆都被若萍和威羅搞昏了，說不定根本不會注意到你和我呢。」

「可能，兩個孩子從上次她見到他們已經變了好多，我可能變成排名第二了。」

他點頭，咧開嘴笑。「對，溫娣，若萍的一張小嘴就會讓她外婆笑歪的。」

想到要對媽解釋手術的事，我一連幾晚都睡不著覺。我不知道那個問題最糟——是怎麼跟媽說，還是怎麼對付傑克。

「九四七班機現在降落，旅客請走十七號門。」播音器宣佈。

我們衝到通向飛機的走道，以便看見出來的旅客。

媽沒讓我們久等。她是第三位走下來的人，看到她臉上的熱情，我的兩眼開始起霧了。見到老家來的人是多麼好啊！見到她，我才發現我是多麼的想念她。眞希望爸也一起來了。

她見到我們四個時，笑得好開心。我們幾個互相擁抱、親吻。

媽第一個看若萍，然後威羅。她從沒見過那麼漂亮的孩子，而且愈長愈好，她斬釘截鐵的說。等她把關於孩子的一切話都數盡時，我半閉起眼等著。現在她該來看我了。「我們去領妳的行李，媽，」我說，希望轉移她的注視。「我們有一個月不通音訊了。」

她顯得很失望。「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改變嗎？」她拍著頭髮說。我這才注意到，她的確不一樣。

「哦，妳的頭髮，媽，」我欣賞的笑道：「和我小女孩的時候一樣，紅褐色，沒有一根灰頭髮，上面也是鬈的。」

「還有呢？」媽同笑。

「體重減了些，唔。減了很多。恐怕又穿得下當年的結婚禮服了。」

「妳看來好……好性感，」馬克也在敲邊鼓。

媽滿意的嘆口氣。「我們現在去領行李吧，」她說。

我沒被注意到，暫時還好。媽好像沒把我當做太空火箭。以後回沙格林區也能這樣該多好。朋友會不會這麼善意的視我的大改變若無物呢？

在回家的車上，媽仔細的注視我。「妳的膚色變了，親愛的，」她說。「妳看來眞健康。佛州的陽光對妳有好處。有這麼好的皮膚，妳可以晒成金褐色而不會生皺紋。但不要做過火。」

「別躭心，媽，不會的。說實話，妳沒注意到我有什麼改變嗎？我是說，極大的改變。」

「沒，親愛的。妳本來就是個美女，現在還是。妳恢復身材，不再挺個懷孕的大肚子，很愜意吧。」

「媽，妳大概該配付眼鏡了。」

「我現在戴隱形眼鏡。妳沒注意到？」

到家時，我跟在媽後面下車。她尖叫著：「我怎麼到現在才注意到妳怎麼這麼、這麼高大啊，溫娣！我知道妳一直在長。每次打開影像按鈕，我都看出妳又高了點我知道妳想關掉，等我來

的時候，叫我驚喜。」她笑得好大聲。「媽媽可不傻啊。妳還說是影像按鈕的焦距不對呢。妳爸說妳的身高可能是視力的錯覺。」

「嗯，不是。」

「別躭心，」她說。「妳看來很好。像是個小女孩有一副婦人的身材。」

馬克突然嗆咳了。他提起小威羅，把他抱進屋，在門口還對我眨下眼睛。

若萍跑開去玩了。就剩媽和我在車道上。「我不太習慣，親愛的，」她說，「在家裏，我就想妳還沒十足發育完成。妳知道，有些人長到二十五歲。我倒沒想到這最後的衝刺會長大這麼多。」

她的目光來回的把我從頭看到腳。她貼近我站，注意到她只到我下巴那麼高。她有些悲哀的說：「我再也沒想到有一天我得這樣抬起頭看我的小乖乖。」

「高興點，媽。妳還是比妳的外孫大啊，」我沒話找話的說。

「我希望妳不要再長了，」她突然警告。「妳現在很好看，但是不能再長高了。」

「妳放心。我好久沒再長了。」這是實情。但願她知道！

「我很高興，溫娣。也許懷孕使妳荷爾蒙失去平衡，又扯上生長腺體的結果。對那種事我不大懂，妳去看過醫生嗎？」媽又憂慮了。

「有。他好像不——」

「嗨，溫娣！」男性的聲音。我不消回頭看也知道是傑克。

「這是家母，歐太太，」我有禮的說。「媽，這是鮑傑克，史唐和瑪琪家的房客。他是數學教師兼教練。」

「溫娣的母親？」傑克說。「簡直像她姊姊嘛，歐太太。妳倆除了身高，眞太像了。」

「哦，溫娣和我本來差不多高的，」傑克的恭維使她高興。「但顯然她到生完小威羅以後才發育完成。」

「是這樣的嗎？」傑克瞥我一眼。「那多稀奇。歐太太，眞高興妳來到松風區。」他帶著姬姬走了。

「眞是個好青年，」媽看著他在街角消失了踪影。

當晚，熄掉床頭燈後，我靠在馬克懷裏，告訴他白天時我與媽的談話。馬克大笑：「就讓妳媽去那樣想好了。」

「她的想法並不像你想的那麼傻啊，」我突然覺得該爲媽辯護。

「我沒那麼說啊。」

「你沒說，但你有這種意思。」

「可能。但我們別再談這件事了，娃娃。我另有主意。」他說著對我偎過來。

「我寧願先談一會兒。」

「好，依妳。先工作，後享樂。妳說吧。」

「你打算告訴媽眞象？還是讓她繼續認爲我長大了？」

「只要她的理論能使她滿意，何樂不爲呢？」

「等她有一天知道眞象時，她會覺得多窩囊。她會恨我們連一點消息也沒透露給她。她的朋友會笑話她被蒙在鼓裏。我們無權使她顯得那麼荒唐可笑。畢竟，她是我的母親啊。」

「好，照妳說的做，溫娣。但妳最好準備棘手的問題吧。」

「唞，這倒是眞的。她已經告訴傑克，我本來和她一般高矮的。」

「傑克？」

「是的——傑克。我們在車道上談話時，他帶着姬姬路過。」

「他幹嘛——整天扒在窗口看妳什麼時候出現？」

「別神經質了，馬克。我們一次解決一個問題。再來談媽吧。」

「我想他很會以他一慣的技倆取悅她吧？」

「的確。她說他使她想起爹。」

「我到現在才弄清楚。我還一向很敬仰妳父親呢。」

「別這麼說，馬克。我們是告訴媽眞象呢——還是不？」

「多說無益。我們睡覺吧。」

他的嘴唇找到我的，於是對話結束了。

又及：我們該怎麼對媽說呢？

安溫娣 11•26•99

第三十三章 「……上帝允許我」

感恩節的早上和近幾週來一樣陽光燦爛。佛州十一月杪的氣候是怡人的。松風區安家的窗外，一片姹紫嫣紅，意味着屋裏住的人也歡欣雀躍。

馬克站在厨房裏看溫娣做早餐。客房傳來窸窣聲，做外婆的大概已經起床到處摸索了。

「媽那麼好心情，我眞不忍洩她氣。」溫娣煎醃肉的時候說。「但我又不忍心不告訴她，讓她當傻瓜。」

「決定、決定，」馬克說。「說眞的，溫娣，妳眞該感謝活在這麼美好的早晨。」

「哦，我是很感謝的，馬克。」溫娣說。「如果我們把這件事解決，我會更感謝的。」她太用力打蛋，蛋汁都流到地上了。

「妳何不帶妳媽去做感恩節禮拜呢?」馬克擦掉蛋汁，雙臂環着溫娣的腰，說道：「我帶孩子沒問題。」這一半是建議，一半是暗示。

「你覺得這有好處?」

「宗教能使妳超越妳的問題。世上沒有不可克服的事。」

溫娣啄一下他的面頰，向臥室走。「我們在早餐前穿好衣服。」她喃喃自語。「待會兒沒多少時間了。」

正午過幾分，馬克由窗口看到溫娣和她母親一起回家，笑談有若兩個女學生。一會兒，他看見若萍繞過屋子，奔向她倆。她兩臂張開的跑到外婆半蹲的懷裏。

這一幕人間溫情被鮑傑克的出現破壞了。他似乎每次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突然現身，脚後面跟着黑色的獅子狗。

馬克雖然愛狗，仍咬牙切齒的希望姬姬會暴斃。不過，他猜傑克很快的會另找一個藉口來路過他家。

「開門，」他聽到溫娣在敲前門。「我忘了帶鑰匙。」

進屋後，溫娣告訴馬克：「魏牧師好像是在直接對我佈道。你猜怎麼?我們有客人來吃感恩節晚餐。」

「別是鮑傑克!」馬克突然暴怒的說。

「不，不是鮑傑克——雖然媽有邀請他。她不希望這個可憐的男人在感恩節寂寞孤獨舉目無

親。」

「寂寞孤獨舉目無親，哼!他敢再踏進我家門，就會希望，寧願寂寞了。」

「噓，馬克。媽會聽見的。」溫娣把手指掩住馬克的嘴。「傑克要和史家出去。你有興趣知道是誰要來嗎?」

「告訴我。」

「國際知名的佈道家魏牧師。媽發現他太太昨天晚上因爲娘家有人生病而飛到芝加哥去了，她馬上邀請他與我們共餐。」

有岳母的談笑風生，晚餐氣氛很愉快。魏約翰博士是個禿頭、短小精幹的中年人。爲人忠厚誠懇。依他看，人性本善。每一個人若是盡了一己之力，就問心無愧了。

「喊我約翰吧，」他對歐老太說。「你們也一樣。」

到了上火鷄這道大菜的時候，席上的每一個人都已經互相稱名不道姓了。

飯後，約翰大談他早期傳教生涯的歷史。馬克想，他可以求教於一位牧師對軀體移植的反應。將有助於消除溫娣內心的矛盾，同時也解決了如何告訴她母親的問題。

「你的意見如何，馬克?」約翰問馬克。

「對不起，約翰。我在想心事，一時沒聽見你在說什麼。」

溫娣悄悄的在桌子底下踢馬克。「魏牧師——我是說約翰——想知道你對太空社區的看法。你是否願意做第一批移居太空的人?」

馬克會意的接口:「為什麼不?做太空開拓者一定很刺激。而且他們一定需要老師去教育那些與父母同去的孩子。如果溫娣願意,我會認眞的考慮。」

「哦,不!別那麼說!」歐老太大聲說。「老爹和我不能讓你、溫娣和孩子被太空吞沒。那和立刻死掉並無不同。」她竟老淚縱橫了。

馬克趨近拍她手。「別哭,媽,」他安慰她。「我們不是明天動身。事實上,我對別的科學方案比對太空社區更感興趣。譬如,軀體移植的可能性。聽說,整個人身的移植即將變得像器官移植一樣普通了。」

「你是說把一個人的頭安到另外一個人的身體上?」歐老太喘着氣說。

「當然。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心理和情緒上的效果。這在道德上是有違上帝造人時的美意的。你認為呢,約翰?」

「我一時也說不上來,」約翰說。

「你從沒想過嗎?」

「前不久還在以猴子為實驗對象的。要處理的問題很多,我沒有時間認眞的考慮過,這會是

可能發生在我周遭的事。」

「人算不如天算啊。」

「但願別叫我碰上,」歐老太吸着鼻子說。「上帝召喚你,你就得走。我們不能無視於造物主的聲音。人,生死有命。」

「有人要喝冰飲料?」溫娣輕快的說。「我冰箱裏有西打和檸檬汁。」

「我剛才在想,你問我關於人體移植的問題,」約翰說。「這是需要深思的,但我現在有些淺見可以告訴你們。」

「那些?」馬克熱烈的問。

溫娣前傾,洗耳恭聽。

「一般而言,你可以朝這方面看人體移植及其他的科學奇蹟;如果上帝無意如此,祂不會賦予人類有發明的能力。」

「有道理,」溫娣嘴角掛滿笑意的說。

「人當然是屬靈的個體,」他繼續說,「是上帝以祂自己的形象創造的。我們所見的,是上帝以人所能理解的程度所表現的旨意。上帝好比太陽,而個人好比一線陽光。有上帝創造性的能力流入,才能成就人。」

「我不懂，」歐老太插嘴說道。

「不必躭心，歐太太。我們也都不甚了解。」

「你繼續說，約翰，」溫娣不耐的說。「雖然只是一知半解，我要聽。」

「聖經裏有許多關於思想能力和思想在人的身上奏功的參考。快樂屬於找到智慧、得到諒解的人。」

「女人呢？女人不算人嗎？」老媽說。

「那是新版聖經裏才會注意到的修詞。歐太太。妳可以認為，所謂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個人，一切妳認為最合適的說法。」

「我們不要離開正題，媽，我急於聽約翰對軀體移植的高見。」

馬克投給她了解的一眼。

「我要說的是，」約翰繼續說。「心智是人最重要的部份。沒有了它，便失去了存在。也只有心智，使他可以接觸和善用太陽放射的光線。」

歐老太茫然的點着頭。

「相反的，軀體除了負責補給腦的營養以外，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如果可能有腦袋而沒有軀體，它仍可稱為人。在未來的世紀，人可能進步到那個階段。」

「那多臚，」馬克吹一聲口哨。

「我同意，」牧師說着欣賞的瞥眼看溫娣。「事實是，人身移植不改變一個人。以上帝來看，一副不同的軀體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祂可能會希望做丈夫的不太在意他太太穿了一件新衣服。他可能甚至沒注意到換了衣服。記住，祂只經過靈魂的接觸來了解人，軀體與此無關。」

「我認為人的毛髮再多也是有個定數的，而一隻雲雀也不能不經祂的認知而跌落到地上，」歐老太反對道。

「不能，是不能，」牧師說。「而妳比許多隻雲雀更有價值。那是說，眞正的妳——妳那恆久不變的部份。而那不會是妳的軀體。」他用手搔頭。「很難解釋。」

「如果人可以找到方法延長肉體的生命，而不損壞到頭腦心智，上帝會允許嗎？」馬克問。

「我想當然會。當然，軀體移植時，總有一個人得死，那人的靈魂不能帶走他的軀體。那何不把遺體多加利用呢？」

「耶穌說，不要怕人殺身，但不容滅我靈魂。」歐老太勝利的說。

「非常恰當，芭柏，」牧師稱讚。他這是第一次喊她名字。「但我們別去想有人被殺的話題吧。人體移植只有在盡了一切救生方法而回天乏術、大腦沒了功能、法律上已經死亡時，才可以執行。屬於塵的，仍歸於塵。我也還有不明白的地方，歐太太。如果我懂一切問題，我就是聖人

，而不是牧師了。」

溫娣和馬克不約而同的笑了。

「我們來以這個題目做個假說，」馬克終於不顧溫娣的猛踢，而說：「如果，一位年輕已婚的女人，接受了別個也結了婚的女人遺體。第二個女人的丈夫，對她的身體有任何權力嗎？」

「法律上，沒有。我想你是指道德上。」

「正是。」

「當然，最好是喪妻者永遠不知道他亡妻的遺體現在何處——只知它被用來延長別人的生命了。」

「但如果他發現了呢？」

「那就有問題了。情理上，他仍無權訴請。但如果他那麼笨的去找到了它，我想他會發現有着他亡妻軀體的女人，實在完全不是他愛過的女人，而是一個個性、態度、儀表迥然不同的陌生人。毫無疑問他馬上就會對她失去了興趣，從而正視事實——他的妻子已經整個歸西了。當然，第一個女人屬於她先生，就像她只是接受了心臟的移植一樣。」

「她對喪妻者可有義務？」

「那要看你對義務的定義是什麼。她可以讓他知道她多麼感激他的亡妻，好心的把遺體捐給

科學，以便可以用於移植。此外，她應堅定的說一聲再見。」

「但如果他堅信她是他的妻子重生了呢？」

「我無法作答。這應該看第一個女人對他們的愛有多少。他只能因愛而愛，而不是因爲她有着他亡妻的軀體而愛她。」

馬克意味深長的看溫娣。她突然看到地毯上有一根線必須撿起來。

「我猜想在今天會有些牧師大聲的宣稱，人體移植是魔鬼做出來的事，」約翰下結論。「至於我，特別是在用過美好的感恩節大餐後，我希望現在能換上別個高大、瘦削的軀體。他站起來，拍撫凸起的肚子，向大家告別。

筵散人去後，歐老太說：「哦，親愛的，我希望我永遠不必軀體移植。只有上帝知道我的苗條是多麼辛苦得來的！」

安馬克 11•27•99

第九部　再見，珍妮！

第三十四章 「告訴她眞象」

馬克教書去了，孩子穿好吃飽了，我在露台上坐下，隨手翻閱報紙。

媽的女高音在廚房喊：「我爲我們娘兒倆再煮些咖啡。」她好像已經完全習慣了我外表上的變化，而毫不以爲意了。她有時候叫我替她從頂櫃上拿下什麼東西。過去的二十五年中這類事我若不藉助於階梯，就得求助於人，我奇怪她怎麼能那麼習慣於我的改變。

她的態度有點使我氣惱。好像是她舖起的山丘，讓我去艱苦的攀登。

「妳需要多出去走動，親愛的，」媽端着咖啡說。「我可以幫妳做點家務、帶帶孩子。妳去跑、去騎自行車，或去拜訪一下鄰居。」

我從車房裏拉出自行車，騎到史瑪琪家。她在花園裏除莠草。「咱們坐會兒，」她說。「我正有話要跟妳說。」

「哦，瞧妳，煞有介事的，」我笑道。

「我說話也許像長輩，但是爲了妳好。若不是我喜歡妳，我才懶得管呢。」

我們面對面的坐在椅子上，吃着瑪琪新學來的無糖咖啡蛋糕。她遞給我咖啡。「我們喝了這杯咖啡再談。免得妳聽了就飽了。」

「我若再喝一杯，就要浮起來了，」我說。「我跟我媽已經喝過了兩杯。」

她就着馬克杯啜飲咖啡，沉默的凝視我。

天色好像開始變暗了。我看錶。十點三十。外面，烏雲在天際密佈。「快下雨了，」我說。「希望媽會把臥室的窗戶關起來。」

「我喜歡長間下雨，雨天談心最富情趣。我想是烏雲造成的氣氛吧。」瑪琪在雨滴開始打在窗檯上的時候說：「全部鄰居都在談論妳。」

「能有什麼新鮮事呢?」我問。「我以爲對那一場打架的傳聞老早就自然死亡了。」

「哦，是的，那一段是死了、埋了。我眞不懂他們怎麼專挑妳講。平常我都是待在屋裏煮飯帶孩子，自掃門前雪。這次人家談的不是妳的行爲，溫娣。而是妳。」

但願沒有人已經略聞移植的事。

「妳是什麼人?我無法用適當的字眼描述。我用老式的說法——性感吧。」

「只是這樣?大部份的女人不都是這樣嗎?」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是啊，但有些女人似乎害怕妳即將興風作浪。沒有人知道誰的丈夫第一個上鈎。」

「啊，眞是荒唐!就算是有這種可能，這附近還有誰敢和馬克抗衡呢?」

「我有一個答案，溫娣，但我們現在略過不提吧。」

我煞時臉紅了，而我希望瑪琪沒注意到。

「我知道妳對自己的身材沒有法子，」瑪琪繼續。「這是好上帝送給妳的軀體。」

「也得花上好大勁的自我控制，才能保持住上帝這份禮物的形狀。」我嘆氣。

「其實，也不只是妳的身材。瞧妳這張小女孩似無邪的面孔。無邪的面孔、妖冶的身材。這樣的組合眞是炸藥一樣。」她哀惆的搖着頭。「溫娣，妳對附近的女性是項威脅。倒不如像我這樣胖一點，反而能交幾個朋友了。」

「哦?」

「我猜想妳從買第一付胸罩起，就有抓不住朋友的麻煩吧。女孩子也許喜歡妳，但是她們不要妳在她們男友面前出現。所以妳和馬克不常受到鄰居聚會的邀請。」

「我倒不知道我們這麼不受歡迎。妳建議我怎麼辦呢?」

「我若知道答案，一定會告訴妳的。只是別炫耀妳的性感吧。如果妳眞有心，一定能掩蓋住一些鋒芒的。」

「我從來沒有認眞想過這事，瑪琪。現在妳提起，眞好像我變成性感女神了。」我對她笑着眨一下眼睛。

「如果妳感覺如此，我想我也無能爲力了。但我警告妳，可別那個樣子看唐。」她的眼中冒出了火。

「妳可別認眞，瑪琪。怎麼，唐和我在一起，豈不是比和馬麗修女更安全的嗎?」

「我無意考驗他，溫娣。這一點妳可以確信……我們這麼談也不會有個結果的。換個題目吧。」

「又是什麼了?」

「不要顯得那麼天眞的樣子。不必打那一場架，我也能看出妳和鮑傑克有所關連。很明顯的，他幹嘛沒事就帶着姬姬溜狗。」

「他寵愛小狗。」

「不全是。他可以從他臥室的窗戶看到妳家院子，妳知道。妳一站出門，他就去牽姬姬，唐說他的動作比野兎還快。奇怪的事姬姬也追得上他。」

「我很爲這個可憐的傢伙難過，瑪琪——在這麼悲慘的情況下，失去他的妻子。他只不過是寂寞罷了。」

「妳以前也這麼說過，溫娣。但我是再也不信了。」

「那眞遺憾。妳對這種感情，不，這種情形的看法如何呢?」

「這當然不是妳的初次誤入歧途吧?」

感謝上帝，電話鈴聲響了。瑪琪到廚房接聽。她不在的那五分鐘，我走到書架上去拿雜誌。我的眼光瞥到雜誌房的一小疊信函上。最上面的粉紅色信封是鮑傑克的。當我注意到回郵上的姓名時，眞正大吃一驚。殷麗莎小姐!

本能告訴我，就是這一個漏洞把天機洩給傑克的。他們是親戚?朋友?非僅止於朋友?莫明所以的，我感到嫉妒。

瑪琪回來時，我埋着頭在看雜誌。「我們剛才說到那裏了?」她愉快的問。

「妳正在訓我有魔鬼般的好身材，而使鄰居對我避之大吉。」

「我想起來了。我們正在談妳和鮑傑克的關係。」

「我眞是一點談興也沒有，瑪琪。他不過是個朋友，只是這樣。」

「那馬克幹什麼跟他鬬狠?」

我冒着汗看她，兩眼睜得老大。「有時候我也奇怪呢。」然後我走到後門，伸出手。「雨好像過了，瑪琪。我最好趕在下一陣雨以前騎回去。謝謝妳的咖啡蛋糕和聊天。」

「希望妳別介意我說話太直，溫娣。這只是因爲我喜歡妳。」

我輕聲說：「我也喜歡妳，瑪琪。」我脚一登就滑到街心了。這會兒如果在家裏，我一定已經哭了。沙格林的老友也會像這樣敵視我嗎？

我剛停妥自行車，媽來到車房說：「妳來晚了幾分鐘，親愛的，剛才有個克利夫蘭來的長途電話。」

「誰打來的？」

「我想想。是寫在便條上的。哦，對了，我想起來了。叫雷白昂醫生。他說他是妳在醫院時會診的醫生。」

「他有叫我回電話嗎？」

「沒有，他正打算出城一個禮拜。他留了個芝加哥的電話號碼，妳有緊急的事可以聯絡上他。」

「他跟妳談話了嗎？」

「哦，有啊。我們好好的談了一場。他說他剛收到妳的信，問我對妳的看法如何。」

「妳怎麼跟他說的？」

「我告訴他，妳一切都很順利。既然他是醫生，我就告訴他，妳從我上次見過到現在，長大

了好多。」

「他怎麼說？」

「他說每天都會發生奇跡。他不多說。不過，他向我保證妳不會再長高了。不知道他怎麼那麼肯定。」她皺眉深思。

「我跟妳說過，我不爲這事躭心，媽。他還說了什麼？」

「一時叫我也想不起來。我告訴他我不寫信告訴家鄉的朋友妳長得這麼高，因爲我喜歡驚奇。他認爲是個好主意——等着讓他們嚇一跳。」

「除了緊急聯絡的電話號碼，他沒有給我口信嗎？」

「妳這一提，我想起來了。」她研究着手裏的紙條。「哦，對了，在這一邊，他說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留言是『告訴她眞象』。」

「告訴她眞象？」

「對，就是這樣。怪神秘的，可不是嗎？我希望妳懂他的意思。」

「是的，我懂。」可憐的媽！我知道她滿心的好奇。我內心爭戰着該在午餐後告訴她呢，還是等到馬克回家。

等待贏了。

當晚，馬克和我終於告訴媽關於我手術的眞象。但不是全部的眞象。我們沒有提到鮑珍妮或任何與她有關的事。

起初，媽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她喃喃的說，她根本不懂這是怎麽回事，她也不想懂。顯然她算計着，如果不懂，就可以沒這回事了。

她暈眩的坐着，緊握着手，馬克摟着她的肩頭。驚愕過後，她開始回憶起魏牧師曾說過軀體移植的事。

眼淚如絕堤的河一樣從她頰上奔下，馬克掏出手帕替她拭淚。他那麽溫柔熱心的對待媽時，我覺得從沒像這一刻那樣愛他。

淚止了。媽的臉突然像點起千根蠟燭一般的亮了起來。「啊，溫娣，我現在才想通。若不是軀體移植，親愛的，妳現在又豈能和我們同在呢？」

「對的，媽。」

「感謝上帝的現代奇跡，」她肅穆的說。「這個星期天我要加倍的奉獻——還要寄一張支票給腦部研究小組。」

安溫娣

11．30．99

第三十五章　「一個和傑克會晤的地點？」

馬克買了一份晚報，繼續開車。迫不急待的要趕回松風區告訴溫娣這則好消息。十二月佛州的落日在他前面的西邊，天際的白雲也被染上一片紅色、金色。他愛此地的日落，特別是在這視野寮濶的鄉間。

他轉進松風區時，街角新來的人家向他揮手，互相問好。他內心感到很溫暖。

溫娣和孩子在前院等他。沒有鮑傑克的人影。多好！

晚餐前，他們小酌一杯酒。溫娣、馬克和岳母一同舉杯。馬克本想致辭的，但孩子笑鬧得太大聲，誰也聽不見他。他只好聳聳肩，笑笑，飲第一口，從杯口上對溫娣眨個眼。她也回他一眼。

他一直等到回臥室時，才把消息告訴她。「妳最近有沒有想到過馬凱茜？」他問。

她深沈的看他。「沒有。事實上，在這一刻以前，我都感到很愉快，非常愉快。」

他忽視了警告的語氣。「别那樣看我，娃娃。等我告訴妳最新消息以後，妳才會更愉快呢。」

她面露狐疑：「我以為你老早把馬凱茜拋到九霄雲外了。」

「並不。她仍然只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

溫娣扮個鬼臉。「你就不能讓她自己去完成她的故事嗎?馬克——當然，靠米校長的幫忙。」

「恐怕他不太肯幫忙。妳知道他有多麼愛惜自己的羽毛。我有時候懷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說法。他並沒有受到報應。」

溫娣可不關心種瓜還是種豆的事。「哦，凱茜一個人也能懷孕嗎。我看問題才多着哪。她怎麼做，不關你的事，馬克。」她把頭髮一甩，閉上了嘴。

他奇怪她對一個有需要的人這麼快就停止了同情。若是以前，她會是最熱心助人的人。本性上，她同情别人而不愛批評人。有時候，她的同情心給她帶來比當事人更多的麻煩。

「馬克，你為什麼呆坐着那樣瞪我?」溫娣一臉迷惑的樣子。

「我正在想，妳好美。」他告訴自己，一點善意的謊言，有時候比說實話更仁慈。

「有一陣子你好像認為凱茜比我美嘛。」她眼中冒火。

這就是她的毛病!她怎麼會去嫉妒個像凱茜那樣的人?

他反省自己的良心。現在他對那次幾乎陷入的外遇已經不覺得愧疚了。他對溫娣的愛不因此而留下污點。

在想起那一段短短的挿曲時，他知道他曾對凱茜迷戀過，愛戀極深，但却不記得是什麼緣由了。似乎與她的外形和溫娣在他大學時代的模樣有關。說實話，要回憶溫娣以前與現在有何不同，是愈來愈困難了。

偶爾想到羅德岱堡的往事，也只是使他瞬目一下而已。他意識到溫娣正在等着他說話呢。

「妳無需嫉妒凱茜的，娃娃。相信我。」他把她拉過來，柔情地吻。

「你贏了，馬克，」她說。「這個可憐的姑娘把嬰兒怎麼了?我眞為她難過。」

「這才像我的好女孩，」馬克贊許的拍着她的背說。「我認為妳會樂於聽到結果。」

「告訴我。」

「她在聖誕節要嫁給她大學時的一名追求者。他知道胎兒的事，但仍願娶她。偉大的愛情;…」

「那她不再回來了?」

「不。他是北卡州立大學的助教，他們有棟公寓在教堂山那邊。」

「棕櫚學校沒有人知道她懷孕嗎?我是說，除了你和米校長以外。」

「我懷疑。米校長每次走過我辦公室的時候，都一付歡歡喜喜的樣子。這個雜種現在也卸下為她介紹工作的責任了。哦，我差點忘了。他太太下個星期四要為凱茜擧行歡送會。」

「多麼諷刺！」

「生活本是如此。妳可能也受邀。我想全體教職員的妻子都在名單上。」

「知道嗎，我不以為我能面對她，馬克。那樣的要求是太過分了。在眞實的舞臺上，我不是很好的演員。」

「我懂，溫娣。只消送上一份禮物，聽其自然吧。」

「如果你不介意，我只做那麼點……馬克，我為凱茜高興。眞的。」

「好！妳最好也為我高興，娃娃。圓滿的結局。」

溫娣浴罷出來，清新有如山間的空氣，馬克在等着。他的雙臂環着她，吻她。她輕易的反應他。他很高興她要他，一如他要她。然後他們都沈入了夢鄉。

他正夢到在平靜的湖上垂釣，她搖他肩膀。「醒醒，馬克。我們難得有機會私下聊聊。我不要這麼快睡。」

「唔——」他睡意極濃。「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嗎，蜜糖？」

「你知道我們家的早上是個什麼模樣，」她扯他的頭髮。

「好，既然妳堅持。」他從床上坐起來，伸手擰燈。「什麼事，娃娃？」

她頭倚着床頭，雙膝縮到下巴下。燈光在她蓬鬆的秀髮上增添了紅金的光輝。她鬼祟的透過兩縷落到眼睛前面的鬈髮，偸窺着他。她仍然是一付小女孩的樣子，他想。

「三更半夜的，我們要討論什麼事？」他揮開遮住她眼睛的短髮問道。

「才十一點半，馬克。我們睡早了，記得嗎？」

「不全記得了。」

「我也是，」她又笑。「但我們剛才談的事提醒了我。」

「提醒妳什麼？」

「傑克。」

他突然好不自在。來了，她要自白她對這個男人的感覺了。近來他試着無視於傑克的穿門入戶，只希望這個雜種終會對沒有希望的追求厭棄。眞是沒有希望嗎？他感到一絲恐懼。

溫娣早已告訴了他，她和史瑪琪的談話。他希望殷麗莎會飛來看傑克。傑克需要的正是一段火熱的戀情。但不是同溫娣。永遠不是溫娣。

溫娣說：「我們必須盡快趕傑克上路。他老是來，愈來愈說不過去，尤其是當着媽的面。媽認為他是上帝給女人的禮物——當然，僅次於你。」

「當然，僅次於我，」馬克大大的放心了。

溫娣從膝蓋上抬起頭，正眼瞧着他。「我要和他出去，馬克。」

「和他出去?和他出去?」馬克好像不能領會的重複這句話。

「是的，和他出去。談談——或約會——或——如果你想趕新潮，一個會晤的地點。」

「一個和傑克會晤的地點?妳一定是瘋了。」馬克暴發了叢林時代男性的嫉妬心。

溫娣什麼也不說了。

「等我魂歸九泉，妳再跟傑克出去!」他爆炸了。

「噓，馬克。你會吵醒孩子的。」她用手堵住他嘴。

他暴怒的瞪她。

「這場競爭是在我活着的身上，而不是你死掉的身上。」溫娣平靜的，幽怨的說。「因爲我活着，我就至少欠傑克我一生中的一個晚上。」

「妳不欠他一絲一毫，溫娣。是珍妮自己把遺體捐給科學的。如果說妳欠誰，就該是欠腦科研究小組。」

「你要我去當他們的應召女郎?」

「溫娣!妳想到那裏去了?」馬克粗啞的喊。

「你一點玩笑也開不得嗎，馬克?你總抱怨女人對性方面毫無幽默感。」

馬克無辭以對。

「說眞的，馬克，我近來老想再和傑克找個不受打擾的地方談談。在家裏是辦不到的，有媽、有孩子、有多嘴的鄰居。我想我可以和他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去吃個飯。」

「我跟妳一起去。兩個腦袋比一個管用。」

「這種情形下不行，馬克。只不過是花兩個小時勸解他。」

「勸解他?」

「是啊。你應該了解。就像羅德岱堡發生的事，使你放棄了凱茜一樣。」

「妳能確定只是談話?」他問。

「還能怎麼樣呢?當然，也許我們還共舞兩曲。」

「我認爲妳是在玩火，溫娣。但如果妳堅持，也得由我送妳去飯店，兩小時後再去把妳接回來。」

「誰聽過男人送妻子去會她的……她的……」她遲疑着。

「情夫?」他接口。

溫娣笑謔着。他彷彿未曾見過她有這樣的個性。他不知道她還有多少他沒認識的一面。

「我自己開車去，馬克。如果相聚不歡，我可以離開。」

「或是高興停多久就多久?」

「對。」她又笑了。「馬克，你是怎麼了?」

「我怎麼了!傑克是個男人，有男人的感覺和感情。以他的作爲，他應該得到別人的款待和敬意。」

「是你說的喔，馬克，」她不相信的搖頭。

「我恨他的膽子!我又不願見妳愚弄一個男人。」

「哦?」

他拉住她的手，半響無語。

安馬克 12·7·99

第三十六章 「珍妮……妳可回來了」

馬克的聲音被引擎減弱了。我知道旁邊的座位是空的，我一個人在車裏。

「再見了，娃娃……好好玩吧……別躭心家裏………照顧自己……」好平常的道別。別人看了會只當我是午後出去採購。

他甚至沒提到傑克。

然後，他打開車門，像沒有明天一樣的突然吻我，拂開我額前落下的鬈髮，「記住妳屬於我——整個妳，」他粗啞的說。他終於放行時，轉過身去，再也沒有回頭看我。

這雖然是我和馬克長談的結果，但我仍奇怪他會准我去出席這樣的冒險。不過，他了解這一趟是勢在必行的。我相信他的讓步是爲了更和平的將來。有傑克在脚跟前，就像在暴徒的手槍瞄準下坐在被刼持的飛機上一樣。我不能責備馬克憎恨傑克的膽子。

在平常的情況下，打一次架足够平息整件事了。但恐怕即使是魏牧師也無法說服我們，這只

是慣見的三角——男人、妻子、和另外一個男人。

私底下，我心中仍有陰影，懷疑傑克對我們的婚姻有第一順位的優先權。這場訴訟不是法律也無關道德。而只是黑暗時代的求偶，身體對身體的呼喊。

從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人有過同樣的問題，我無可借鏡。在我以前，沒有女人曾佔有另一個女人的軀體。在馬克以前，沒有男人曾對另一個男人妻子的身體做愛，而不觸犯姦淫罪。除非傑克心甘情願的放我自由，我永遠不能是完整的馬克的妻子。我的一部份將永遠是珍妮。

傑克和馬克在多方面是相似的。他們都珍視婚姻。他們在基本上是一生只要一個女人的。他們不像有些男人那樣，以婚姻爲賭注。不幸的是，傑克仍覺是已婚的。只要珍妮的一部份仍在，他就以他的方式忠心耿耿。

我應該走磁帶路的，剛才一個恍惚，差點撞上另一部汽車。我突然想到，車禍倒可能更方便的解決問題。如果我死了，馬克和傑克都可以從他們的誓言「至死才分離」中解脫。他們可以一人找一個女人，快快樂樂的過日子。

這個想法很快就消失了。生命如此美麗。我不准馬克向別的女人求歡。

前面四哩是沒有公路的。我轉進黃土路上。我嘆一口氣，十二月天黑得可眞快。

傑克在幽篁客棧預訂了晚餐。馬克和我沒來過這裏，我們沒有這麼多的預算。我承認很愛這

種豪華地點吃飯跳舞的引誘。

我被眼前的燈火輝煌驚呆了。茅草屋頂的飯店前面是羅曼蒂克的瀑布表演臺，花園裏張燈結綵，穿長沙龍衣的女侍應生和南海情調的歌手與舞者。

一位黑眼的波里內西亞的男孩替我停車。我頻頻四顧這一片太平洋海島的奇景。幾乎有如置身於棕櫚密佈的月光海灘，遠處還傳來土人的鼓聲。傑克在大廳裏等我，粗獷帥氣的一身黃色西裝，溶合在夜色與音樂裏。他眞像是個富有的種植鳳梨田的農人。

他欣賞的打量我。「美麗的女人，」他有禮的一鞠躬，把一只盒子放進我手中。「我幫妳戴上。裏面是一朵細嫩的白色蘭花。

「謝謝你，傑克，」我喃喃。「太可愛了。你眞會諂媚女人。」

「我還要請妳幫個忙，溫娣。」他從外套口袋裏拿出一個小包。「也戴上這個。這會使所有的人只看你一個。」

「面具嗎？萬聖節過了啊，傑克。」

「同樣目的，」他懇求。「請妳，溫娣，爲我戴上它。妳和我知道我們在此相見沒有一絲曖昧。但這裏以外的世人並不知道。做一點掩飾，可以省了好多是非。」

有一點勉強但仍是同意了，我去化粧間，打開包裹。竟是一頂假髮！我小心的戴上這輕軟、

發亮的天然人髮製品以後，發現我原先的髮式是多麼的平板。

我對着鏡子欣賞自己。然後嚇傻了。我換個新髮型——多麼酷似珍妮！同樣的長度、黑色——同樣邊分的劉海。

起先我有些氣憤，傑克一定是瘋了，想找同死人的形象。太過份了。

我一把扯下假髮，扔到洗手台上。我的鬈髮露出來了，像馬克白劇中的女巫，我認爲。

我終於鎮靜了，開始能比較慈悲的想，可能傑克以男人的眼光隨便買一頂假髮，根本沒仔細看過。他認爲如果我有長黑的頭髮，就沒有人會認出我來。「我看到鮑傑克和一個容貌姣好的黑頭髮的女孩！」傳聞會是這樣的。

我重新戴上假髮，在耳鬢別上蘭花。鏡中映着高挑黑色長髮的女人，閃亮的大眼睛、高腰、白色洋裝，頸上緊緊圍着一條絲巾。我必須承認她渾身是魅力。我想，當鮑珍妮是怎樣的？躺在傑克的懷裏是什麼感覺……「我是誰的愛？」我對鏡中的女人低語。

鏡中的女人給我一個蒙娜麗莎的微笑，沈默的、神秘的。

我悄悄走出化粧間，想躲開我鏡中的形象，撞上正在門外的傑克。他只看我一眼，就不知羞的擁緊我。我甚至沒有嘗試反抗。

「珍妮！」他氣喘的喊。「珍妮，達令，妳可回來了。」

有一會兒，我自己也糊塗了。我變成珍妮而不是溫娣了？我的身體終於壓倒我的頭了？土人的鼓聲使我意識不清。傑克一直滿眼愛意的望着我。

「我是誰的愛？我是誰的愛？」我靜默的應和着鼓的旋律。然後鼓聲停了，我的神智也清醒了。「你爲什麼這樣做，傑克？」我問。「你只是在折磨自己。」

「珍妮！」他兀自說，拉近我。我可以感覺到他擁抱的力，我喜歡。我費盡全部心智使自己掙脫。

「珍妮是個幸運的女孩！」我告訴他。「但是，傑克，我不是珍妮。我從不是珍妮。也永遠不會是珍妮。」

他突然垂下手臂。「對，溫娣。我們進去吃飯吧。」他的聲音是平靜的，但仍有一絲渴望。

女侍帶領我們到二樓的大溪地廳，可以俯視表演台。松風區變得那麼遙遠。我隔着蠋枱面對傑克，我不覺自己是溫娣。也不是珍妮。那音樂的節拍……那熱帶的飲料，把我變成一個初次邂逅島上男孩的土着女孩。

我們在等着我們的烤鴨時，幽篁島尼穿上波里內西亞的服裝和扭臀的大溪地女孩和三毛亞持刀拿火的舞者出現了。送飲料來的女侍告訴我們，這些歌手和舞者從遙遠的三毛亞、大溪地和夏威夷來的。幽篁客棧的老板遠渡南太平洋去召募歌舞團員時，他說，他愛上了一個三毛亞的小姑

娘。這個故事有一個羅曼蒂克的結局。那女孩就是現在表演的首席舞者——老板的妻子。

我希望這夜和音樂一直一直繼續下去。但我們吃到一半，歌舞停止時，我知道我們必須回到塵世。我們只有今晚可譜出珍妮。

我確信馬克再也不會同意我與傑克相會。我也永不會欺騙。須是今夜。再見無期。

我們斷續的交談着。我希望傑克先說。我想也許我太急切了。

他終於說了，他的話應和着我的不安。「如果我們把事情交待清楚，我會好過些！」他說。

「我想妳有些誤解吧。」

「關於什麼，傑克？」

「關於我。關於我們彼此間的關係。」

他眞以爲我可能捨馬克而奔向他？我自問。

「別提了。我們先跳舞吧！」他建議着，把我拉起來。我突然停住了，因爲他站住不動，那麼奇怪的看着我。「他們在奏我們的曲子，珍妮。妳還記得歌詞嗎？」

「對不起。我從不知道這首歌詞！」我回答。「而且，名字是溫娣。」

他的表情好像被摑了一記耳光。「跳舞吧！」他悲哀的說。

這不像野宴的那夜。我們毫無默契。他優雅的滑步。我跳上跳下。他想使我轉圈。我原地不

動。

「我們今晚是怎麼了？」他詰問。「我和妳一直像一個人一樣的啊。記得嗎？」

「人們也認爲馬克和我是很好的舞伴——雖然他比我高出一個頭！」我乾澀的說。

我們一曲未盡就回座了。

女侍端來飲料。傑克好像又有精神了。「妳要嗎，溫娣？」

「不要了，我今晚還得自己開車回去呢。」

「妳不必開車去任何地方！」傑克輕聲說。「我在這家客棧訂了一間雙人房。我玩得開心時，絕不冒險開車。」

原來他什麼都設計好了！但他當然不能以爲我要和他同房。不是我，安溫娣。

然後我想起來了。傑克指責馬克對我犯姦淫罪。只要他相信我是珍妮，他就可能安排。

「怎樣？」

「謝謝你，但是不要，」我堅決的說。「我必須在我的車子變成大南瓜以前趕回家去。」

傑克對我搜索般的偵察。他不嘗試改變我的心意。

我們尷尬的沈默着。

「你永遠忘不了珍妮？」我問。

「恐怕不能，溫娣。」

他的眼中浮現痛苦。我想說什麼話安慰他，但除了眞話什麼也說不出：「她死了，傑克。」

「對我而言沒有，她沒死。她的一部份還活着。」他的眼睛追隨着從我頸部到脚尖的線條。

我無力的嘆氣。「試想，傑克，從現在開始的二十年，你可以有個第二任的妻子。」

「看在上帝的份上，溫娣，我們不要再談了！」他瞪我，好像我是敵人。

我站起來。

「等一下，溫娣，」傑克的聲音追着我。「在妳走前，脫掉那頂愚蠢的假髮。」

在化粧間，我再度變成平平凡凡的安溫娣，妻子、母親兼女兒。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樣的我。我做够了珍妮。

我回到大溪地廳，我們的桌子是空的。我在咖啡杯下找到一張便條：「去月光下散一下步。就回。愛，傑克。」

安溫娣　12・15・99

第三十七章　「我在花園裏埋葬了珍妮」

我的目光不期然的追隨傑克去的燃着火炬的花園中。隔着落地玻璃牆，我看到月光洒在棕櫚樹上，星星掛得那麼低。和像傑克這樣的男人同享這星光燦爛的夜，將是一次不易忘懷的經驗。

然後我看到他了，瀑布旁邊，坐在岩石上的一個孤獨身影。他身邊沒有位子。他不像一個要找伴的男人。

於是我坐在桌邊等。兩個男人過來邀我跳舞。另有一個男人要爲我買一杯酒。我禮貌的拒絕了他們三人。

十分鐘後，傑克回來了。我立刻知道花園中曾發生過一些事。對着他臉上的茫然，我心痛了。他的眼中盛滿了寂寞。比十分鐘前蒼老了十歲。

「我可以幫你什麼忙嗎，傑克?」我急切的問，把手放在他手上。

他挑起的眉毛告訴我，他還不想說話。我靜坐着等風暴過境。

又過了十分鐘，我不耐煩了。花園中發生了什麼?他怎麽不先預告的斷然離開?突然，像月光一樣，我感到很滿足，身在這片熱帶風光中。

室內溫度宜人。奇怪，他却顫抖着靠向椅背。

「冷氣機朝着你吹?」我輕聲問。

他搖頭。「我親愛的溫娣，生命把我們拋出好奇怪的曲線，不是嗎?」他再不多說了。

我爲這個問題怦然心跳。再無須回答了。交換一眼就使我們眞正的溝通了。那麽溫馨、眞實，更像友誼而不是愛情。他無疑在追悼一份戀情。他以足够的精神壓抑了悲哀。

在樂隊恢復彈奏前，他又說話了。「我在花園裏埋葬了珍妮，她總是愛月光、花園和夏威夷音樂。」

我無言的用手拍他的臂，安慰他。

「我在那裏做了一番靈魂的追尋，溫娣。今晚有一會兒，我以爲珍妮又回到我身邊了。但我們共舞時我們的眼中沒有默契。於是，一切都不必假想了。我不相信我眞心要妳去我房裏。不是妳，溫娣。我只要珍妮。我猜妳永遠也不會像珍妮，只是我不願承認。珍妮每一公分都是女人。但妳却像一朵花，溫娣。甜蜜、美麗又無邪……而且精緻。」

「一朵不能攀折的花，」我喃喃。

他沒在聽。

「珍妮是火是焰，像這園中火炬，」他繼續夢囈似的說：「熱情……刺激。」

「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同的，背景、習慣、儀態、看事情的方法都不同。」

「我不確知我是否了解我自己。」他又無言了。

然後他說：「我必須先埋葬珍妮，才能去想望別個女人。男人永不會忘情於他的初戀……沒有人能取代她。沒有人……但男人無法孤獨的活下去。也許有一天我又會愛了，而她，不管她可能是誰，將在我的生命中佔有她的一席之地。」

「這正是長久以來我勸你的話，傑克。」

「事實上，妳說得對，我看妳時只看到妳裏面的珍妮。我要妳是爲了妳的身體。」

「那並不意外。你是男人。」

氣氛好像突然變緊張了。鼓聲又傳來了，令我意外的，他們敲得很快樂。

「今夜充滿了意外，」傑克說時，他的表情好像是腦子裏亮起了電燈。「我很意外——我以爲除了妳的身體以外，還有什麼引發着我，每當妳走到屋外，我就帶姬姬尾隨。哦不!我不相信!」他以手覆額，呻吟道：「我眞希望不是那樣的。但正是那樣的。」

「什麼啊，傑克?」

「我以爲我是在追求珍妮。眞的我是。我不甘心它就這樣結束了。」

「怎樣結束，傑克？」

「溫娣，相信我！我無意愛上妳，不是安溫娣，馬克的妻子。但我恐怕會是如此。」

那麼，魏牧師說對了。最終的分析只是簡單的三角——馬克、傑克和我。我感到好像剛從牢裏放出來。我欲叫欲舞、欲歌。

「妳看來好有活力，溫娣。我能希望妳也愛我嗎？」

「當然，我愛你，傑克。但只是親愛的朋友。你剛才還給我的身份。你知道這時我的意義嗎？」

他搖頭。

「這意味着我已成渾然一體——和任何女人一樣自由。簡單的三角關係不過是每一代都一再解決過的普通問題。」

「我想妳的意思是，珍妮被埋了，妳可以自由的做妳自己了。妳的身體不欠任何男人。我恐怕曾使妳相當困擾過。我道歉。」

「我不怪你，傑克。我說過，珍妮是個幸運的女孩。有些人一生也沒懂過被愛的滋味。」

「我們的三角關係怎麼辦呢？」

「怎麼辦？呵，當然是什麼也不要辦了。簡單的事實是，我愛馬克。從我們相識起……」

「妳將永遠愛他，」傑克代我說。「我知道那種感情。」

「你是個迷人的男人，傑克。如果你從未認識珍妮而我從未認識馬克，我們可能一起譜出美麗的音樂。」

「妳說得對極了！但現在我怎麼辦？」

「如果你不能與你所愛的女孩同在，就去愛能與你同在的女孩。好傢伙，傑克，這還用得着我教你嗎？你對這種事懂得比我多啊。」

他笑着拉近我。「溫娣，有時候我眞希望妳不是這麼守正不阿的。」

「我只是老師，傑克，只是老師。現在你已經學到你又能愛了，你準備畢業吧。我的利用價値已經完畢。」

「若妳今晚能再多教我些多好，」他嘆氣。

我看一下錶。「哦，不！快半夜了！等我到家，馬克已經把客廳的地毯踏穿了。謝謝你，傑克，我永遠不會忘記今夜。」

他送我上車，手環着我的腰。我可以放心，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打開車門，他停下來，吻我晚安……然後再見。

我駛離時，他站在陰影裏。下一次我見到他，他將只是鄰居了。生命的確是會投出奇怪的拋物線的。

我差點錯過了轉彎。專心開車吧，溫娣，我告訴自己。馬克、若萍和小威羅需要妳。

安溫娣　12・16・99

第三十八章　「別讓他那樣！」

馬克吻別溫娣，轉身進入屋裏。他一直在臉上掛着笑容，直到她將車駛開。他的臉都笑痛了。

還一直像平常的離別。再見，好好玩、小心……他不要溫娣知悉他心底的絕望。除非傑克走出他們的生活，他才能安心。成敗全看今晚了。

他打開門。岳母和孩子在露台上吃晚餐。整棟房子異樣的寧靜。平常這時間他們全家人都聚在餐桌上有說有笑。有時候他曾想在這個王國裏尋覓一點點平和安寧。現在他擁有了。

電話響了。他去接聽：「哈囉。」

「嗨，馬克！我是史瑪琪。你和溫娣要不要現在過來看我們在巴黎拍的幻燈片。傑克現在不在這裏，但他也想看。今晚沒有籃球比賽，我預料他七點會回家。」她的聲音高亢而愉快。

「對不起，瑪琪！」他稍停才說：「溫娣今晚出去了——姊妹會的晚宴。」

「好，那就下次吧！」瑪琪說。「希望餐會不要太久。女人晚上單身外出是不安全的。她自己開車嗎？」

「是的。」

「我們來祈禱她別爆胎吧。最近强暴案眞多。而溫娣的樣子足使男人變成野獸。」

「我確信溫娣能照顧自己！」他回答。

「唐等着吃飯，有點不耐煩了。再見。」

他掛上電話後感到很不自在。當初溫娣應該讓他開車送她去幽篁客棧的。

想到幽篁，眞使他氣短。如果傑克必須買孩子的鞋子、紙尿布等，他就不會把一個禮拜的收入花到像幽篁這樣的地方了。這種姿態一定是爲了加深溫娣的印象。她在心裏是羅曼蒂克的。

他看看牆上的鐘。快七點了。岳母在用洗碗機清洗碗盤。他强迫自己走到露台上，把飯吃完。若萍爬上他的腿，吻他鼻子。「媽咪很快就回來的！」她說：「媽咪會抱若萍睡睡。」

「今天外婆和爹地抱妳睡覺！」馬克輕聲說着，抱住她。「等妳早上醒來時，就會看見媽咪。」

「我要媽咪！」若萍掙脫他，尖叫。「我要媽咪！」她嚎啕大哭了。

我也想哭！馬克自語。只是我太大，不能哭。

十點，屋內靜悄悄。孩子雖然吵鬧，也都睡下了。岳母說頭疼，一小時前溜回她自己的房間。馬克一面等溫娣，一面翻報紙，却老半天不知道在看什麼。

電話響了，他抓起來。是凱茜。「我只想說再見！」她說：「你今天第三節課不在辦公室。」

「再見？」他問。「妳不是放假前夕才要動身嗎？」

「米校長多付我一個禮拜的薪水。他說我會需要爲婚禮做準備。我懷疑他是注意到我的肚子有一點現形了。」

馬克略去她的最後一句話。「再見，祝妳好運！凱茜！」他說。「和妳同事是很愉快的。」

「如此而已？」她失望的問。

「是的，如此而已，」他堅決的說。

她的語氣透着些不尋常：「我們那異於常情的行爲怎麼說呢？」

他最後一次簡單扼要的告訴她，那只是一次無啥意義的離軌。火焰在還沒有發光前，就自己燃盡了。他說完，另外那一端似乎死寂着。「是的，」她說。

「妳也不祝我好運嗎？」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她回答。「馬克！」她躊躇着。

「什麼？」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那眞是恭維！」他說。「但是別傻。現在重要的是妳的婚姻。」

「我的飛機明天早上九點起飛！」她換個話題說。

「好，旅途愉快，而且祝妳耶誕快樂。」

「也祝你和溫娣耶誕快樂。她是個幸運的女孩。」

他再次想看社論時，時針指着十一點。後來他也不確知是夢着還是醒着，他把恐懼變成了像眞的一樣。

突然間他處身於幽篁，與溫娣和傑克同桌而坐。他知道這是溫娣，但是她的模樣像照片裏的珍妮。她的頭髮又長又黑，前額右邊遮住半邊。

他想告訴溫娣他喜歡她原來的鬈髮。但他意識到她不知道他的在場。

如果溫娣相信她是珍妮，她可以開口要求離婚啊。她不會失信於我的——溫娣不會。但是珍妮，那就另當別論了。誰知道珍妮會做什麼？我不眞的認得珍妮。只有傑克認得珍妮。但她必會

是一位迷人的女人。

猶記得他第一次用手探測珍妮的軀體，發掘每一個曲線的往事。只是那現在是溫娣的軀體了。這是一副美麗、惹火、溫暖、年輕、刺激的軀體。無怪乎傑克拒絕放棄。

只有傻子才會拒絕這樣的身體。他現在才奇怪爲什麼以前笨得像驢子。

最後，重要的只在於這就是溫娣。

傑克現在握着溫娣的手。還是，珍妮的手？馬克想甩開他的手，但傑克渾似沒他在那兒。

傑克邀溫娣跳舞，他們極有默契的舞着。從背後看，你會發覺他是在和珍妮共舞。馬克等了一陣，但沒輪到。

傑克緊擁着溫娣，好像時間稍縱卽逝。「珍妮！」他一再的低廻耳語。「珍妮，我愛妳。」

「別讓他那樣！」馬克對溫娣咆哮。但他的聲音傳進聾子的耳朵。他眞恨自己怎麼變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傑克一直對溫娣喊珍妮。他完全忘了她的眞名是安溫娣？更糟的是，溫娣似乎不以爲忤。她開始覺得心裏也變成珍妮了？可能她覺得更像是傑克的妻子。

「傑克，你眞是喪心病狂！」馬克指責他。

「妳說什麼？」傑克問——但他是在對溫娣說。

「你病入膏肓了！」馬克提高聲音，再說一次，「你是在跟溫娣、我的愛、我的妻子說話。珍妮死了，傑克。死了。死了。死了。」

回答時，傑克又吻溫娣。「我們去花園裏散散步，珍妮。」他喃喃。馬克確信溫娣不會去。

她站起來，預備離去。馬克想把她按回去，但臂力使不出來。「我最愛在月光下散步。」她輕語。

馬克尾隨着他們來到燃着火炬的瀑布前。「我多想妳啊，我以為妳永遠不回來了，」馬克聽到傑克說。「我真傻。」

「我也是，傑克。」溫娣回答。

然後他們手拉着手，走向幽篁的旅館部。原來傑克早就訂好了房間。他應該疑心到的。

他在傑克關門前溜進門裏。他懷疑羅德岱堡的一幕是否會重演——只是這次換了男女主角。傑克會發現他找錯了女人。他終將分辨出這是溫娣，不是珍妮。

但如果傑克無所謂呢？那一種心智正常的男人，在那種事上能抗拒溫娣呢？馬克出了一身冷汗。

他滯留不去，看他們不知羞的裸裎相對。

他清楚這個女人的每一條曲線、每一個起伏、每一個律動。但在另一方面，他對她全無認識

。這黑長的秀髮、這煙媚的明眸、這撩人的姿態。

站在那裏的女人，以她的裸體為榮的，是珍妮。今晚珍妮復活了。傑克是對的。死的，是溫娣。珍妮是活的。

馬克悄悄的打開門，悄悄的關門離去。門後進行的勾當與他無關。毫無關係。

「溫娣！」他穿過花園、奔向停車場時，一路喊着：「溫娣！溫娣！」

「我在這，馬克。」

他揉着眼睛，閃避着强烈的燈光。溫娣站在他椅子前面。「你沒有聽見我在車房裏停車？」她理直氣壯的問。

「車在車房裏？」他想聚攏思想。這是真正的溫娣——還是她的鬼魂？

他伸手，觸摸她。她是血肉之軀。

他趕緊站起來，擁她入懷。「溫娣！」他勝利的喊。「溫娣，達令，妳回到我身邊了！」

「我以前在那裏聽到過？」溫娣的眼中跳過一絲不解。「上次，我相信，名字是珍妮。」

「珍妮？那傑克真的使妳以為是他的妻子了。通通告訴我，溫娣。」

溫娣說沒什麼可說的。馬克決定不必强人所難。這會兒，他高興放它一馬。

「等那天你把在羅德岱堡度夜的事全告訴我　我就把我在幽篁的全部事情講給你聽，」溫娣半眞半假的說。

「只告訴我一件事，溫娣，」馬克說：「妳有沒有去傑克的房間？」

「當然沒有，馬克！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她跋扈說。然後她輕聲說：「只有珍妮才會進傑克的房間。」

只有珍妮。那麼，那個裸裎站立的不是溫娣了？

「傑克今晚歸還了我的身份，馬克。」她燦然一笑。

「妳的身份？我不知道妳何曾失落過，娃娃。」

「我並不確知。有時候我認爲我是珍妮的活紀念品。我認定我可能還會有那樣的感覺，但從沒那麼彰顯過。」

「做爲珍妮的活紀念品並無不妥啊。也就是說，使傑克知道在死與生之間畫出界線。」

「他現在知道了。他今晚埋葬了珍妮——在花園裏的瀑布邊。」

「埋葬她？我還以爲他對她愛得要死呢！」馬克氣急敗壞的說。「站在他面前的，若不是珍妮，像夏娃只遮着一片樹葉一樣，還會是什麼人呢？」他嚴厲的盯着溫娣。

「馬克，別做繭自縛了！」她尖銳的說。「你恐怕是做了場夢吧，傻瓜。我不喜歡你的夢。」

「我怎麼知道什麼是夢，什麼是眞呢？」馬克昏眩的問。「事實上，我怎麼知道現在不是夢，而我剛才的夢未曾發生過呢？」

「信心，馬克。我還能說什麼？」她看一下手錶。「你知道快兩點了嗎？」

安馬克　12•16•99

第十部　勝利的溫娣

第三十九章 「我喜歡像現在這樣」

聖誕節的前夕，天氣晴朗。六點左右松風區同時亮起了一片燭光，好像是在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後，又一次展現了奇跡。

社區裏的街上每戶人家互相祝福。最後一根蠟燭開始閃耀時，汽車開始聚集了。愈集愈多，成爲持續的緩流。史瑪琪說松風區的節日氣氛常能吸引方圓數哩的人們。我在北方從來沒見過這等盛景。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瑪琪互賀聖誕時，她說：「鮑傑克有個女朋友要千里迢迢的來度聖誕。我記得她叫殷麗莎。」

「是，我知道，」我喃喃。「我們去機場接爸時，見到了他。我眞爲他高興。」

「妳?」她意外的問。「我以爲妳可能有點嫉妬。畢竟，她可能取代他心中的珍妮——或妳。有時候我也搞不淸他想着、說着的是那一個。」

我正不知該怎麼接口的時候，值得慶幸的，一羣鄰居呼嘯着「聖誕快樂」擁到了。我能說什麼呢？」

稍後，媽、爹、若萍、威羅、馬克和我站在門口，聽報佳音的唱「平安夜」。至少暫時我們是世上一個和平的家庭。

若萍和威羅終於入睡，媽去試穿新睡袍時，馬克、爹和我在客廳裏休息。馬克匆匆的擁我一下，看着壁鐘離席而起。「我該識相點離開一下，讓妳和妳的第一個愛人獨處，溫娣。」他說着，朝爹眨了眼。

他走後，屋內異樣的安靜。聖誕樹上的燈泡在半黑中明滅。爹轉頭注視我時，他的臉上映着光輝。「妳快樂嗎，小女孩？」他柔聲問道。

「小女孩？」多久沒聽到這個稱呼了。眼淚開始順着面頰流下來。

「我說錯話了嗎，蜜糖？」他道歉。「我無意叫妳傷心。」

我嗚咽得答不出話。

「妳永遠是我的小女孩，妳知道。這與年齡或身高無關。」

「好，你一眼也能看出，我長大了。」我跳着站起來。

他細細的把我從頭看到脚，「很明顯，妳變成一個迷人的少婦了，溫娣。其實妳本來就是。

我是指，迷人。嗯，妳曾是我見過最美的嬰兒。」

「哦，爹，這不是沾你愛爾蘭血統的光嗎。」我笑了。

我們靜靜的坐了幾分鐘，凝視樹上的燈。「等鮑伯和阿西看到我的時候，你認爲他們會怎麼想？還有安家的爺爺奶奶？還有我所有沙格林的朋友？」我專注的向前傾身。

爸像往常發言時一樣的眼中亮起光芒。「在第一次的震驚過去後，他們不會注意到有何不同。相信我。妳仍然是妳，溫娣。試想，誰不會變胖、變瘦、變禿頭、或變高呢。可能妳的朋友變了新髮型，或隱形眼鏡取代了有框眼鏡。妳只可能模糊的意識到他們有點異於往日了。但妳很快就習慣了改變。」

我沉默的點頭。

「只有個性的改變會予人持久的印象——內心的改變也會形之於外的。人們說某人跟以前不一樣的時候，他們多半還是指形體方面的。我可不是個老古董。妳看我有沒有猜對這是妳過去數月中的大問題呢？」

「誰說沒有，爹？」我爆炸了。「我打賭你已經忘了你二十歲時候的感情。」

「五十歲並無太大的不同，相信我，溫娣。」他對自己笑一下。「但我們還是來談妳吧。」

我彷彿黃河決堤似的和盤托出從超級市場的男孩、馬克的拒絕我、他與凱茜的一段情、瑪琪

對我性觀念的看法，到傑克在我身上追尋珍妮的事爲止。自然我對親蜜的細節沒有描述；有些事是不能對老子說的——即使他是專業的心理學家。但我想他猜得出。他有透視人心的天才。

他適時的頷首，同情的傾聽。一句話也不插嘴。

「好，小女孩，」他說：「現在妳對人生有一點閱歷了。我一直躭心妳受到的庇護太多了。但那是父親保護女兒的自然表現。」

「你只能說這些?」我詰問。

「依我看，妳把問題解決得非常好。我要加的只是恭喜。」

「但我還有個問題：帶着一具不眞正屬於我的軀體走路啊。」

「哦?我們總算談到節骨眼上了。那些所謂的問題實在只是浮淺的。那只是妳對與自已有關的事上的感覺。罪惡感、心浮氣躁、消沉——是人類發揮潛力時最大的敵人。我想，妳剛才說的軀體，完全是妳的，小女孩，其中的每一個細胞。一直到內心。我懷疑妳喜歡它像現在這樣。否則，妳早就恢復了第一副身材。」

「恢復我的第一副身材?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靈魂出竅了。

「不要那樣看我，蜜糖。一切與自然律或科學相反的事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才有奇跡。妳倒告訴我，人類經驗中有過什麼大奇跡?」

「這一點我不懷疑。再沒有比叫死人回生更了不起的奇跡了。」

「就像腦部研究組救回安溫娣。」爹補充。

是的，我是死裏回生的，我已經經歷過一切奇跡中最大的奇跡。「阿門。」我說。

「那晚，是上帝在帶領外科醫生的手，但準備工作要投注人類最大的努力。溫娣，妳要感謝的原因太多了。」

「我知道，爸，我知道。我很感恩現在和全家人相聚在一起。再沒有比生命更大的禮物了。」我移身輕吻他一下。他的眼睛和我一樣帶着淚光。

「妳剛才暗示，既使妳想，也不可能恢復妳的第一副身材。」

「對。」

「我不同意。妳早已達到了最大的奇跡。相形之下，這只算是簡單的小事了。」

「爸，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這次不是，溫娣。我從沒更認眞過。我只是在說思想的力量。妳還記得駝背王子的故事嗎?有一座雕像做得和他幾乎一模一樣，只除了雕像的背是直的。」

「他每天凝視那座雕像。然後有一天，他突然發現他的背也和雕像一樣直了，」我替他說完。「你以前每個禮拜都把這故事講一次。那是我最喜歡的神話。」

「妳不懂嗎?」他奇怪的看着我。

「哦，我猜我相信只要我希望，我就能得到一切。但長大後我知道神話和眞實是沒什麼關連的。妳認爲，我可以每天冥想我過去的樣子，而終於變成那樣?」

「無可置疑。是有可能性的。軀體只是心智的形之於外者——是心智叫它看、叫它這麼說。」

「你的口氣好像感恩節來我們家做客的牧師。」

「宗教和科學是物以類聚的。」

「你確信潛意識的心理狀態是合於科學的嗎?」

「我確信妳的潛意識無法區分眞實與錯誤。妳想像的自己，很快就成了眞實。」

「果眞那麼容易，爲什麼不是每個人都健康、快樂、美麗、發財呢?」

「因爲他們不眞的相信他們是那樣的。或他們並不眞的想。相信和意願是截然不同的心理。大部份的人都相當滿足於現狀，沒有眞正求變的意願。妳可以愚弄任何人，但騙不過自己的潛意識心理。」

「哦，爸!那未免太玄了。」

「我不覺得。如果有機會，妳願把現在的軀體換回原來的嗎?」

「說眞的，我不確信。兩方面都各有優劣點。我也說不上來，主要得看馬克。」

「溫娣，」爹說着，突然放下酒杯。「如果妳願意，我來教妳怎樣想像自己又變小了。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

「哦，不!」我毫不思索的驚喊。「我喜歡像現在這樣。」

他啥笑了好久。「我就想聽妳說出這句話，小女孩，用不著什麼如果和但是。現在妳看透自己了。」

「你只是在使用心理學的途徑，使我承認出我眞正的感覺嗎?」我突然感到被出賣了。

「妳應該比我清楚，溫娣。不，我不是在作弄妳。軀體永遠是隨心而變的。我關心妳的勉强相信妳的軀體眞的屬於妳。如果妳和馬克買一棟有人住過的房子，妳會堅持的想，這是別人的家，不是妳的家嗎?」

「不，當然不。搬進傢俱後，就像我們的家了。」

「那妳爲什麼一直認爲軀體是珍妮的?可以說，妳把自己的傢俱搬進去了。」

我笑道:「你贏了，爸。但我們可以認爲那是我們的家，但他們的朋友和熟人呢?他們會不會繼續稱之爲白家，曾家或某人家?」

「妳是問我，傑克是否將繼續想，妳是住在珍妮的軀體裏，雖然他已聲言放棄?那是傑克的

問題，不是妳的。如果妳告訴我的事沒有偏差，他的創傷慢慢會復原的。

可能我並不眞的要傑克放棄追求珍妮。那是我的問題。

安溫娣
12•25•99

第四十章 「放開我，讓我走」

她昨夜來會我。

早已過了子夜，我不知是什麼驚醒了我。可能是琴鍵的清脆聲。珍妮在偷溜進臥室以前，可能曾撫摸鋼琴。

我意識到屋裏另有人來。奇怪，我並不怕；我只感到安祥平和。

我知道我不是做夢。我的意識比平常還敏銳。可以聽見客廳裏針葉從聖誕樹上落下的聲音……風吹過松樹的聲音……若萍的囈語。在昏暗的光線裏，我可以清晰的看見屋內的一切：梳粧台、書架、窗帷隨風而動。馬克酣睡在我身邊。

約一分鐘後，來者開始現形，具象，甚至比它周遭的一切都更清楚。起初，輪廓有點模糊，然後它漸漸成形而有了意義。終於，我知道這疑團無疑就是珍妮。

我可以看見我熟悉的黑色長髮，和傑克摯愛的深邃眸子。她穿了一件和我在幽篁客棧那晚幾

乎相同的一襲白衣。她神秘有如火焰。我可以了解爲什麼她從墳墓裏還能引誘著他。

珍妮像一尊希臘女神一樣的站在床尾。她的軀體不甚明顯，好像比人體透明，但一切都具備。

起初，我意外得說不出話來。珍妮安靜的站著，好像在等我醒來。終於，她靠過來，輕聲說：「溫娣。安溫娣，妳聽得見我說話嗎?」

「我聽得見，珍妮，妳的聲音好清脆。」

「原來妳知道我是誰。」

「當然。我若不知道妳是誰，如何能知道我是誰。」

「我懂，溫娣。我們配合得眞好。所以今晚我才要來。」

「什麼目的，珍妮?」

「打破縛住我們的鎖鍊。」

「鎖鍊?」

「是的。我們互有關連，便誰也不能自由。」

「我以爲只有我受到影響，而妳是在天堂的高處生活——或任何妳現在住的地方。」

「很難解釋，溫娣。我是妳可能稱爲被塵世縛住的靈魂。懊惱，哀悼和願望把我牽制在這裏

。對死者太深的哀悼是有害的，被愛的人在另外一個世界得不到安寧的超生。」

「妳要我怎麼辦?」我感到震驚，但不害怕。

「放開我，讓我走吧，溫娣。」

「但妳已經走了啊。」

「不完全，朋友。妳堅信妳的軀體是珍妮，我就被塵世拖累著。那不是眞正的我。」妳看我。我有永恆的軀體。每一個人在那裏都得到一副更完美的新的軀體。」

「那妳永不需要留下的這副了?」

「當然不!我好高興妳用得著它，溫娣。再沒有比即將生產的年輕媽媽更應得到它的。因爲我把它送給了妳，我的皇冠上還多得到一顆星呢。」她嫣然一笑，煞時，滿室春風。

「珍妮，我注意到妳的心思好敏捷愼密。可是，妳不是腦部受了傷嗎?」

「不要把腦部和心智混淆了，溫娣。在那裏，心智是眞正的人，永恒存在的個體。我很想跟妳研究，但我今晚還要去看個人。」

「傑克?」我希望她看到他時，他是一人獨眠，不管有沒有麗莎。

「正是。他在幽篁的花園裏釋放了我，我要去向他道謝。我永遠愛他，但我需要自由。」

我甩掉頰上的清淚。

「在我臨走前，溫娣，妳不放我自由嗎?」她溫婉的問。

「哦，珍妮，」感受著她的愛心，我泫然欲泣。她哀求的注視我，大點的淚珠從黑眸裏滾下。

「我完全的釋放妳，讓妳走，珍妮，永遠的。阿門。」我頓時感到極大的平和流貫全身。她朝我緩緩移來，突然彎腰在我頰上輕輕一吻，一再喃喃低語：「謝謝妳，溫娣，謝謝妳。」

我再抬頭時，她不見了。

我如果現在叫醒馬克，告訴他剛才發生的事，是無益的。他只會說我是在做夢。

我知這不是夢。珍妮曾在我的床邊佇足良久。她和我身邊的馬克及鄰室的孩子一樣真實。但沒有人相信我確知的事。我必須找個佐證，證明第五感的世界以外，另有世界。我極力重溫剛才的經驗。對，她的凡間之旅不只是訪我一人。她離開我，是計畫去訪傑克。

聖誕節的清晨，我們正要打開禮物時，門鈴響了。我瞥一眼掛鐘。才七點。我探出頭，是傑克。

「你昨天午夜有訪客嗎?」我衝口而出的問。

「上帝!」他臉色發青的叫道：「那麼，是真的發生過了。」我們相視愕然。「我很高興我一個人在，雖然珍妮未見得介意。她只是來謝我釋放她。」

「而且對你許諾永恒的愛思。」

傑克的臉由悲哀轉變成愉快，說出：「我必須走了，溫娣。我有好多的事要做。活在這裏，真是很美好的事。」

回到客廳，我直接投入馬克的懷裏。「剛才是傑克。昨夜珍妮來看我們。現在她永遠的走了。」

馬克沒有發問。也沒有意外或不信的神色。「是的，我聽到她跟妳說話。」

「你也……?」我難以相信。

馬克笑著任熱淚淌了一臉。他的臂緊栓著我。

「我愛你，馬克，」我輕聲告訴他。「這不是抄襲莎士比亞的名言。」

安溫娣 12．26．99

尾聲　「……這軀體……以前從未存在過」

雷大夫闔上安氏報告的最後一頁，靠在椅背上冥想它的意義。鐘聲敲了四下。夜竟不知何時悄悄的逝去了。

他正想到珍妮超自然的造訪時，門呀然開啓，布朗小姐步進辦公室。「早安，雷大夫，」她邊說邊抖落外套上的雪花。

「早安，布朗小姐，我們今天都這麼早？」

布朗小姐微笑。「畢竟，今天你要向腦科研究小組做報告啊。得有個人來做你的幫手。」

「這倒是眞的，但再晚點也不遲，布朗小姐。女人黎明前出門多不安全。妳現在既然已經平安抵達，我們來喝杯咖啡吧。」

布朗小姐去倒咖啡時，雷大夫從眼角裏偷窺她。等軀體移植的時代來臨，像溫娣和珍妮這樣的組合不會再那麼稀罕。布朗小姐要是也換一副軀體，該是什麼樣子呢？

布朗小姐終於落座，一聲不響的等他發言。她相信她對他是又欽佩又愛慕的？

「妳覺得這種移植好嗎？溫娣活著比死掉好嗎？」

「哦，天，是的，一千個是。只要大腦是活躍的，生命永遠勝於死亡。當一切簡化到生死關頭時，移植永遠是被人優先抉擇的。自保仍是自然律的第一條。」

「溫娣有好丈夫，可愛的孩子，愛她的父母、朋友、性感美麗。她眞是得天獨厚。妳認爲手術改變了她嗎？」

「沒有。本質上沒有。她可能長大了一點——我不是只指形體上的——以外她仍是未經歷這一切以前的那個甜蜜的溫娣。」

「軀體對整個人這麼無關重要嗎？拿破崙的手、林肯的高、鮑伯霍伯的鼻子、梵谷的耳朵、羅斯福的小兒痲痺、埃及艷后的曲線，歷史上那個名人的形體或軀體不爲人注意呢？」

「你和我一樣清楚，名人之所以成爲名人，是因爲有比表面上肉眼所見的更爲持久的特色。」

「是的，我同意。」

「整個外在的世界，包括肉身，是依人的思想而變的。人以自己選擇了去思想的形象來塑造自己的個性，軀體與此無甚關連。所以，無論溫娣接受移植的形體如何，馬克終究都會悅納她的

。他愛她，而眞愛不會因見異而思遷。軀體和單單一項器官是相當不同的。以後一定要加強隱藏捐贈者姓名的安全制度，以免徒增各方有關當事人的困擾。」

布朗小姐閉上眼睛說：「想想，電視和全世界的記者都要爲這則新聞忙碌了。」

「但可能苛責多於鼓勵。科學上的進步常被人視爲對自然律的威脅。他們認爲我們違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是罪惡的，該下地獄的。」

「那樣想眞是太瘋狂了！」布朗小姐憤怒的喊。

「冷靜點，記住，也有人知道科學和宗教是同步前進的。妳知道我們都是不斷的在重生嗎？每四個月，我們得到全部的血液。據專家說，軀體的柔軟組織每十一個月更新一次。事實上，我們每次呼吸，血液就更新和清潔過了。所以，如果我們一分鐘呼吸十八次，一天裏我們的身體就更新了二萬五千次。」

「這和軀體移植或安溫娣有什麼關係呢？」

「結論是溫娣現在的軀體是前所未有的。隨著每一刻新細胞的出現，溫娣早已拋下了珍妮的軀體。她擁有的，是全新的，全部是她自己的。」他的聲音興奮的提高了。

「你會這樣告訴她嗎？」

「以前沒有。今天我要打電話告訴她。」

「我去拿筆記本來，雷大夫。我想你準備叫我速記備忘了。」

他開始說：「從心理學的觀點說，一切跡象顯示，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將宣佈第一副人類軀體的移植。以我的意見看，軀體的移植是朝不死的路上邁出了巨大的一步………。」